

罗恩·达菲尔德

神学博士 赫伯特·E·道格拉斯 作序



他在亲友家中
所受的伤

——中止的晚雨将何时再续？





罗恩·达菲尔德
神学博士 赫伯特E·道格拉斯 作序

祂在亲友家中 所受的伤

——中止的晚雨将何时再续？

目 录

	序言 / 1
	引言 / 5
第一章	晚雨圣灵 / 11
第二章	1889-1991年牧长大会与总会会议 / 18
第三章	1892年帐篷大会复兴 / 31
第四章	伯特克里克复兴及其以后 / 46
第五章	1893年牧长大会 / 54
第六章	留心真实见证者的劝勉 / 73
第七章	1893年总会会议 / 102
第八章	“啊，我心多喜乐！” / 117
第九章	撒旦反对晚雨及大呼声的策略 / 131
第十章	另一个先知？被控狂热 / 145
第十一章	营中的亚干 / 169
第十二章	基督的复临迟延了 / 177
第十三章	1901年的全球总会 / 188
第十四章	明尼阿波利斯没有被忘记 / 205

序

言

其首著在初版时便售罄6000册的作者几乎没有。然而这却是罗恩·达菲尔德的经历，他的《晚雨的回归》第一册——一本超过五百页的书，并且是在没有做任何商业广告的情况下！

显然，是这题目的某个方面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为何这么说呢？今天，那么多人期待着所应许的圣灵的晚雨——正因如此！然而遗憾的是，多数人认为只有我们加入全世界同心合一的祈祷中，那时圣灵才会认为是该带着所应许的能力来到的时候了。

然而，上帝并非在和我们玩游戏！我们被告知：晚雨的确在1888-1895年就开始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教会领袖们抵制

了。我知道，那是难以置信的，当然需要一些解释——就是所有罗恩在第一册中所提出的。如果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超过125年以前，即使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父辈中，基督其实是如何被人对待的，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因着自己的幼稚或故意的无知而仍在伤害祂呢？

在本书中，罗恩聚焦于“什么”被“抵制”以及今天它可以如何很好地被继续下去。自《晚雨的回归》出版的几年来，我未曾见过任何人对于他为1888-1892年期间的讲道/教导——以及自从那些决定性的年代至今“晚雨”为何被迟延——的清晰度而作的大量证据有任何的争议。

《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带我们与1888年期间愈演愈烈及其后果和延续至今的神圣受难的现实面对面。

本书的副标题是“中止的晚雨将何时再续？”

要注意的是在启示录书中，中止的晚雨和“老底嘉”教会的关系。

为什么呢？上帝对于末日教会（启3:14-22）的说明，描述了自称为基督门徒者拒绝为他开门的场景——那站在门外的一位敲门。祂敲啊，敲啊——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

老底嘉是基督复临信徒的波将金村。几百年来，“波将金”意味着那些外表精细而给人深刻印象但事实上却缺乏实质的东西。它是俄国文化的一部分，格里高利·波将金，俄罗斯海陆军的卓越将军，做了惊人的事，包括在第聂伯河边建造住着快乐居民的假定居点，以愚弄在1787年间访问克里米亚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因此，“波将金”村就用来代表那些空虚或伪造的物质或比喻的建筑，表示隐藏一种不良情形。

看起来我们上帝对于老底嘉教会（启3:5-8）的描述，最适合于“波将金村”的标签了。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比今天显得更加兴旺的时期了——更优秀、更多邀请、或相对而言更成功！或者由受过更多学术教育的牧师和行政人员所领导！或更加被公认为产生健康男女的一个主流声音。

就神学方面而言，多数成员、神职人员或外邦人，觉得他们“不需要一个东西”——为何这些亲爱的人们会这样认为呢？他们有全部的经文来证明哪天是安息日，或者我们死后会去哪里。他们都自由地使用正确的措辞，例如赎罪、因信称义、晚雨——这个清单可以列很长。他们忠实地参加了多少布道系列，都有奇妙的个人记录！

那我们的主怎么可能说，“我越看就越觉得想吐？”（有些翻译说，“呕吐”！）当然，主并非真的吐出去而放弃老底嘉人。祂简直是一位绅士站在门外，可能还不好意思，等待祂的选民去聆听——随着岁月的流逝，再多听一些。

这是言语所形容的何等的一幅画面！上帝，努力引起那个似乎在做什么对的事情并引以为荣的教会的注意！然而祂不停地敲，十年又十年过去了，为了能有一些人开门，祂好真正地把真理、平安及令人兴奋的喜悦带给那些不再仅仅满足于不冷不热状况之人。

波将金式的复临信徒到底错过或缺少什么呢？尽管不断地建造宏伟的建筑，也有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大量的阅读材料，也有着令人羡慕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备受尊重的研究生院的学校体系，还有更多的拥有高级学历的牧师，而我们更大的需要却是什么呢？

我们是处于建立我们自己的波将金村的危险中吗？如果是，那么耶稣早在19世纪就可能回来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呢？

或许可能有人会有更好的想法？比如，走到门口，倾听敲门的那一位，就是想要进来并脱去我们久已倾力建造的波将金的外观。

关于祂想说什么，我们有否任何线索呢？哦，是的，关于祂会说什么，自从伊甸园起祂从未让我们感到疑惑！祂给我们准备了“火炼的金子”，可以遮盖我们的“白衣”和使我们能看见的“眼药”。

所有这些正是罗恩·达菲尔德在他的第一本书以及这本穿插的著作里所询问并作答的内容。自1888年以来，复临信徒一直在享受着他们的波将金村。本书和第一册以及即将来临的第二册，无疑将会带领新的读者了解有关站在门外的绅士努力要告诉21世纪的复临信徒的事情的最新情况。

赫伯特·埃德加·道格拉斯
加拿大杨特维尔
2014年6月

引 言

“必有人问祂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祂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亚13:6-7）

先知撒迦利亚所记载的带给被流放到巴比伦而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沮丧的犹太人的信息的结尾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五个世纪以后，很少有犹太人抓住有关耶稣基督——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的生与死的这些话的应验的意义。然而，就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祂的十一个门徒上橄榄山时（太26:31），耶稣自己向门徒引用了撒迦利亚13:7节的话，“牧人

被击打”。

有些圣经注释正确地解释了撒迦利亚13:6,至少是中级的应用,作为预言性的基督的鞭打和祂在那些本该是祂的朋友们之入手中所受的伤。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知道这个事实,也知道怀爱伦曾引用了第6节作为“甚至是祂死的方式”的“清晰而明确的预言”之一。然而,可能很少有复临信徒知道怀爱伦也把撒迦利亚13:6节,由圣灵所代表的描绘应用于耶稣基督在1888年间的明尼阿波利斯全球总会会议以及后来有争议的余波的年月,在祂余民手中所受到的可耻对待。又有多少人知道在125年前,基督竟在我们自己教会前辈们中间“受伤”。而今天,因着无知或有意忽视祂在过去被对待的方式,我们可能继续在伤害祂。

当我们期待耶稣二次降临好使我们不再受苦时,我们常常忘记祂是如何受伤以及长久的耽延带给祂和全天庭的痛苦是多么巨大。或许我们记得怀爱伦在1902年的笔录:

如果真有推进或阻碍福音的结果,我们认为此事与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有关。几乎没有人想到它和上帝的关系;更不会有人想到罪给我们创造主所带来的痛苦。全天庭都因基督的极度痛苦而受苦,但那个痛苦并不以基督在人性的体现为开始或结束。我们的感觉太迟钝了,而十字架正是向我们启示了罪从一开始所带给上帝的心灵的痛苦……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大麻风病院,言语无法形容的一幅痛苦景象,我们甚至不敢细想的痛苦。我们有否意识到它的真相,那担子将会是太可怕了;而上帝却全然感受到了。

如此神圣的痛苦在1888年间及其余波,一种甚至继续到今天的余波当中被强化了,这有可能吗?《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力图带我们亲自面对这一事实的真相。

《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实在是一个插曲或摘要卷,在

《晚雨的回归》系列中——卷——于2010年首次出版。《晚雨的回归》是于1998年开始的一个简单的个人研究的结果，却是根据怀爱伦在1840年代及1915年在她安息之前的陈述中，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所有关于晚雨及大呼声的题目的独特编辑。当研究进入到原稿时，所增加的越来越多的背景信息帮助人理解怀爱伦陈述中的历史事件的上下文。尤其是她围绕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球总会会议以及其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的陈述饶有兴趣。

本来原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自1890年代以来，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苦恼的关于1888年期间的核心问题的：上帝真的开始在1888年倾降晚雨和大呼声了吗？它们被接受了吗？125年以来，许多人认为至少大呼声已经开始了，并且在短暂的试炼时期之后，最终被接受并且此后一直被宣讲直到现在。然而另有人宣扬说晚雨和大呼声于1888年都开始了，但通过那天我们自己的弟兄的行动，这些自天而来的恩赐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百姓隔绝了，而其结果就是基督复临的长久耽延。

当《晚雨的回归》手稿继续在撰写时，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和基础的证据被增加，为的是能够陈述以上核心问题。与此同时，手稿也开始陈述许多其他相关的话题和问题，例如在1888年会议之前和之后的琼斯和瓦格纳的传记体的素描；他俩的个性在1888年会议及随后的争论中可能扮演了哪些角色；对于加拉太人所争论的律法的更全面的理解；整个1888年信息的实质是什么；琼斯和瓦格纳在这些方面诸如罪的本质、人的本性、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因信称义、契约、基督再来之前末代的完全、宗教的自由等等的神学贡献；怀爱伦推荐琼斯和瓦格纳的程度；这信息被接受或被拒绝的程度；由主要的支持者如弗兰克·博尔登、凯普特·艾瑞哲、但·琼斯、约翰·哈维·卡罗格、哈门·琳达斯、A.R.亨利、乌利亚·史密斯以及其他人所表

达的敌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方面和程度；随着明尼阿波利斯而来的对手所做的彻底的认罪和结果；在1889年和1893年之间在复临信徒中间所发生的复兴和改革的规模；琼斯和瓦格纳离弃信仰的原因和事实；从1890年代至今，以上全部关于复临信徒想法的结果；以及许多其他相关的话题和问题。

为了覆盖如此之多相关的话题和问题，结果《晚雨的回归》于2010年初版，它只不过是原始手稿所编辑的第一册，但只覆盖了1844年到1891年。紧接着第二年便作出计划要把余下的内容在第二册中出版。然而到2012年，显然有远为更多的材料要涵盖，并且那么多内容不适合放在第二册一本书里，而且需要做更彻底的研究，以便覆盖如此大量的相关话题和问题。结果，这个系列的完成被延迟了。

在2013年初，当《晚雨的回归》第二册的手稿还在继续时，作者受邀为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125周年纪念撰写一篇专题文章，并刊登在2013年10月的《复临信徒评论》上。原定题目是要覆盖从1888年到1896年间1888年信息的发展。在尝试从所搜集的过去二十年的大量资料中概括这个时期所发生事件的过程中，《晚雨的回归》手稿的雏形形成了，其中潜在的题目也浮出水面：上帝真的让晚雨和大呼声在1888年开始了吗？它们被人接受了吗？许多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的答案可以在1888年到1896年间的资料中找到。在优秀的专业编辑肯恩·麦克法兰帮助下，一篇由2000字概括所写成的文章从这最近所形成的手稿中费力地摘录出来并刊登在《评论》上。并作出计划为那些期待更多史实文章读者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个雏形手稿。

然而，当这篇文章在2013年8月被递交给《评论》时，在截止日的前一个星期，它未能满足编辑的目标并最终被拒绝。与其把所有时间和努力投入在这篇概要文章和小册子上，倒不如再延伸一些内容出版一本书，就是你们现在手中所捧的。

《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再次实在地成为《晚雨的回归》系列潜在题目的一个概括。关于系列的工作将会继续，覆盖《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深入发展的主题，以及围绕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球总会会议及其余波的许多其他相关的主题和议题。

与此同时，让我们现今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基督和祂的代表圣灵，并试问他们在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全球总会会议及其随后年月中整个有争议的余波中是如何被对待的。有没有可能：正如犹太人等待他们的救主等了那么长时间然而在祂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祂；同样地，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等待晚雨和大呼声等了那么久却不知道它们已经来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将如何回应我们的属灵先辈的错误以及上帝对待我们众人的长久忍耐和宽容呢？此外，来自真实见证者的悔改的呼召如何在老底嘉信息中找到此类问题的答案的要素？但愿《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帮助我们开始找到一些答案。

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时，应当记得我们的目的不是找出别人的错误——过去的或现在的——或是为了诋毁的缘故，而是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并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上帝长久的忍耐与宽容的深度。我们应当好好的思考《评论》的前编辑肯尼思·伍德的话：

当我们注意到我们属灵的先祖的错误时，或许我们充满了痛苦与懊悔；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也不能重写历史。然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也可以对我们的心灵和家庭进行整顿，将全部的机会交给圣灵，以祂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今天，只有当我们把因信称义的信息正确地关联起来，才能期望晚雨的沛降和那“工作”的完结。

正如在《晚雨的回归》第一册那样，《祂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的故事情节锁定在从1888年至今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

史的关键事件上并且大部分来自原始资料。备注和/或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不同的现代的复临信徒史学家表述并被包含在一些脚注里面，在脚注参考号的旁边有星号（*）标注。[译者注：为了节约时间，让译文与大家早日见面，故省略了这部分内容]

晚雨 圣灵

第一章

1888年怀爱伦在欧洲写道：“撒旦所最害怕的事，莫过于上帝的子民藉着清除每一障碍而扫清道路，如此上帝便能够将祂的圣灵倾降于那渐衰的教会和顽固的会众之上。”近40年来，复临信徒一直期待“安舒的日子”（徒3:19）来到。当晚雨沛降于教会时，会促成并赋予启示录18章大呼声之信息以折服人心的能力而传遍全世界。

在怀爱伦早期所见的异象中，有一次她被告知，“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即从主面前而来的安舒，正是晚雨。”晚雨能使上帝的子民在最艰难的情形下“大有能力地宣讲真理”。晚雨和大呼声，尽管二者不同，但永不可分开——晚雨为起因，

大呼声为结果。晚雨不仅带来一种神力的增加，亦如五旬节一样还会带来亮光和理解的增加。如果被接受、带入心中并经历，这一赋有启迪而授权性的信息将会使大呼声带着末时上帝丰盛恩典的福音信息大有能力地覆盖全地。怀爱伦曾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岁月中多次重申这些连接：

当那穿戴天国盔甲的大能天使从天而降并赐给第三位天使力量之时，那信息的力量是他们所能感受得到的。上天的甘霖倾降在他们身上，晚雨落入他们的器皿里面。

那些追随亮光需要的人不必焦虑，免得在晚雨沛降时他们不会受到圣灵的洗礼。如果我们接受那位荣耀天使的亮光——即用祂的荣耀照亮全地的，我们的心被洗净、自我被倒空并且转向天国，那么就会为晚雨做好准备。

现在我们有慈悲的邀请，要我们成为器皿直达荣耀，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晚雨；所有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保持器皿干净并且正面朝上，以准备好领受上天的雨露，此外要不住地祈祷，“让晚雨进入我的器皿，让那与第三位天使联合的那位荣耀天使的光照在我身上；使我在这工作上有份；让我宣扬这消息；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同工。”

当圣灵（五旬节那天）从高处被浇灌下来时，教会被亮光充满，但基督是那光的源头；祂的名被众舌称颂，祂的爱充满每个人的心。当那带有大能力的天使自天而降，以祂的荣耀照亮全地时，也会这样。

其他人在1888年的背景下及其以后也表达了同样的连系。总会前会长A.G.但以理陈述说，怀爱伦的著作清楚地排列了“晚雨沛降和大呼声、基督之义的启示以及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亮光照彻全地……可见，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联系在一起而同时发生的……一个事件的出现是所有事件出现的信号。”

勒罗伊·布鲁姆在写到1888年的信息时，甚至认为“晚雨”

是“大呼声的同义词”，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连系。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描述末时事件的次序中，声明“随后而来的晚雨将使教会有资格在‘大呼声’中作见证并在最后的大艰难时期站立得稳。”

伍德罗·惠登在他所写的E.J.瓦格纳的传记中括了这些思想：“大呼声是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通常调用的一种表达，以此来描述被唤醒的余民教会的任务：有效地宣扬末后慈怜的信息并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它将会是圣灵晚雨赋予的即刻效果。”

要点似乎很清楚：没有晚雨的开始——没有沛降的晚雨给大呼声提供它光照和改变的能力，大呼声也就无法开始。二者是携手并进的。一个的出现，标志着另一个的出现。

1888年总会接近

1885-1887年在欧洲，即距离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只剩数月之久，怀爱伦感知教会中不久要发生的重要事件。她蒙指示“仍有许多亮光自公义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照射出来。如果这一信息的真特性被理解并在圣灵里被宣扬，那么它将会以其荣耀照亮这地……有一种大能——就是将公义日头之光线照射到大街小巷的能力——将被加入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束工作中。”然而她也蒙指示，“那控制法利赛人的灵正进入到这等人中间，就是曾被上帝及其喜悦的人。”这样的一种情形将给撒旦有机可乘而影响“人心的不被视为神圣的元素”并且许多人将不会“以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接受这光”。

这种对于教会事工情形的深刻见解给怀爱伦觉得“非常害怕进入我们（1888年）的会议，”也就是她写给作领导的弟兄们的一封信接信中所形容为“你们有史以来所参加的最重要的

会议。”大概有500多人出席，包括当时全球27,000位教友的96位代表，此次教会领导阶层聚会的结果就会持久影响复临运动。然而在会议“一开始”，怀爱伦就看出一种“令她烦扰的灵”。会议进行两天之后，她就热切地说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圣灵的洗礼就会在这会议中浇灌在我们身上。”然而，面对伪善的态度和在全球总会会议之前牧长大会内爆发的冲突，她只能问：“我们将如何在晚雨时站立呢？”

不久怀爱伦了解到“参加此次会议的牧师们的精神和影响普遍为弃绝亮光”和“会议议程是反对，而不是调查研究。”当上帝在他们中间做工时，“一些人没有接受这个祝福。他们曾得到特权听到过福音最真实的讲道，也曾听过上帝通过祂的仆人们所给他们的信息，但他们的心门关闭了。”他们不但没有因阿朗佐·T·琼斯和埃利特·J·瓦格纳所带来的信息欢欣，反而“倾其全力挑剔使者和信息的瑕疵，他们使上帝的圣灵担忧。”然而那些“确实接受这信息的人却被耶稣基督免费礼物的呈现所陶醉了。”

后来和怀爱伦在澳洲共处十年的G.B.斯塔尔牧师，就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因信称义的题目被强调的地方”——接受丰盛祝福的人之一，这里他见证怀爱伦“每天以坚定的言辞介绍这个主题以发挥影响。”斯塔尔后来回忆说“她说这标志着晚雨和三天使信息的大呼声的开始。”会议迟到的F.H.韦斯特费尔也高兴地称这信息“对于我的心灵如同甜美的音乐。”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斯康星州，“并告诉那里的教会晚雨已经开始了。”

在明尼阿波利斯，怀爱伦一方面不得不发言支持琼斯、瓦格纳和他们所教导的信息，另外她也被指示表达“拒绝上帝圣灵的危险。”她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结果是许多人认为“她的证言中有一些错误，”上帝给她在会议中的位置和工作“几

乎被所有的人忽视。”这样的结果，她说是“对上帝圣灵的侮辱。”这可能是她所做的关于1888年最严重的声明之一，她引用撒加利亚书13:6并把它应用于她受灵感的证言的方式，为信息及其使者辩护。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受的对待：“基督在祂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早在1885年，怀爱伦就警告，当“上帝圣灵最非凡的运动”临到教会时，“弟兄们可能会起来按照他们的风格有意削减一切事物，伸手阻挠上帝的工作。”事实上，她声明有可能“当上帝的圣灵来到时会被说成是狂热，正如五旬节一样。”这些可怕的可能性于1888在明尼阿波利斯应验了。

明尼阿波利斯经历之后的年月中，怀爱伦描述“所有在那次会议中聚集的人都有一个机会，通过接受上帝以丰富的慈爱与怜悯之洪流的方式所差来的圣灵而置身于真理一边。然而……圣灵的显现却被归因于狂热。”她悲哀地声明“撒旦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使我们的百姓与上帝所渴望分赐给他们的圣灵的特别能力隔绝了。”甚至在世纪之交以后，她蒙指示：“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可怕经历是信徒对待现代真理的历史上最令人悲痛的篇章之一。”

给人们一个机会

然而上帝是慈悲的；上天的浇灌不会不先给人机会去接受最宝贵的信息就关闭。在1888年会议的最后的一次牧师会议上，怀爱伦询问，“我们大家为何聚集在此？如果我们服务的弟兄们在此仅仅是为了将圣灵拒之门外而不让人们接受，为何让他们进来呢？……如果牧师们不接受亮光，我想给人们一个机会；或许他们会接受。”怀爱伦信守诺言，她和琼斯、瓦格纳以及其他人在随后的数月中带着这宝贵的信息走遍了国内的所

有教会。

1889年1月，怀爱伦、A.T.琼斯和S.N.哈斯凯尔在麻萨诸塞州南兰卡斯特的复临学校，即“十字架的简单故事被分享”的地方，参加了十天会议。怀爱伦后来描述了“上帝的荣耀”如何“进入那个会场……但它绝非仅临到少数几个人，乃是如同潮水般扫过全会众，那是何等欢欣的时刻啊！”H.N.哈斯塔尔写道，此次会议“以上帝圣灵的沛降为特征……一种庄严的印象铭刻在许多人心。那些参与结束工作，就是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中收割庄稼的人所将经历的写照。”然后他夸张地问：“我们确实是在圣灵沛降的中间吗？是真的吗？即将会在能力和范围方面增加直到扩大到大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

那一年，怀爱伦、琼斯和瓦格纳举办了更多的营会并分享这信息并取得了相似的结果，直到1889年全球总会会议。许多人在听到所呈现的信息并把它接入心中时，就找到了一种新经验。然而，许多人，包括好几位领导的弟兄，继续反对这信息和传达这信息的使者。当怀爱伦在堪萨斯州参加营会时，她以率直的言辞论到那些继续顽固反抗的人说：“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天上的监察者看见了你们的不信和反对吗？你们那挖苦、讥笑的言辞永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吗？你们甚至以蔑视对待上帝圣灵的沛降，并对此发表不圣洁的判断。”

1889年总会会议以一种不同于前一年1888年会议的精神开始。在会议的第一个周末期间，许多人作“在去年蒙福的见证，他们所领受并珍爱的神圣亮光，即因信称义。”这使怀爱伦发表宣言说“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她向她的儿媳玛丽·怀特报道说，“迄今还未听到一个反对的声音，看起来合一占优势了。”然而她也加上一句“同时也有一批人显然采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立场。”

但在会议的尾声，因为那些仍旧反对上帝所发出的信息之

人企图迅速控制他们所领导的工作，怀爱伦就将要来临的危险发出警告。她知道有一种工作需要被完成“否则许多人就不会预备好领受那从天上所差来、以祂的荣光照耀全地的天使所带来的亮光。”她认清如果他们“怀有明尼阿波利斯会议而来的苦毒的根，”就不会为“晚雨的时候”做好准备而“接受上帝的荣耀”。她甚至说“巴力，巴力”将会是“背弃上帝”之后进入我们行列的选择：

我们中间许多人的信仰将会是背道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因为他们喜爱自己的道路，并放弃了上帝的道路。唯有圣经的信仰，就是教导人靠赖那位被钉而复活之救主的功劳饶恕人、并主张因信上帝的儿子而称义的真信仰，倒被轻视、被抨击、被嘲笑，并被公然抨击导致了狂热。

第二章
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
牧长大会与总会会议

1889年牧长大会

1889—1890年伯特克里克的牧长大会之后的冬天,怀爱伦总结了1888年和1889年总会会议的结果:“我知道[基督]有一项祝福要赐给我们;祂在明尼阿波利斯有,在[1889年伯特克里克]总会会议的时候也有。然而没有接受的。有些人为了众人接受了那光,并为此欢欣。之后有别的人径直退后,他们的态度给人以机会谈论不信并以之为宝。”

斗争持续到1890年牧长大会,当时加拉太书的律法与诸约的话题再次被讨论。由怀爱伦、琼斯和瓦格纳解释说明的两次

特殊会议被举行，会议的目的是带来关于和解和解决自从明尼阿波利斯之前已经存在的斗争以及甚至因此引起的对证言本身的怀疑。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当一些人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时，许多人继续他们那刚愎的路线。怀爱伦描述那些首次聚会的最后结果说：“[昨天]在小礼拜堂，上帝的能力已经一切就绪要倾降于我们身上。我感到好像马上就要瞥见那荣耀；但是那里的灵却把它赶跑了。”数月后，她在写给《评论与通讯》的编辑和那信息的主要反对者尤赖亚·史密斯的信中提到了第二次会议的结果：“之后安息日在办公室礼拜堂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上帝的灵临近我们。基督叩门要进来却没有人为祂预备空间，门没有打开；祂那荣耀的光辉是如此临近，却被撤回了。”

在牧长大会两个月之后所出版的《评论》中有一篇文章，是怀爱伦继续鼓励人们对基督作全然的委身。是时候在基督和巴力之间作一选择了，不要“在依靠基督的义和依靠你们自己的义之间徘徊摇摆”。上帝已经差来一道“真理与公义”的信息，并呼召所有的人要“高举基督”。然而那些转离那信息并批评使者琼斯和瓦格纳，也没有丝毫改变的人导致了可怕的结果：

上帝已经兴起祂的使者来做这个时代的工作。一些人已经转离了基督之义的信息而批评别人和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宣讲那真理的信息没有用全备的恩典，也没有迎合人的意愿。他们热心过度，过于认真，言辞过于肯定，那将会带给疲惫和受压迫之生灵医治、生命和安慰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被拒绝了……基督已经记下了所有反对祂仆人就是等于反对他的冷酷无情、骄傲、轻蔑的言语。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会被领悟，那将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亮光要被那些拒绝行走在前进的荣耀之中的人称为错误的亮

光。那些本可以成就的工作，因着拒绝真理之人的不信，就无法完成。我们恳请那些反对真理之光的人，离开上帝的子民。

1890年夏天，怀爱伦写信给全球总会会长O.A.奥尔森，分享了她蒙指示在国内许多会议中所存在的罪恶。她解释道：在“呈现基督的义为我们唯一的希望”中所出现的拒绝的灵已使“上帝的圣灵担忧”。看到那些“本应吹出一定号声……要预备一班人在主的日子站立”的人却如哨兵般阻碍道路，这引起了她极大的悲伤。撒旦看出是发动罢工的时候了，那些本该为真理之光站立的人却在反对上帝所差来的信息。实际上，由A.T.琼斯和E.J.瓦格纳所传达的信息被“许多人看作是错误的，并且他们呼喊‘危险、狂热’，当没有异端和狂热之时。”

1890-1891年牧长大会带来了更好的结果，当时有些人愿意忏悔（尽管许多人持续时间不长）。怀爱伦在这“密切查考圣经的时期”非常高兴，与会者的心灵“不是铁石心肠”，至少真理的光芒可以穿透心灵的幽暗，并且那圣化的能力能够洁净并完善那灵殿。”她作见证说，在那协会的特殊研究时期有一段时间，是“班级里没有问题的时间，但保惠师，就是上帝的圣灵，在做祂自己的工作。”许多学生作了宝贵的见证并且“去劳动，相信圣灵的代理者可以把他们塑造成为有能力的人。”

1891年1月初，E.J.瓦格纳也和怀爱伦一样，非常高兴。他说，前一年“一种全然不同的气氛弥漫于牧长大会的会议中”。然而就在同一个晚上，怀爱伦蒙上帝指示，“许多事情正在工作的中心——伯特克里克被谈判，且与上帝的话语所简明定义的原则是对立的。”一种同盟正在形成，要阻碍祂神圣的计划，怀爱伦清楚地声明：“上帝受到了侮辱。”因此撒旦企图破坏上帝试图通过圣灵的显现而做成的工作。

在会议结束的当晚，怀爱伦就“深深印在我脑海的事情”

发言。她提到一些没有参加协会之人所表达的恐惧，说“恐怕在因信称义的主题上太过火，而对于律法思考的不够。”但是她可以看清“没有理由恐惧”，而且此种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圣经，唯有圣经，是协会研究的主题。然而在那些没有出席的人当中，许多人有一种“冰冷的”宗教；“相当多的人的心仍然没有被融化，也没有被屈服。”

1891年全球总会会议

怀爱伦背着同样的负担进入1891年总会会议，会议从3月5号开到24号。怀爱伦在伯特克里克的会堂里向聚集的人讲话，提到上帝对他们有“增加的亮光”以及“接受这光所带来的”巨大祝福。然而，当她看到自己的兄弟们“被激怒并且反对上帝的信息和祂的使者”，她想到了“基督和改革家们的生活中的类似场景”。令人悲哀的是，“在过去的世代中上帝的仆人所受到的待遇和今天上帝借以发出宝贵光芒的媒介所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今天，人们的领袖在追寻同样的行动，正如犹太人所追寻的一样”。在犹太人对待基督的方式与1888年的信息及其使者所受到的待遇之间画一条平行线，怀爱伦论及得罪圣灵及把祂的工作归因为狂热的悲哀结果：

[基督]告诉祂的听众：所有形式的罪和亵渎都能得到赦免，如果是出于无知。在极其无知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说侮辱和嘲笑人子的话，然而尚在宽容的范围内。但当上帝的大能和圣灵降临到祂使者身上时，他们是处于圣地的。他们忽视上帝的圣灵，把圣灵说成是邪灵，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上帝的圣灵无力达到他们心灵的境地。上帝所供应的纠正错误的任何能力都无法达到他们。

伯特克里克的某些人无疑将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不改变自

己的路线。他们将自己置身于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无力校正的地位……发言抨击基督，把祂的工作归咎为撒旦的代理人，把圣灵的彰显归因为狂热，其本身并不是该死的罪，但那导使人作出如此断言之灵将他们置于一个顽固抵抗的境地，就是他们看不见属灵之光的地方，有些人永远也不会走回头路，不会通过承认他们的错误而谦卑己心，而是会像犹太人一样继续作出误导别人的断言……

在此时期，来自上帝宝座的亮光被作为一种讨厌的事而长久被拒绝。一向被当作黑暗，也被说成是狂热、危险的事情而被回避。这样的人就成为指示错误方向的路标。他们跟随了犹太人所立下的榜样……

如果所有那些声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已经打开心门接受这些信息和真理的圣灵，即上帝的怜悯、公义与慈爱，他们就不至于将黑暗聚集得如此浓密以至无法识别亮光，也不会把圣灵的运行称之为狂热和错误。

总会会议的最后一个晚上，怀爱伦再次提起同样的题目。某些人已经显明“一种法利赛人的偏见和批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被纵容，“圣天使就离开了。”怀爱伦注意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所显现的同样精神。”他们于1888年心灵上所蒙受的迷惑在1891年仍然存在。许多人仍在“放纵他们的怀疑和不忠”，并拒绝接受上帝所传达的信息。现在怀爱伦发表演说，称信息自身狂热：

从去年冬天在这里所进展的复兴工作中，我们没有看到狂热；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所看见的。我看到高抬自己的顽固分子，他们的心被黑暗蒙蔽。所有上天所惠赐予他们的亮光都被说成是黑暗……

倘若公义日头所发出的每一道光芒被接受，就必照亮心灵的殿宇，从而赶出其中做买卖的人，赶走傲慢的主张和贪婪的

肉欲。但是有一些人好批评轻视，甚至辱没嘲笑上帝所大大使用的使者。

对于1888年信息的如此否定的态度，遍布教会组织的各个地区。怀爱伦蒙指示，“联邦的形成将会使伯特克里克变成罗马”的危险将威胁着教会，并因此而影响全世界的工作。居于负责地位之人将不会“行走在亮光中”，即上帝所差来通过他们有害的影响而“给起因带来灾难，为人们带来责备”的。

十年后，怀爱伦回顾1891年总会会议并记录“圣灵和上帝的大能”如何“进入我们的大会，证明上帝已经准备好为这子民工作，如果他们进入工作次序的话，”然而弟兄们仅是“赞同这亮光。”有那些“与我们的体系有关联的，尤其和《评论与通讯》办公室以及总会会议有关联的，他们带来不信的因素，因此所赐下的亮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造成了一种景况，上帝的能力在祂子民中间无法被彰显出来。

就在怀爱伦对接受1888年的信息以及在1891年总会上重新考虑需要变化组织发出呼吁时，一个计划产生了并被寄到她和她的工人及她儿子W.C.怀特手里——去澳大利亚。多年后，她陈明离开美国之举，上帝不在其中。但工作中心的强大力量非常愿意让他们离开。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上帝并不伸手干预，而是允许祂的百姓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

我们离开美国之举，上帝不在其中。祂的旨意并没有显明我应当离开伯特克里克。上帝没有这个计划，但是祂让你们大家根据你们自己的想象采取行动。上帝将保留W.C.怀特、他的母亲以及她的工人在美国。在工作的中心，我们是被需要的，倘若你们拥有属灵的洞察力使你们认清真实的形势，你们便永远不会赞成所发起的运动。但上帝查看每一个人的内心。既然希望我们离开的愿望如此强烈，上帝就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些厌倦证言之人与发表证言之人被分开。我们离开伯特克里克是

为了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走他们自认为比上帝的道路更优越的道路。

在怀爱伦缺席的情况下，反对1888年的信息不仅在许多主要的领导人中间继续了好多年，而且也反对她那自天而来的关于复临运动的其它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忠告。如此漠视自天而来的忠告，导致教会在怀爱伦1901年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即面临极大的挑战。

然而不全是黑暗的。在1891年的全球大会上，正如在1888年和1889年的总会会议上一样，圣灵萦绕在上帝的余民教会之上，为要光照和装备他们，因为不久会有艰难时期临到他们；并且预备他们与世界分享大呼声的信息。牧师们的晨会安排在每天早上5:30--6:30。《每日公报》播报说，与会的大部分人散会后都“感觉到他们已经接受了一种来自上帝的特殊的祝福，因此他们将来可以带着比过去更多的圣灵的能力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的保证而出去到他们的工作田地中去。”这样的证据似乎说明上帝“正等待大大地赐福给祂的百姓，以便当他们一旦置身于与祂的正确关系下，那神圣恩典的甘露便会浇灌在他们身上，为要软化他们的心并赐下能力使他们可以传扬福音的真理。”上帝真的希望沛降晚雨以光照和装备祂的百姓。

怀爱伦也有同感，她参加了所有的晨会，但只有三个晨会上她得以“非常自由地对牧师们”讲话。她信心十足地宣称，上帝已经在他们中间并且他们已经“看见祂的救恩。”事实上，她感到自己从未参加过像这次会议，“在研究上帝的话语时，像此刻有如此多的圣灵显现”。这些会议“具有庄严肃穆的特征。他们深有感触，所以为着在力求祂话语时所赐下的宝贵祝福而献上感恩与赞美。”一些来学习的人作见证说，他们如何最终相信基督已经真正地“赦免了他们的罪。”怀爱伦表达了极大的喜乐，尽管这是“在最后一刻才明白的”，然而

能“知错就改”就不算太晚。她告诫众人要“将根植于多人心中的苦毒之根彻底铲除净净”，主要是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以来。

随后也举行了其他会议，为要将现代真理的信息与会众分享。因为如此多的人已经通过全球总会开始之前的数月中所举办的牧师学而蒙福，所有与会者现在受邀参加每日的一小时圣经学习，“为了尽可能使更多的人从牧师学中获益。”W.W.普莱斯考特和E.J.瓦格纳成为主要的演讲人，他们的演讲安排在每天早上的9点整。由于伯特克里克教堂、其学院学生、疗养院的助手们以及《评论》办公室的员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为了适应所有人”，时间被改到了晚上7点钟。

W.W.普莱斯考特于第一周陈述了一系列关于“圣经作为上帝所默示的话的主题”。他所强调的是“默示不分程度。我们接受整个话语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普莱斯考特继续说明“一旦我们决定圣经的某一处内容比另一处有更多的启示，我们就有了一本实在没有对与错之标准的人造圣经。”如此对圣经有缺陷的观点会导致“一种疑惑的信心”，并劫夺人们“力量的泉源”。

普莱斯考特明显地回应了错误的教导，在其他中间，前总会会长G.I.巴特勒，他不仅在《评论》里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去陈述一个观念：只有部分的圣经完全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且也在伯特克里克大学教导这同样的观点。如此错误的观念也被应用于预言之灵，怀爱伦的著作，剥夺了他们的完全启示和权威。怀爱伦回应说“上帝既没有启示那些在《评论》上所出版的关于启示的文章，也不承认他们在我们学院的年轻人面前所作的批注。”这种“使他们无效”的理论可能是拒绝上帝在明尼阿波利斯藉怀爱伦赐下的忠告的部分原因。

大呼声的开始

继普莱斯考特的系列讲道之后是瓦格纳的16堂关于罗马书的讲座，并且延伸到总会会议的结束。他的题目是“因信称义”，基于前八章，“即以连续的顺序提出来的。”W.A.科尔克德觉得这“圣经学习是令所有与会者非常感激的，而且是大会的一个非常有益的特征。”

总会会议闭幕的那个晚上，在瓦格纳的最后一篇关于罗马书的讲座中，他宣告说“基督话语之能力也在我们里面作那称义的工作。宣讲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把生命和永恒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也正是宣讲基督的十字架，得以警告众人远离毁灭。它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网罗，并赐给我们进入恩典的通道，使我们在其中因着对上帝的荣耀的盼望而站立欢呼。”这就是贯穿他整个16篇演讲的主题——将基督展现在所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与众不同的教义中：

当我们忠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及所有使我们有别于世界的教义时，让我们下决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的十字架。这是上帝救赎的大能。正是永远的福音，得以让人们为甚至现在就已经开始的审判作准备。哦，如果那第一位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祂；因祂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那我们更当何等迫切地宣扬那信息——永远的福音——现在，当那审判不仅仅是来到，甚至现在几乎要完成了。

我感谢上帝，因祂向我们显示祂真理的话语，并且已向我們显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部福音。我们为何对上帝的话语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呢？因为上帝正在把基督显示给我们，并且祂也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基督的能力来自于道，并且通过这道我们得以从罪中洁净。我们的信心抓住

基督，祂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中成为真实。

当我们坚定地相信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可以带着能力出去帮助别人，并且我们的声音要和天使的声音联合，之后信息会以大呼声的形式传扬。尚未形成大呼声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全面掌握它。过去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未能领会信息的核心就是整个基督。

当我们拥有基督时，我们就有了一切。并且我们也知道在祂里面有力量。于是我们将自己降服于祂，祂的能力就覆蔽我们，我们所讲的话就会带着能力出去，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就会实现了。今晚我欢呼，因为我相信大呼声现在就要开始了。

瓦格纳解释了“它是全部的基督”之信息的真意——一个已经被曲解为“耶稣。全部！”的现代咒语信息。他认为一个复临教会，如果其中的教友都喜爱并且经历了因信称义的信息，这个教会将是开明的，而且有资格将同样的信息以大呼声的形式传给世界。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晚雨的沛降才能发生，而晚雨实质上就是累积早雨经验的结果。瓦格纳可以在1893年3月欢呼，因为相信大呼声那时业已开始。

瓦格纳所呈现的强有力的福音信息不仅在伯特克里克取得了良好的果效，而且通过《总会每日公报》的刊登，也让全世界了解到了信息的内容。后来A.G.丹尼尔斯证实说，“正是由于在1891年的总会上，传讲那信息的牧师们发表了如此激动人心的演讲”，而使得“这所会堂里的聚会所发生的巨大震动被全球所感知。”这信息的能力感染了澳大利亚，当他们手执《公报》并开始阅读时，他们的内心是“激动的。”丹尼尔斯回忆他曾如何“看见我们的弟兄们坐着阅读那些信息而泪流满面；我见过他们因那信息所含的能力而相当震撼，尽管那只是在《公报》上而已。”但不仅是他的同工们经历了生命的改变，

丹尼尔斯本人也蒙受了祝福：

“我自己深有体会。就在《公报》来到之前，我的脑海中强烈地现出罗马书第九章的内容。“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在第一份《公报》来到之前，这些经文就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一直在我面前，而当《公报》来到、我们开始阅读时，那信息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弟兄们习惯于早上很早就起来，拿起《公报》研读那些演讲和圣经学习。尽管他们以前没有被提醒注意那些信息，但当他们阅读《公报》时，他们就跪下来，找到了因信而来的义。

在1891年6月，W.W.斯特宾斯鼓励读者订阅《评论》并“尽可能更多地订阅我们的期刊”以及“不住地祷告；畅饮于晚雨；帮助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向全世界扩展进军。”他也鼓励他的弟兄们参加那即将到来的帐篷大会和协会，因为，他陈述道，“我们合理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一些大的集会中，当我们‘都聚集在一处时’，晚雨会以一个显著的程度降在我们身上。事实上，毫无疑问那‘天上的响声’已经被听见，一场令人激动的荣耀复兴的前奏。”他知道，正是在这些聚集当中，教友们得以“越来越多地抓住这信息中的灵意，正如今天一样。”

但上帝大能的运行，不只是体现在美国。正如P.T.马根见到在俄国的基督徒就在那时候打破东正教的传统并且力求来自圣经的更大的亮光，他深知只有上帝圣灵的大能，才能使得他们采取这前进的步伐。“诚然，”他宣告说，“福音工作的结束，始于‘大呼声’的开始，而且很快它将会在公义里被缩短。”

S.麦克莱在新西兰所举办的一些感人的聚会中写道，“看似我们已经开始领受一些下降的晚雨了”。并且“我们何不领受伟大的祝福呢？”他问道。“如果我们响应耶稣的呼召，我们就要领受。”

那年夏天，分散在美国不同地方的好几场营会以复临信徒有史以来“最大的聚集”为特征。在8月下旬所举办的俄亥俄州营会上，早期的复临信徒先锋J.N.拉夫伯勒，分享了“早期的形象的照片以及上帝的大能参与了第一道信息的传扬。”A.T.琼斯和W.W.普莱斯考特也带领了聚会，并且“因信称义的信息是大会中的一个伟大而核心的主题。”

L.A.史密斯报告说他们从未“见过一个营会如此被赞美上帝的氛围所弥漫和浸透。在晨会上，在家庭崇拜中，在所有其他社交聚会中，它是每个见证和每颗心灵的主题。”参与了米勒尔半夜呼声运动的拉夫伯勒，作见证说，“俄亥俄州营会是自1844年以来我所见证的通往一次五旬节圣灵沛降的最近通道。愿赞美归于祂的圣名！这亲爱的人们兴起回应上帝话语的呼召，把他们自己献给祂，祂实在是离我们很近了。”

当怀爱伦宣告大呼声已经开始时，1891年甚至还没有被载入史册。9月初，她在密歇根州兰辛的营会讲道中宣告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在扩张进入大呼声，你们不当忽略当前的责任而怀抱着将来某个时候你们要接受那伟大的祝福的思想。”“今天，”她告诫说，“你们要洁净自己的器皿，以便为天来的甘露做好准备，准备好迎接晚雨的沛降。”

O.A.奥尔森感到“在对众人的讲话中”上帝赐给怀爱伦“很大的自由和能力。”事实上，他认为此刻他“没有听过比这次更有力、更清楚、更具有上帝的大能的怀氏演讲了。”E.J.瓦格纳和其他人也为人们做工，而且“有许多人来到大会时带着不确定的经验，但在离开时他们却在上帝的爱中欢呼雀

跃。”然而，奥尔森注意到，“没有任何形式的特殊兴奋，每颗心深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有上帝临格的感觉。”

密歇根州的复临信徒受到鼓舞去参加冬天的大会，主题是如何“适于时代”的宝贵教导。考虑到当时所发生的世界性事件，J.O.克里斯建议他们那时是“被快速拖向期待晚雨的时代，如果在这些聚会中有人感到一些晚雨的沛降也不足为奇。”1891年11月，J.F.贝棱格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声称晚雨的雨点似乎“已经下降，”并祈祷“上帝加赠我们的信心”。

第三章 一八九二年帐篷大会复兴

“现在光在闪耀”

怀爱伦于1892年初到达澳大利亚之后不久，就热情洋溢地写信给S.N.哈斯凯尔。她还没有给上帝的百姓写过关于最宝贵的信息——因信称义——的含义。环顾所有发生在世界和教会之中的预示末时的大事件，她表达了对启示录18章所指正在闪耀发光和满有权柄之人的渴望：

我的心渴望上帝的百姓苏醒，并看见这个国家中的工作是缺乏兄弟友爱的。妒忌和高举自我会使耶稣远离人心……我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试验之中；上帝正在证明给他们看：他

们是否可以成为祂天上大家庭的一员……

我还能说什么？我的心被圣灵充满。只有那些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才被圣灵浇灌。光已经来到；这光已经从上帝的宝座闪耀出来，要用它明亮的光线照亮全地。我们会在自己的范围内看不到那最宝贵的特权吗？我们要继续软弱下去吗？我们要行在自己兴奋的导火线中吗？我们要用冷漠的、疏忽大意的生活让耶稣失望多久呢？灯台必须从它的位置被挪移吗？基督声明除非我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否则灯台就要被挪移……

哦，主可以宣告人有罪也有大能改变人，但愿“那现在照耀的光”不会从我们移开，因为我们没有行在光中并引导其他人出离黑暗。我强烈地感到上帝百姓的死亡和轻浮。我祈求他们不要休息，直到他们的灵因公义日头的明亮光线而全部苏醒。那些没有使用光的人们不仅得不到更大的光，就连“现今正照耀他们的光”也会失去。就像迦百农，虽因特权被提升到天上；除非他们回应这光，否则就会被留在完全的黑暗中，且不知道他们会跌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上帝现今正在试验我们，就是现在。全地要因上帝的荣耀发光。这光现在正在闪耀，让骄傲的心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多难啊；从合法宗教的惯例中出来多难啊；抓住基督丰盛、免费的礼物多难啊。

那些没有接受这些供给的人们丝毫不明白那以其荣耀充满全地之光。让每颗心现在就来力求主。让自我被钉十字架，因为丰盛荣耀的祝福在等候所有将保持痛悔的心灵。耶稣可以与这样的人同在。

在这封信中，怀爱伦不下七次使用现在时态的语言表明启示录18章大呼声的信息已经开始，这是只能通过圣灵的特别沛降才会完成的。在几周之后，怀爱伦写信给S.N.哈斯凯尔继续这

个主题：

教会将兴起并穿上基督公义的美丽衣袍吗？很快就会看到那些成为荣耀的器皿之人了。‘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启示录18:1,2]’，‘……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玛拉基书4:1,2]’。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些将要成为荣耀器皿的人；因为他们会得到晚雨。每个在“正在照耀于”我们路上的“光”中又行恶的生灵会成为瞎眼的，会接受从撒旦而来的欺骗。我们现在接近了地球历史的结束时期……

那些没有接受这些供给的人们丝毫不明白那以其荣耀充满全地之光。让每颗心现在就来就主。让自我被钉十字架，因为丰盛荣耀的祝福在等候所有将持续痛悔的灵魂。耶稣可以与这样的人同在。圣灵倾降于教会是被期待的，正如在将来一样；但是它是教会现在就拥有的特权。力求它、祈祷它、相信它。我们必须拥有它，上天在等待要赐下它。

在怀爱伦给哈斯凯尔的警告之后——这些分享给他的思想，他可以“呈现给其他人”——他写了六部分的系列文章给《回顾》，标题为“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在这些文章中哈斯凯尔大量引用了怀爱伦近期写给他的信，这引起他的读者对发生在世界上的事、上天所倾注的亮光和上帝之灵的证据以及大呼声之开始的注意力。

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哈斯凯尔总结说“有三件事要与基督的来临立即联系起来，”也是所有安息日复临信徒盼望了四十余年的。第一件事是“真理如同一个见证传播到各个国家。”第二件事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赋予上帝之圣言特殊的能力，”这会实现启示录18:1的预言。第三件事，“当迫害发生”在美国“时候就来到，”因为遵守诫命者“不

会拜兽和兽像。”哈斯凯尔然后提问：“我们有任何这些事件正在发生的迹象吗？”他在接下来几周的几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哈斯凯尔表达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出版和详细考察的工作。在他的第三篇文章中哈斯凯尔开始阐述他关于大呼声和晚雨的第二个观点。他指出启示录18:1的预言“提及特殊的光和权柄的出现是它的工作要结束的宣布；而且当这光临到人们时，这个信息要成功地被传讲，因此它结束的工作会在短暂的时间中完成。”但是不是“像有能力、急速的风一样，像五旬节的一天，或用一些上帝的旨意干涉的特别神迹那样”来到，男男女女都有义务自己得到“在上帝给出的适合他们得到祂圣灵的事情中的经历。”就像使徒必须“照亮工作的本质”并使他们的心“处于提到上帝之灵的状态，”这样它就与余民教会同在了。哈斯凯尔展现出当时临到教会的信息意味着这项特别工作的完成，而且基于他所大量引用的怀爱伦写给他的书信，它们是大呼声和晚雨的开端：

第一个需要适合人们得到上帝之灵倾注的运动是意识到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每个人亲自抓住祂的应许，并意识到鼓舞的语言是对我们个人在说话；在这样个人应用上帝的应许中，我们把基督带进了心里，这会使我们适合参与到这项结束的工作中；因此，当我们的注意力更特别地转向这个工作的这个阶段时，个人做了对应许的回应，这就是第三位天使信息之大呼声的真正开始。在怀特姐妹最新的一个证言中，她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心被圣灵充满到溢出。只有那些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才会被圣灵浇灌。光已经来到；这光已经从上帝的宝座闪耀出来，要用它明亮的光线照亮全地。我们会在

自己的范围内看不到所带来的最宝贵的特权吗？我们要继续自己的软弱吗？我们要行在自己兴奋的导火线中吗？我们要用冷漠的、剥夺爱的不认真的生活让耶稣失望多久呢？灯台必须从它的位置被挪移吗？基督声明除非我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否则它就会被挪移……”

因此，除了那些在他们心中经历主临格的人之外，显然没有人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并参与大呼声。这确实是它的开始，不就是正在发生的吗？难道我们没有被唤起要特别注意这部分工作吗？这不仅丝毫不会减少在过去五十年中所传讲之真理的重要性，还给个人带来一种活泼的经验和真理中的生命力，这是许多人以前未曾经历过的。我们的经历已经变得太合法太正式了。有太多的法利赛人的精神，基督温柔而融化之灵却太少了。自以为义已经太明显了。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我们已经到了第三位天使信息之大呼声的开始，却不想要那证据。工作的结束没有时间的限制吗？我们不是读到这工作会在公义之中缩短吗？……谁还不能认清甚至在这场运动中特别唤起我们的注意，要我们以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传达当前的救恩，“桑树顶上传来的声音”？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该“在晚雨的时间向主求雨吗”？如果我们这么做，他已经应许要“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撒迦利亚书10:1）还不是那要来临的时刻吗？——我们确实相信它正为此而来。

哈斯凯尔继续他的系列文章，包含了美国对古罗马精神所建立的兽像的迫害方式的回应，并回顾了复临史上的三天使信息。他的系列以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论结束，展现出这世界就是基督复临的边缘。他确信地声明“大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降下，光已经开始闪耀并将用上帝的荣耀照亮全地。”在意识中有这样美好的事实，哈斯凯尔宣布：“现在就是守望者要兴起并发出警告的时候了，要吹出确定的号声，这样人们就可以

为最后的斗争做准备了。”

帐篷大会复兴

如此庄严的思想不禁使他们在整个夏天参加了帐篷大会和一般会议。很多教会的领袖们和成员们写下了他们1892年帐篷大会的经历，表达了对上帝已经沐浴在他们身上的祝福之感激。O.A.奥尔森，W.W.普莱斯考特，A.T.琼斯和其他人都为在此季帐篷大会的所见所闻感到高兴：“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信息在兴起的证据。当我们为所看到的主在祂百姓中做工而高兴之时，我们就确信我们有特权要经历甚至更为丰富的神圣恩典。”

八月份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市的帐篷大会之后，O.S.费伦报告说“上帝的大能被显明”而且“几乎全体会众都喜悦上帝如此爱世人以至赐下祂的独生爱子。”其后的颂赞会议使他相信真实的“晚雨沛降已经临到我们。”

O.J.梅森于九月参加完伊利诺斯州南部的帐篷大会后赞美上帝。当他们因J.N.拉夫伯勒和A.T.琼斯的讲道高兴时，“很多怀疑、气馁的人们开始抓住上帝的应许，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独生爱子里被接纳。”帐篷大会之后有十七个人受洗，这使得梅森“为我们享受的‘晚雨’雨滴而赞美上帝，并期盼在我们的信心更充分地抓住祂的应许之时有更多的雨滴。”

在兰辛市举办的密歇根帐篷大会是“安息日复临教会从未见证过的一次帐篷大会。”不仅因为它是最大聚集并扎营人数最多的大会，“还有很多其它的特征。”J.N.拉夫伯勒报告说“主的大能和权柄就在那里以非凡的程度显明，是我从1843-1844年所参加复临会议中所见过最大的。”他们感到“真实的‘更新的季节’是‘到主面前来’的开始，我们拥有了一

些晚雨的雨滴。”其他人“如格尼弟兄和韦博弟兄和其他有经验的人们说这是他们从1844年之后所见过事中更像1844年的事。”

皮伯斯夫人在同一场帐篷大会中用诗意般的文章写下她的经历：“我们带着神迹观看自己，很高兴从他人脸上看到同样闪耀的光，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心，我们对自己说，会成为什么？这只是晚雨的一点点沐浴，只是从主的临格而来的一点点预示吗？我们想知道从五旬节之后是否还有类似的大会，并尝试思考上帝还在为祂的百姓储备。”

但使那些出席帐篷大会的人们产生这样描述的是什么呢？M.E.凯洛格给了我们一些洞悉。O.A.奥尔森，A.T.琼斯，W.W.普莱斯考特，J.O.考利斯和其他人的讲道“不是为了讨好人们的耳朵或抬高自己，而是在人面前高举耶稣基督，并声明祂的福音是‘上帝给每个相信之人的救赎大能。’”预言的迅速实现，和鉴于“这严肃时期”的义务“如实地呈现出来。”但还有一些其它的事在他们的经历中感动人们：“这是贯穿大会的事件，特别是在安息日，有大量的心灵在力求。从早上十点半开始，会议持续了五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这段时间的第一部分由奥尔森长老演讲；然后向那些自告奋勇要重新力求上帝的人们发出一个邀请。上百人回应了这个邀请。牧师们和民众一起上前来；认罪、谦卑痛悔的眼泪和神圣喜乐的泪交织在一起。”

O.A.奥尔森是这样描述安息日会议的：“当呼召向罪人、反复无常的人和所有愿意重新力求上帝的人们发出时，并让他们聚集到前排座位时，大约有六百人回应了。上帝的权能倾注在会众中，使之做出了诚恳的认罪。对我而言我们确实在会议中有了晚雨的雨滴。”奥尔森承认他从未参加过“上帝的权能如此显明的一次会议”，“然而”，他欢呼道，“这中间没有兴

奋。”那些在此次“久久难忘的会议中”向前站出来的人们中有一些是“牧师。”

在那些向前站出来并认罪的牧师中最著名的牧师之一是H.米勒尔，他已经在明尼阿波里斯会议之后的争吵和不信中担当了显著的角色。奥尔森向怀爱伦描述所发生的事：“首先他发言，承认己罪，而且相当伤心；但这是他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证据。我们为这个过程感到高兴。他回到座位；但他只坐了一会就又开始站起来了，并说他没有得到释放。然后他开始说你给他的证言……而且他承认了证言。”怀爱伦在三年前发给米勒尔两封证言，针对他在明尼阿波里斯会议对从天而降之亮光的拒绝和因为他的法利赛主义而声明如果他生活在基督的时代他会加入那些反对祂的人们。她已经告诉他“那些接受所给信息的人们会留意给老底嘉的真实见证。”现在米勒尔弟兄完全承认了。

但这还不是他认罪的结束。现在，在近三千名复临信徒和类似的参观者面前，米勒尔转身“向琼斯弟兄说话并承认他对琼斯的感受。他的心都要碎了。他说他是琼斯最大的麻烦。借着上帝的恩典，他会让自我出去，请基督进来。”这样一个认罪，奥尔森声明“对会众有极好的影响……它令我们听到的人都欢喜。我必须说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心碎的米勒尔……但是怀特姊妹，上帝的灵在工作，主的权能是伟大的。”

O.A.奥尔森继续向怀爱伦描述A.T.琼斯在两个星期天都说了两次，“陈述目前的形势和发展。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只能说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再说一次，是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说话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将近两千人出席了十月二日周日晚上举办的结束会议。奥尔森表达说他“以前从未出席过这样的会议，而且以前也从未看到过上帝的权能如此地显明。”而且，他再次声明“没有

兴奋。”和先前的会议一样，这个结束会议以出席者分享他们个人的颂赞见证结束。会众“只是全体站立在帐篷的各个地方并开始发言。”奥尔森要求出席的牧师们去到会众中间“接受见证，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是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个人同时在发言。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很混乱，但根本没有混乱的场景，整个帐篷发出来的声音因颂赞的灵而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在说话。”

M.E.凯洛格也分享了他亲眼见证的内容：“告别颂赞会于周日晚上讲道服务结束之后举行，不像任何我们曾见过的会议。整个帐篷都挤满了人，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对上帝的颂赞。牧师们分散在会众中间，这种讲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很多人都是站着发言的，唯一的中断是一度混合了的有声和无声的心灵之圣歌。能在那里太好了，拉夫伯勒长老说，他从1844年之后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

正当奥尔森为兰辛人们举办的帐篷大会的结果而喜悦时，他心里还有着天上的重担——他对牧师的重担。在会议的中途他写信给怀爱伦，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只要人们关心，他们正在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做我所要求的事情。他们正为所听到的内容而快乐。至少没有任何反对；而牧师们的状况却令我担忧。我因人们已经远远超过牧师的事实感到非常地沉重。”奥尔森的评定在会议结束时也是一样的：“我最大的担忧是牧师。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走在牧师们的前面。”在奥尔森所关心的人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乌利亚·史密斯，他住的很近，但“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

奥尔森与S.N.哈斯凯尔分享了同样的想法：“最使我担忧的是有一些领袖们，尤其是在伯特克里克市没有在目前上帝的灵倾注时得到上帝赐福的弟兄们。我多么希望史密斯长老和很多其他人可以在这里参加这个美好的帐篷大会。”不幸的是，很

多这样杰出的领袖选择了不出席会议，他们稍后决定了1892年和1893年的复兴什么都不是，只是兴奋、极端和狂热的产物。

大呼声和基督的义

十月下旬，O.A.奥尔森向很多在伯特克里克市工作中心的教会成员讲道——从夏天的会议而来的“伟大更新季节”，力求用大呼声已经开始的想法鼓舞他的听众：“我们已经长久讨论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了……好吧，已经是要听到那个大呼声的时间了吗？时间已经来到了用诚挚和权能给出警告之时了吗？——确实是……那么，不要再期盼了；不要在一些离得很远的地方盼望了；意识到它就在这里，这意义重大。”

其他人表达了对已做工作的同样诚挚和对大呼声已经开始的信心。P.L.希尔弟兄于1892年10月16日从新西兰写信来承认“这项已经呈现的工作的发展，现在给我的印象是我们在大呼声中或刚刚进入其中。”A.P.黑柯克在十一月初从工作缓慢进展的南部写信来，喜悦于“上帝借祂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甚至在这里我们已经蒙允感到和看到同样的晚雨的雨滴了。”因A.T.琼斯在夏季帐篷大会期间的讲道而蒙福、总会秘书W.A.科尔克德相信在怀疑的阴影之上大呼声已经确实开始了。

最终，在十一月底，从怀爱伦而来关于末日危险与特权的两部分文章被发表在《回顾》中。这里，在撒旦企图破坏圣经真理及其实践的警告中，怀爱伦证实了大呼声的开始和圣灵的倾注：

我们所生活的时日是多事之秋并充满了危险……让每个声称相信主快来的人，都前所未有的研读圣经；因为撒旦已经决心尝试每个可能的欺骗使生灵停留在黑暗之中，并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使我们对危险盲目……试验的时期已经临到我们，因

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在那赦罪的救赎主基督的公义启示中开始了。这是那要照亮全地的天使之光的开始。

这是每位听到警告信息之人的工作。要高举耶稣，以基督的样式、象征中的阴影、先知们的启示的显明、给祂门徒们的课程和为人们所行的奇妙神迹一样，向世界展现祂。研究圣经；因为它是为主做见证的。

如果你要在艰难时期得以站立，就必须认识基督，并赏识祂公义的礼物，就是祂浇灌悔改之罪人的礼物。

或许一个人能够从旧约和新约引用经文，也熟悉上帝的诫命和应许；但除非圣灵将真理从天上发送到人心，用神圣之光照亮心灵，否则没有生灵可以跌至磐石并破碎自我；因为是神圣的媒介将生灵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没有上帝之灵的光照，我们就不能从错误中识别出真理，而会跌入撒旦将带入世界的傲慢、引诱和欺骗之下……

但尽管黑暗之君会用黑暗遮盖全地，人们会被显而易见之黑暗掩盖，但主会显明祂定罪的权柄。那与早期使徒时期、在他们传讲基督并祂被钉十字架时所发生的圣灵沛降的相似的工作将要在地上完成。很多人会在一天之中被转变；因为信息要带着能力出去……

圣灵伟大的工作是不可计量的。从这个源泉而来的是临到上帝工人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圣灵是劝慰师，作为基督的个人的位格。那仰望基督的人有单纯的、孩童般的信心，并通过圣灵的神圣媒介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当被上帝的灵引导之时，基督徒会知道他在那万有的首领里面完全了。正如基督在五旬节被荣耀一样，祂要在福音工作结束之时再被荣——当祂可以预备一个人为最后的试验站立时，在善恶之争的结束冲突中站立之时……

那是早雨时期，但晚雨会更丰盛。人类的救主会被荣耀，

地会被祂公义之明亮光线照耀。祂是光的源头，从半掩的门中射出的光线已经照耀上帝的子民了，他们会在祂荣耀的品格中向那些坐在黑暗之地的人们高举祂……

哦，我们作为一个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人，要因圣灵的赐福而爱慕祂！如果我们以谦卑和痛悔的灵来在主面前，祂就应允我们的祈求；因为祂说过，比起父母愿意给他们的孩子好礼物，他更愿意赐圣灵给我们。

O.A.泰特写信回应怀爱伦的声明，表达了对圣灵沛降的大呼声期间要完成的伟大工作的渐增的确信：“这个印象似乎以大量的力量停注在弟兄身上，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危机，每个现在与基督连络的人会感到为生灵劳力的重担……。信息在兴起，弟兄姊妹们，上周的《回顾》确定的语言告诉我们‘大呼声’已经开始。我们也在最近的证言中得知，圣灵‘等候我们祈求并接受。’谁看不到晚雨即将很大程度地倾降于我们呢？我们准备好接受了吗？”

O.A.泰特不仅提及怀爱伦最近在《回顾》中表达大呼声已经开始的文章，还提到详细说明圣灵“等候我们祈求和接受的最近证言。”泰特明显地提到一本由O.A.奥尔森近期编辑的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一些来自怀爱伦的迄今为止未曾发表的陈述被引用。在“圣灵的能力等候我们的祈求和接受”的标题之下，以下证言被引用：

就在祂离开祂的门徒去天上的法庭之前，耶稣以圣灵的应许鼓励他们。这个给使徒的应许同样也属于我们，然而这在人前是多么罕见啊，它的接受出现在教会中……即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被想起，但这个议题现在已经被搁置一旁。其它的祝福和特权，在教会渴望时就已经出现在人前了；关于圣灵的印象现已不再是教会的礼物了，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它将成为教会必需接受的。如果声明因信称义可以带来所有的祝

福，圣灵就会被无限制地赐予上帝的百姓了。

教会已经长久满足于上帝的一点点祝福，而没有感到需要更大的特权以得到那富足的代价……上帝在等候他们祈求和接受那权柄。

复临信徒一般相信的事实是，大呼声是晚雨立即起效的，会自然而然地引导他们相信如果大呼声开始，那么晚雨也会不可分离地已经开始了。但就像太阳升起一样，开端不是与全部相比较的，因此被劝勉要力求完全的沛降。

以圣经学习、历史研究为基础，怀爱伦的证言已经在此主题上停留四年了，在同一时期加速的世界事件，也同样是很多弟兄增长的确信，A.T.琼斯已经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接着怀爱伦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回顾》上的文章，确认了他们已经怀疑的部分，琼斯向伯特克里克市临时帐篷中的听众提到“两个激动人心的、有益的论述”。“第一个论述是在‘晚雨’（撒迦利亚书10:1）展现的，正如‘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开始，’一样，怀特姊妹于上周的《回顾》中的文章中表达的，这是‘晚雨的时候，’就是教会向主祈求此时下雨的义务和特权，祂要制造明亮的云彩，倾降大量属灵祝福的雨露，也是祂等候向祂的百姓流溢的。第二个论述是‘基督的公义，’这正是基督徒在祂里面因信得平安的保证。”

正如圣经、预言之灵和其他复临先驱已经教导的大呼声和晚雨是不可分离的连接在一起的，琼斯向他们正确地呈现了因信称义。

在怀爱伦发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回顾》文章之后的一天，她给O. A. 奥尔森会长写了最诚挚的一封信，主要是关于牧师的。十个童女的解释是那时的一个适当的象征，她表达说：“她们中的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蠢的。如果圣经中重要的并给予生命的真理实践出来，就会使人对救赎明智起来；

但不感到接受圣灵是一种确实的需要。”很多在传道服事中的人已经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在传道社会机构中的特权，然而他们没有吸收真理，所以也不能给予其他人真理：“一些人说表扬的话，似乎这是他们以一种购买的观点检验它是一匹马或一头牛，如果这些话迎合他们的话。真理需要被带入到他们确实的生命经历之中，圣灵要成为生命中一种容忍的力量，日复一日地使心灵成圣，并在神圣的榜样之下预备、陶冶和塑造品格。”人们满足于他们自己文明的衣袍而取代了“为所有人白白预备的基督公义之袍，”而且因着这样的行为他们不能以任何明显的行为攻击耶稣：

但是伟大重要的真理——圣灵的浇灌是必不可少的，应该被带入并连接在一起并以清楚的方法展示出来，为管理品格和每日引导而坚守原则，向世界彰显基督……除非圣灵与工人同在，否则他是无效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最高贵并要高举的真理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多呢？它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很容易就可以抓住它们……

原谅罪与邪恶并过犯是这时的一种特殊感受。我们在赎罪的对立面，每个生灵都应该现在就在上帝面前自卑，力求他使自己的罪得赦，并接受基督称义的恩典，且因基督圣灵的运行而使心灵成圣；……哦，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真理啊——满有权能的真理，而且它不可能与这些圣经的教义相矛盾。在天上或地上都没有可以影响品格的真理，尽管它可能在全能和无比的纯洁与可爱中出现，因此心灵不喜爱这些神圣感情的实践。在过去几年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极为重要的真理，是我们进入天国、获得永生所必需实践的。撒旦和他的邪恶同盟竭尽全力地要掩盖这真理、混乱人的思想并使上帝话语中的宝贵真理失去影响力。我们正生活在这奇异而严肃的时代，而且在这个非常时期上帝的百姓应该完全清醒，很多人却处于属灵的沉睡和死

亡中……

我们现今正站在天上迦南的边界上。你知道古时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景况。撒旦与他的媒介一起做工，放荡的事以一种非常的蔑视之态进入帐篷。只有最严厉的处罚可以制止这明显增长的罪恶。而我们现今正站在属天迦南的边界上，那些现在没有优势、没有真理亮光和证据照耀的人们，要借着达到这些优势而洁净他们的心灵，就像所多玛和洪水前世界的居民一样行走在他们的想象中。做出这种选择的那些人的罪是何等大啊！……

哦，他们为什么迟延，为什么不立刻抓住呢？为什么不恐惧战兢地抓住它，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太晚了——太晚了，他们灯的容器中没有油！……结局近了。我们就在永恒世界的确切边界上，哦，在得到那给出要装满灯的恩典之油上是多么迟钝、多么磨蹭啊！愿上帝帮助锡安的罪人。

因此，当大呼声作为晚雨倾降的开始时，撒旦就在寻找使上帝的百姓转离迦南边界的方法。他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使用一些传道人。但上帝再次千方百计地寻找祂的百姓。

第四章
伯特克里克的
复兴及其以后

1892年秋天，伯特克里克学院的院长W.W.普莱斯考特在学年开始之前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全体教职员。基于当前在美国的星期日法案运动和作为宝贵的夏季果实的复临信息的兴起，全体教职员感到“已经到了我们的工作中要有一种改变的时候了，”而且这种改变“应该在教育工作中和其它方面一样明显。”几年前为他们所极为关注的事件现在成为次要的了，他们立即开始在全校呈现世界事件的情况和他们“由于这发展的特殊需要。”每一个机会都被运用为向前推进发展这些目标的最佳可能性，但像往常一样，魔鬼可能寻找使用任何方式使这高贵的强烈愿望脱轨。

事件继续发展到十一月中旬——在怀爱伦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回顾》文章之前——于是，普莱斯考特被调到联合大学，然后调到瓦拉瓦拉大学在奉献上给予协助。然而，在离开之前普莱斯考特告诉全体教职员“在祷告周（12月17日—24日）来到之前有工作必须完成，否则学校会大大地失去上帝计划所赐下的祝福。”人们立即开始努力“力求上帝为要带来找到圣灵思想的方式的特殊祝福。”在这样的事件中，仇敌一如既往地寻隙麻烦以便带入校园。

在感恩节期间，有几个人安排了一次秘密滑雪橇活动，其中一个年轻人是普莱斯考特的外甥，这次活动既没有得到允许也没有监护人。就在祷告周要开始的前两周，学校考虑到学生士气低落，全体教职员决定推迟行动并为力求引导而祷告，并感到“棘手的危机和对来自上帝的帮助的特别需要。”学生们也很惊讶。在全体教职员做出决定两天后，两个男孩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不同的教职员力求忠告。那天晚上，他们两个都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上帝。普莱斯考特稍后对事件做出了如下描述：

尽管这件事在当时并不为其他学生所知，但它似乎是一般运动的导火线。这似乎突然发生在学生们的个人房间之中，在晚间学生之中这些年轻人行动起来，这样的一种精神是他们不能抵抗的，他们被催促离开自己的房间并力求帮助。一些人一时之间在思想悲痛之中。立即行动的老师马上帮助那些渴望得到帮助的人们，并且老师们和学生们的注意力几个小时都不分心。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计划，赞美会在私人房间和客厅中被举行，并且一个又一个心灵屈服于圣灵的感动之下。

发生了很有趣的一些事。学生们……被带入深深的负罪感中，并且他们被指导因信而接受基督为个人之救主便获得了赦罪而来的平安。整个过程继续到午夜，他们以由衷的赞美结束。

第二天，来自怀爱伦的信到达W.W.普莱斯考特的手中。因为他的缺席，普莱斯考特夫人决定将信的部分内容于第二天在教堂里向学生宣读。一些短语似乎有力地压缩了福音：基督徒是一群“得了不配得之恩典”的人。怀爱伦写道：上帝的永恒之爱是一件“免费又永恒的礼物。”所宣读之话语的奇妙能力抓住了年轻人的心。这对于全体教职员而言，是在学术课程中更好的工作要被做成的证据，他们选择继续进行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在这期间，“有四十到五十人实际地实践了他们基督徒生命的第一个开始。”在小礼拜堂中有350个学生，300多人参加了会议；‘有五十人或更多人同时起立。’在结束的时候几乎全体学生都参加进来，结果有三十人受洗。然而，写给W.W.普莱斯考特的信中说，“没有兴奋，只有上帝之灵的深深感动被清楚地识别出来。”

复兴因为学生们开始分享他们的新发现经历而从学校传播到了伯特克里克市的社区。W.A.斯派瑟报告说“一种力求主为祂圣灵的倾注的精神已经成为信徒的财产了，”尤其是“学校和《回顾》办公室。”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经历一些被祝福的晚雨的雨滴！它‘等候我们的请求和接受。’”《回顾》标注说“这项工作不是任何复兴本质的特殊努力的结果，而是出现在最少期盼它的地方和心里，”当人们意识到“预言迅速地应验于我们的国家，时间已经到了大呼声的证据已经显现的时候。”它也标注出“同样的工作在这地方，尤其是密歇根州的很多地方继续着。更新不是被限制在任何一个地方的。”

W.A.科尔克德报告“主已经奇妙地祝福了祂的百姓，”而且“同样的工作似乎也传播到其它地方。”引用写于十二月初田纳西州的格雷斯维尔举办的会议的信，J.W.斯考尔牧师见证了老老少少接受的祝福：“我不能开始描述，只是它似乎比其它我经历的事更像五旬节。没有狂热和兴奋的精神，但它仅是

上帝之灵越过和在整个同在中一波又一波的荣耀和权能。”

W.C.威尔科特斯分享了一位在这些非常会议中转变的15岁的学生的信。他根据经历写信回家分享这个好消息：“父亲，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主……哦，我多么感谢啊！……我知道上帝的灵在上个安息日（1892年12月10日）以大能做工。晚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格雷斯维尔有了一些晚雨。”

从全美和全世界来的其它报告相继而来。H.W.赫德告诉了一些同时在田纳西州的史普林维尔举办的会议：“上帝的权能和荣耀比我以前任何看到的都更大，”他宣称。“会议的最后一部分是最荣耀的，持续进行到晚上。我们确实在这个美好的学院中有一些晚雨了。”M.C.威尔科特斯分享了从君士查丁堡远道而来的报道，展现了“上帝是如何为祂百姓工作的，主的灵是如何被倾倒在祂百姓身上的。‘当春雨开始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華求雨，……。’（撒迦利亚书10:1）”

复兴并没有停止在这个连接点上，但在12月17日—24日的祷告周中继续建立的工作，在这期间每夜的宣读被分享于这个地区的所有复临教会。在他们开始之前的几天，O.A.奥尔森写信劝勉各处的成员要“做出特殊的努力相见，如果可能，要在这个重要的季节期间参与最近的教会或复临信徒的团队。我们力求从主而为来的祝福在此时倾降于我们当中。”

在祷告周开始的那个晚上，O.A.奥尔森在十一月前分配并写好的宣读被分享给全世界的复临信徒。他呼召每个人要注意“最近的帐篷大会和其它的总会会议，”这都是“信息正在兴起的证据，而且它即将带着能力，使全地很快被它的荣耀照亮。”因此他们“应该力求并盼望上帝圣灵的沛降。”

在祷告周接近尾声之时，伯特克里克学院在寒假之前举办了最后一次小礼拜堂会议。在这个早晨，祷告服侍的W.W.普莱斯考特已经从他的西部之游返回了校园，感到深刻的负罪感并

需要为一些他过去所做的事公开认罪。普莱斯考特站在学生面前，从最近收到的证言中读了一小部分：“甚至在他读的时候就在泪中顺服，严肃的普莱斯考特坦率地承认了他过去对‘新亮光’——因信称义的不同反应。”虽然他已经悔改一年了，早前他不能直率地接受明尼阿波里斯信息，但是现在他悔改并被感动进入这个信息更深的层次中。

普莱斯考特稍后承认了他还不知道有这类似的经历：“我们这种有罪、悲惨及认罪以后的超越性的感受，及通过接受基督和需要祂那丰盛之帮助的感受，似乎临到了所有人的心灵。就个人而言，我还不知道有像那日一样抓住我的罪的恐惧，其他人也有同感。”普莱斯考特充满泪水的认罪结果，再一次使学生被感动并且“尽管假期要在那天下午开始，但是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学生们和老师们都认罪了，“而且上帝的灵已经出席见证了工作的品质。”在一个半小时的休息之后，“认罪和见证再次继续，最终结束于晚上10:15。”然而普莱斯考特坚定地认为“没有任何像狂热爆发或因上帝的原因带来的耻辱事件。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圣灵定罪的工作，但祂仍是安慰者。”

在祷告周之后，普莱斯考特写出一份关于已经发生在学院的所有事件的报告，并将之不仅分享与伯特克里克的全体教职，还分享与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并发送了一个副本给在澳大利亚的怀爱伦，普莱斯考特喜乐地见证上帝更新的幸运时期“从各个方面我们听到表明上帝以一种特殊的行动为祂的百姓工作的报告。我们正在得到振奋的勇气，我们正在每日祷告晚雨时节的雨。”

奥尔森也写信给怀爱伦，告诉她主是如何已经在伯特克里克“以我从未见过的行为”做工的。“在《回顾》办公室，在疗养院和学院中，大量的年轻人已经转向主并已经被转变

了。”然而奥尔森也和普莱斯考特一样得出了清楚的结论，表达了“没有特别的兴奋，只有深刻又诚恳的工作。教会也已经充分地教海并受到鼓舞了。祷告周是一个宝贵的时节。”

其他人也有同感。M.E.凯洛格写道：他相信祷告周的影响力，‘有晚雨的雨滴，‘会扩展到“很多读到和听到之人的心里和家里，直到丰富的雨滴倾降到其他欢喜为之预备的人们。”皮伯斯夫人宣布那是“今日与天使为那些从罪中得释放的人们”“在天国同乐。”“上一个仁慈信息的最后标注现在已经在全地被听到了，”她声明：“更丰盛的晚雨雨点正在落下。”

再一次，圣灵的沛降不局限于那些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R.C.波特分享了他在新英格兰的工作，并宣称“主的来临近了，所有的心灵都被更新了。主正在接近全世界所有的心灵。更新的雨滴，我们所盼望的晚雨，正在被我们看到。信息开始涌进大呼声。现在就是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然而，在南昌开斯特市学院的祷告周会议的文章中，波特也有确认“没有兴奋；只有圣灵对从相信之心中升起的祷告的回应的有效工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把他们的心交给了主……能在那里真的很好，当基督的灵甜蜜地降临到祂百姓的身上时，所有的心都被更新了，从不可言表的喜乐和充满丰盛荣耀的喜悦之心而来的颂赞和感恩归回那全部礼物的赐予者。”

W.S.劳瑞在田纳西州史普林维乐的祷告周会议上承认，他“从未见证过在会议的全程中圣灵如此倾降。”每晚的会议变得越来越好，他从未见过“整个会场显明伟大的自由：人们的认罪所带来的复兴。”

J.L.埃德加从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写信颂赞主“更新的时间真的来临了，晚雨的雨滴正降在祂百姓身上。”然而他报告有“一点兴奋”；当然啦，还有一种“严肃地力求上帝的感

受。”J.W.科利写下在明尼苏达州的奥瓦通纳市祷告周的结果，证明“上帝在晚雨时节降下雨来……父母们将自己的孩子们交给上帝，孩子们献身于上帝”的事实。

这些奇妙的事再一次不只发生在美国。牧师兼圣经教师G.B.思达从怀爱伦所在的澳大利亚发来报告，A.G.丹尼尔和其他出席澳大利亚总会年度会议之后的祷告周的工人们在墨尔本“出席很好，亮光和祝福进入我们的会议中，”思达回忆道。“我们经历了圣灵甜蜜又宝贵的影响力。”A.G.丹尼尔描述了怀爱伦以这周中几次如何讲话，在安息日她“就当时的义务以大能讲话……为了‘晚雨的沛将’而向主献上最诚挚的祷告。这些祈求被聆听，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关于这个时期，G.B.思达写信给A.T.琼斯，告诉他“怀特姐妹说自从明尼阿波里斯之后，我们已经进入晚雨时期了。”这样一个声明只是证实了包括A.T.琼斯在内的很多人已经得出的结论。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圣灵的倾降或大呼声和晚雨已经开始的声明，这些声明借着在很多生命中的复兴和革新而出现。一些从伯特克里克而来的同样的“领袖弟兄们”——选择了在几个月前不出席密歇根帐篷大会而没有“从祂圣灵的倾降”中得到益处的人——他们现在认为在伯特克里克的复兴是兴奋、极端和狂热的结果。现代历史学家吉尔伯特·瓦伦丁指出“尽管如此，在1892年12月的伯特克里克学院学生复兴时期，在教会领袖之间还是有大量的分歧。有着引人注目的内容和三十人受洗的结果的学院复兴被乌利亚·史密斯和其他人标注为不过是兴奋。这给工作带来了阻尼效应。”

来自疗养院的六、七十个参加学院复兴的人中，有一个叫J.H.凯洛格的，他认为它只是一段“非常兴奋和使人感动的时期。”他“不鼓励同样的努力”出现在疗养院，因为他“从未在这类型的工作中见过类似的结果。”

就在O.A.奥尔森出席密歇根州兰辛帐篷大会后，他悲伤地向怀爱伦表达了“他更希望看到居于负责地位的人[产生]深刻的兴趣”，比起他自己在工作的中心所成就的复兴和改革的工作更为高兴。”但怀爱伦会解释如此漠不关心的原因。在一篇发表于1892年12月13日的文章中，她表达了拒绝真理的可怕后果：

在第三位天使大呼声时期，那些被仇敌弄瞎眼睛的人们，那些还没有从撒旦的网罗中完全脱离的人们，他们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很难辨别来自天上的亮光，而且他们会倾向于接受错误的信仰。他们错误的经历会歪曲他们的思想、决定、提议以及他们的劝勉。上帝已经给出的证据对那些已经因宁愿选择黑暗也不选择光明而弄瞎双眼的人们将不再是证据。在拒绝真光之后，他们要创作所谓的“光明”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脚步；但主却称之为“他们自己兴奋的火花”。

第五章 一八九三年的牧长大会

尽管有一些处于关键领导地位的人有这样的消极反应，但圣灵的显明仍然持续到了重要的1893年。为期三周的牧长大会于1月27日开始，紧接着是从2月17日开始持续到3月9日，为期三周的总会会议。O.A.奥尔森认为即将来临的会议要成为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能是我们的人民有史以来举办过的最重要的会议。”因此它被期盼为“每个区会要派出一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坚持始终如一的完美的代表团，而且代表们也要出席牧长大会。”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多数教会领导阶层再一次与“大量的牧长和没有经验的弟兄们”一道出席并期望自己得到上帝久已储备的恩典和福惠。难怪奥尔森要求“我们各处

的人民都要为即将到来的牧长大会和总会献上特殊的祷告，让上帝的祝福大大地沛将。”

1892年8月，总会委员会选定了S.N.哈斯凯尔，J.N.拉夫伯勒，R. A.安德伍德，A.T.琼斯，W.W.普莱斯考特，R.C.波特，O.A.奥尔森和其他人，要他们给来自世界各地、聚集在伯特克里克的成千上万的复临信徒讲解以圣经为主题的课程。当时计划了两个日常会议，分别在上午和晚上。在这期间，两个圣经课程会在牧长大会的每个会议上进行。晚上的会议将继续贯穿大会和在六周聚集一起学习圣经期间的所有重大事件。

在千里之外的澳大利亚，怀爱伦思想着北美和即将来临的总会大会。总会领袖、代表、牧师、出售圣经的领导、圣经教师 and 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非专业人员将聚集在这次最重要的会议中。怀爱伦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想把上帝的劝勉带给复临信徒领导阶层的广袤聚集之前，于是她告诉E.J.瓦格纳她受感动写下并寄给美国一份“大约200页（超过400份复印本）的事件手稿”。该材料的“一大部分在总会中被引用。”

因此，在怀爱伦缺席时，上帝的声音通过预言之灵在工作中心的会议中被宣读和听到。在六周之中，全部的证言被宣读了好几次，每一个讲员都在他们的圣经课程中有大量的现代真理劝勉。S.N.哈斯凯尔报道说“在会议中，证言被使用多过我认为的，就好像你在这里说话一样。很多人已经被转变。[从]这个城市来的一些人几乎不听证道。他们被自己的罪定罪而且他们得不到安息，直到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上帝，然后到他们的邻舍那里告诉他们主为他们所成就的。”

1月27日星期五的早上，牧长们集合在密歇根州伯特克里克市的临时帐篷中，有300多人首次出席。尽管乌利亚·史密斯已经被指派带领“圣经研究”课程的第一个系列，然而在大会开始之前不久他就辞职了，S.N.哈斯凯尔被任命取代他的位置。现

在哈斯凯尔开始了他关于个人学习圣经的重要性的课程，不是“找到反对他人的论据”，而是“为自己的益处接受上帝的话语。”J.N.拉夫伯勒接着围绕早期复临运动史的前后，并以预言之灵为开场白，讲述了“要特别思想它们在信徒中所产生的合一的影响。”1893年以这两个主题开始的牧长大会和总会真是太合宜了。

在开始的那个周末，应总会委员会的要求，W.W.普莱斯考特有机会向在伯特克里克市充满临时帐篷的听众宣读最近收到的来自怀爱伦的证言。怀爱伦正在力求唤醒伯特克里克教会成员，明白他们有支持全世界传道努力的责任。而不是为会堂花钱买昂贵的管风琴，他们应该在其他地区奉献款项建立教会，比如像只有一间会议室的澳大利亚这样的地区。诸如“在耶稣里的”现代真理信息必须传向全世界，上帝正在呼召成员们付诸行动：

在伯特克里克的弟兄们和姊妹们，在你们面前有宝贵的真理，我请求你们想想那些需要听到救赎之爱信息的很多很多的生灵……

那些已经长久相信的人们，正如在伯特克里克的人，当他们于真实事件的表现中知道了国外工作的大量需要时，怎么能越来越多地扩展他们自己的享受呢？……

全地即将被上帝真理的荣耀所充满。主不会在警告信息更明显地声明之前结束查验时期……然而工作要在公义中缩短。基督的公义信息要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被人们听到。这就是第三位天使工作要结束的上帝的荣耀。

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睡着了吗？麻痹了吗？那已经以新的、一道又一道地照耀清楚的光线，会感动他们付诸行动吗？你们已经长久盼望的奇妙又令人惊奇的事件即将发生在人子带着权柄和大荣耀驾云降临的事上。现在请问，你们准备好吹出

一定响声的号角了吗？你们知道自己是与上帝联合并活在祂的面光之中吗？……

主就要来了；地球历史的场景在迅速地谢幕中，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已经在焦虑中等候与人类代理者联合而推进这工作。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表达的话，全天庭都在等待人类与神圣媒介在拯救生灵的工作中合作，等的都不耐烦了。

正如怀爱伦所常做的一样，她再一次把末时事件和大呼声与照耀教会的基督的公义之信息连接起来。

在1月30日星期一上午，W.W.普莱斯考特开始了他的系列演讲，主题是“赐圣灵的应许。”自从主题分派给他，他就一直在想如何能够“以一种最实践性的方式让人领会。”他的计划是“由接受圣灵的简单步骤开始，当圣灵被接受时，祂会用我们可以学会的任何一种方式教导我们更多关于祂的内容。”

在他的演讲中关于晚雨的部分，普莱斯考特读了启示录18:1,并引用了怀爱伦1892年11月22日在《回顾》发表的文章的部分内容，在文章中她准确无误地确认了大呼声的开始及圣灵的倾降——晚雨的时间。“大呼声和晚雨是一起的，”普莱斯考特宣布。“当时间到了大呼声的时候也就到了晚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求它……主已经长久等待要赐给我们圣灵，他甚至等的都不耐烦了。祂还得等多久？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主为祂的百姓做伟大工作时却转向五旬节了。但是现在有一项比五旬节更伟大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些在这里的人会看到。就是这里，就是现在我们要胜任的这项工作。”

普莱斯考特也从《史略》中读了一些内容，其中怀爱伦声明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并声明“纵容一个人犯罪会带来软弱和黑暗，使人屈服于猛烈的试探。”在如此表达的亮光中，普莱斯考特劝勉说，“我们必须克服罪的倾向，否则就不会得到晚雨。那要以荣耀照亮全地的光已经开始闪耀。这对我们有

什么实际的意义呢？那意味着震动时期就在这里，而且上帝要将祂的百姓分别出来，那些没有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人们将不被允许参与到大声开始后的上帝的任何一项工作中。”

第二天早上，S.N.哈斯凯尔在他的圣经学习中同样引用了怀爱伦11月22日的文章中大声的表达。哈斯凯尔指出“注意‘每个人向别人传讲警告信息之后发生的事，要高举耶稣，要向这世界展现出祂的样式，如同象征中的影儿，如同先知预言中所显明的，如同给祂门徒的课程及奇妙神迹中公诸于众的人子的工作。要研究圣经，它们是为祂作见证的。’我想知道圣经有多少被留在外边。”哈斯凯尔知道，如果他们要接基督到他们的心中，祂就会在他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源泉，直涌到永生。我们要准备，要研究圣经，这是启示的灵告诉我们的，它会让我们在即将来临的风暴中站立得住。”

那些参与传道性的社会机构的人们不仅会从各类发言人那里被提醒大声的开始，还可以通过这在伯特克里克教会定期的出版物得知。例如W.A.卡勒德，于1月的《家庭布道》的编辑中提到在《回顾》中怀爱伦的同一篇文章，并发出了具有深刻见解的问题：“为什么大声以‘为我们工作’开始，却不是‘从我们的工作’开始呢？为什么它以‘基督公义的启示，罪的救赎者’开始，正如怀特姐妹在《回顾》1892年11月22日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而不是由我们向全世界发出巴比伦倾倒的呼喊呢？”卡勒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引起今天我们的关心：“但是答案很简单。主看到我们自己在做祂计划要我们做的工作之前需要装备。祂看到在我们用圣灵的能力和演示向他们传讲永恒的福音之前，我们需要知道福音——上帝拯救的大能——究竟是什么。”

在星期二的晚上，W.W.普莱斯考特在他的演讲中介绍了一个新的观点，可能对大会和总会成为消耗一切的主题——一个

不仅在他的演讲中也在其他演讲者的演讲主题中。当普莱斯考特开始他系列中的第二个演讲时，他指出基督已经如何为祂的工作被圣灵恩膏或盖印，因为祂“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希伯来书1:9）。然而恨恶罪恶没有阻止基督来罪人的地方要做的工作。现在，在这确实结局的时间中“圣灵特别的倾降”或盖印时间，“我们想要知道是什么使它不能立即发生，”普莱斯考特问道。“我说，是罪的出现和犯罪的行为；就是这阻碍，”他回答。

但是普莱斯考特也确定“我们若靠自己离开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但上帝可以做到；上帝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但是他不会违背我们的意愿而除去我们的罪。当祂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时，祂想要除去那罪，我们必须同意，否则罪不会被除去。”现在普莱斯考特转向使徒的经历和他们所学的教训：

使徒们为这种倾降作了怎样的准备？让我们来读关于它的确切表达：

“在五旬节的祝福来临之前，使徒们祈祷了十天。为要引领他们理解有效之祈祷的意义，越来越接近上帝，承认己罪，在上帝面前自卑，用信心抓住耶稣，并变成祂的样式。”——特殊证言卷二19页。

现在请你思考。这些使徒与基督在一起三年半，在祂复活之后见到祂，与祂同行共话，还没有接受圣灵，甚至在祂升天之后，在这特殊的祝福来临之前，进行了十天的认罪和悔改不是为了那祝福消耗。

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现在我们要对自己说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全部环境中最坏的特性是老底嘉信息的内容，最糟糕的是我们看不到。现在，如果我们看不到，就让我们接受上帝的话语，也照着它的原话说，让我们就这样继续。我们已经犯罪作恶，在我们的人性中没什么好的方面。让我们日复一

日地借着悔改和认罪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仁慈和宽恕地靠近我们。现在这就是我想要特别思考的重点，为什么上帝之灵的特殊倾降没有临到祂的百姓，其原因就是他们必须悔改，还有就是他们要切慕祂。

普莱斯考特旨在引导他的听众注意老底嘉教会的新角度可能成为1893牧长大会和总会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在我们继续进行普莱斯考特的演讲之前，我们需要再次回顾老底嘉信息的含义以及它适用于复临信徒的哪个时期。

老底嘉信息

老底嘉信息适用于安息日复临教会的理解不是一件新事。早在1852年和1863年、教会官方组织成立的前几年，上帝就引起祂百姓对此信息的注意。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的几年，老底嘉信息被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应用于守星期日的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但是当怀爱伦表明那是个人问题时，这一切开始改变，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是“冷淡又拘谨的，就像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他们只有一小段时间被分别出来。这些话与老底嘉教会相连，全面地描述了他们的现状。”

在1856年7月，雅各·怀特最后一次表达了对启示录3章中第六个教会的非拉铁非教会的观点，描绘了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的光景。通过那年夏天的一系列事件，他也开始意识到第七个教会——老底嘉的事实更为适用。他通过《回顾》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甚至把启示录3章中“真实见证人”的耐心敲门与雅歌书第5章“亲爱的”联系在一起：“‘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中有很多人亲爱的主为我们的益处所给予的责备和警告是多么粗心啊！祂已经被我们轻视并关在外

面，直到被夜间的露水滴湿。哦，向祂打开你的心门吧。让你刚硬的心在祂面前破碎。哦，让祂进来。”

怀爱伦注意到，自从1844年以后，在同一个夏天有一种改变已经克服了“伪称自己是上帝特殊的百姓。”她看到“与世界合一，不情愿为真理的缘故受苦……[和]极其缺乏顺服上帝的旨意”是这个问题的原因。她甚至在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民和正在寻找快来的应许之地的复临信徒之间做了对比。1857年2月，怀爱伦见到第一个关于老底嘉信息与复临信徒的异象。他们“目前的冷淡”是由“属世的情感、自私和贪婪，”错误的发现和教会命令的缺乏引起的。

在1857年11月，怀爱伦展示了她至今关于老底嘉信息最广泛的异象。她展示了两组人——那些积极力求悔改和洁净的人们，与那些疏忽冷淡的人们。这阐明了对老底嘉信息的两种反应，从而在上帝的百姓中产生震动：“我问我所看到的震动的意义，便蒙指示，是因为对老底嘉信息的不同态度所产生的一连串见证……某些人不会承担这连续的见证。他们会兴起反对。这样，就会在上帝的百姓中间引起摇动。”当怀爱伦问是什么使得在苦恼中祷告的人们与那些穿戴盔甲说出“还有极大能力的真理”的人们之间产生改变的，天使回答：“‘是晚雨，从主的临格而来的更新，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因此，那些把老底嘉信息接入心中并悔改的人们，他们自己通过晚雨和大呼声的信息而领受能力和光照。那时的他们还不能向世界传讲大呼声的“连续真理。”这会带来末后事件和基督复临的迅速应验。因为所有的末后事件都取决于对老底嘉信息的回应，这无异于真实的悔改，怀爱伦宣布这是“教会悬而未决之命运最严肃的见证。”

在1856年和1857年期间，教会对雅各·怀特的文章和怀爱伦证言的回应，使生命发生了改变。从遍及小教会的信到《回

顾》的编辑办公室，大家都承认信息已经传至家中了。一场大有能力的复兴已经通过复临界开始蜂拥而至了。在1856年11月至1857年12月之间，关于老底嘉信息的348篇文章、证言、及编辑过的报道——大多数出于无经验的成员——涌现在《回顾与展望》中，考虑到那时只有2500名成员组成了全教会，怀爱伦表述“这个信息影响人心，并会引人到上帝面前表现深刻的谦卑。天使们被差派到各个方向去为真理预备不信的心灵。这就引出上帝开始兴起祂的百姓熟悉自己的取向。”因此，复兴开始在其他区会所在的大量城市和城镇爆发，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天使们在为大呼声的信息预备人心。

可悲的是，复临信徒没有与上帝的运动同步。在1859年怀爱伦热烈地表达了“老底嘉信息在上帝的百姓中还没有完成热心的悔改，而这正是我期望看到的。”这个信息也适用于他们当时的状况，它还“没有完成一项更伟大的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刚硬。”上帝已经为此信息成就这项工作给出两年多的时间，结果是什么呢？

那久已向耶稣关闭的心，必须从罪中洁净。这个使人畏惧的信息会做成这项工作。当它第一次出现时，会引领那关闭查问的心。罪会被承认，上帝的百姓会走到各处。早先所有人都相信这个信息会在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中结束。但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带有能力的工作在短期完成之时，很多人推动了这个信息对他们的影响。我看到这个信息不会在短短几个月中完成它的工作。它被设计就是要唤醒上帝的百姓，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倒退，并带来殷切的悔改，这样他们就会满足于耶稣的临格，并适用于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如果真实见证者的劝勉已经被完全注意到，那么上帝就会以更大的权能为祂的百姓做工……

很多人的感动源自感觉，而非原则和信心；但这个严肃而

可怕的信息搅扰着他们。它在他们的感受中运行，并激起他们的惧怕，但是没有完成上帝设计好要它去完成的工作。上帝察看人心。以免祂的百姓被自己的状况蒙蔽，祂给他们时间让兴奋逐渐消逝，然后证明给他们看自己是否顺服真实见证者的劝告……那些达到每一点，并在每次试验中站立又得胜的人们，值得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真实见证者的每一个劝勉，他们将会得到晚雨，并因此适应于转变。

1868年怀爱伦悲叹“忧郁的长夜，”然而也意识到上帝在祂的迟延中的慈爱，因为“有很多人被发现还没有准备好。上帝不愿意祂的百姓毁灭，已经成为长久迟延的原因。”但这样的说法既非责怪上帝的迟延，也不否认上帝呼召老底嘉要在祂复临之前悔改。事实上，没有注意到那个呼召，是祂的百姓永恒命运处于危险中的确切原因。如果祂按时来到，活着的人会有多少可以得救呢？

1873年，怀爱伦通过《回顾》发表了关于老底嘉教会的一个四部分的系列文章。她宣称真实见证者的信息没有完其目的。人们继续沉睡于自己的罪中并质疑为什么证言持续地斥责他们的倒退的罪：“我们爱真理；我们正在成功；我们不需要这些警告和证明的证言。”但是这个回应展示了为什么上帝的百姓在属灵瞎眼状态的更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得到纠正。很多人已经轻视了给他们的证据和警告。真实见证者定了上帝的百姓冷淡的罪，这使得撒旦在这等候、观察时期有机可乘。”

怀爱伦得蒙指示：“对警告、鼓励和证明之证言的不信”是“光从上帝的百姓离开的原因。”她鼓励牧长们不要否认老底嘉的信息，这不是一条平安的信息：“主不对他们说，你是对的；你已经忍受了惩罚并证明你从未被欺骗；你已经不必因严厉而气馁了；你不再为你已经被指责的错误和罪而感到有罪了。真实见证者宣布，假设你在需要一切的时候，你真正在成功

的状况中就好了。”

尽管老底嘉的状况是一个独特的弊病，它还是有团体的分支。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要经历小病的症状。再没有比在伯特克里克工作中心更能注意到的了。在1875年怀爱伦描绘了这样的情况：

如同人的心脏将血液送到全身的各部分一样，这个地方的管理也是如此。我们教会的总部，影响着信息身体的全部。如果生理上的心脏是健康的，那么从它流到各部的血液也是健康的；但如果基础是不洁净的，那么整个有机体就会因为这至关重要的流动的污染而生病。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工作的核心变得腐败，整个教会在它的各个分支和利益上都会分散到各处，遭受恶果。

撒旦的主要工作是在我们信心的总部。他毫不费力地使人在他们负责的职位上堕落，并说服他们在自己的责任上不忠。他把自己的怀疑和嫉妒暗示给那些有信心为上帝工作之人的意念中。当上帝正在考验那些助手，并预备他们适应他们的职位时，撒旦正极力地欺骗并引诱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仅毁了自己，还会影响其他人做错，从而使这伟大的工作受损。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用尽一切手段为要寻找可以动摇上帝百姓之信心的方法，使他们不顾那警告的声音和上帝所设计洁净教会的方法。这是撒旦削弱上帝百姓对证言的信心的计划。

正因如此，老底嘉信息被指向了“教会的天使”——领袖，他们的反应和影响会弥漫整个群体。正因如此，撒旦竭力要转移真实见证者的工作，即在伯特克里克工作的中心所临到上帝子民的。最令撒旦愤怒的莫过于余民教会，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并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即预言之灵（启示录12:17；19:10）。

1882年，怀爱伦再次得蒙指示，“不信证言”一直在稳定增长

“因为人们远离上帝。这已遍及我们整个行列，整个领域。”法利赛主义在19世纪70-80年代蔓延至教会，通过对律法的一个错误防护进入，因此律法和福音都被腐蚀了。1886年，怀爱伦被警告“试验时期临到我们，更大的罪恶将成那些在上帝的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之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的法利赛主义的结果。”1888年，她宣布“法利赛主义已经在伯特克里克的帐篷工作中发酵了，第七日复临信徒的教会已经受到影响了。”

这样的状况必然会继续延迟基督的复临。1883年，怀爱伦回顾了1844年大失望之后的四十年和上帝已经交付祂百姓“要在地上完成的”工作。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赐予我们，信徒的思想转向了基督在圣所中的赎罪工作，安息日改革被发扬，世界通过大呼声被警告，上帝的百姓通过对真理的顺服被洁净，使他们能够在基督来时毫无错误地站立得住。但现在已经长久地延迟了，却不是上帝的责任：

复临信徒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已经很快重拾信心并团结一致地跟随了上帝公开的旨意，得到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圣灵[晚雨]的能力而向世界宣布[大呼声]，他们应该已经得到上帝的拯救，主已经与他们的努力一起大能的做工了，工作应该已经完成，基督已经在此之前降临并得到祂的百姓，给他们奖赏……

四十年的不信、抱怨和指责，把古以色列人关在迦南地之外。同样的罪，使现代的以色列人站在天上迦南的入口。在两个事件中都不是上帝的错。主的百姓公开的不信、世俗心、不圣洁和冲突使我们停留在这罪恶的世界中并悲伤多年。

1844年，怀爱伦再一次将她的读者导向“古以色列的历史”作为“复临肢体过去经验的惊人解释。”她再一次指出：如果一场联合的复临运动已经接受了上帝的亮光和能力并向世界宣扬了警告的信息，那么，基督“早已来救赎祂的百姓

了”。她在1888年春天出版的《善恶之争》中重复了同样的想法。但主已经预备好要在1888年之前完成工作的事实，并不否定祂藉琼斯和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所发布之信息的必要性。他们的信息是给老底嘉最后的信息——晚雨和大呼声信息的开始。如果祂有自愿的信使，上帝会更早地发送这信息。重点是：这道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信息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信息。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所传达的信息，不慌不忙地同一时期到来，并且在基督复临之前，这信息再临到复临信徒时也会是一样的。这信息是被包括在呼召老底嘉的悔改之中的。

因此，1888年主“在祂伟大的仁慈中通过瓦格纳和琼斯长老向祂的百姓发送了一条最宝贵的信息。这信息将要在全世界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高举祂为全世界的罪所做的牺牲。它呈现了在中保里面的因信称义；它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会表显在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上。”但怀爱伦也定义了因信称义是“上帝将人的荣耀置于尘土，并为人做成人无力为自己做成的工作。当人看到自己的虚空时，他们就被预备好穿戴基督的义了。”难怪撒旦“不愿意这个真实被清楚地呈现；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们完全得到，它的权力就会被破坏。”所以通过对预言之灵中的证言的法利赛态度、冲突、不信和怀疑，撒旦在教会的老底嘉状况中俘虏了她。

在1888年12月，就在明尼阿波里斯会议之后，怀爱伦再一次坚持“老底嘉信息适用于当时上帝的百姓。”对上帝所有劝勉的漠不关心，对真理丧失了热心，而且忽视“包含在‘证言’中的亮光”是一部分原因。但当她在1889年的夏季帐篷大会中继续导引人们注意老底嘉信息时，她将神性的补救与明尼阿波里斯信息连接在一起。

到1890年8月，在因信称义的信息争战几乎两年之后，她表达了教会中普遍衰退的状况：“自从明尼阿波里斯之后，我

已经前所未有的看到了老底嘉的错误，我已经听到主对那些感到满足之人，那些不知道他们属灵缺乏之人的责备……就像犹太人，很多人闭上眼睛免得他们能看见。”上帝已经允许光照耀在复临阵营之中，但那些“自称相信真理的”人们不按其行事，还有那些“轻视神圣荣耀”的人们就像愚拙的童女一样。现在，真实见证人的呼召比之前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教会的状况被愚拙的童女代表，也表达了老底嘉的状况……

那些意识到他们需要向上帝悔改和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会有痛悔的灵，为自己抵挡主的灵而悔改。他们会承认自己拒绝从天上和藹发给他们的亮光的罪，他们会弃绝那使主的灵忧伤受辱的罪。他们会自卑，并接受基督的能力和恩典，承认警告、证明和鼓励的信息。

1891年12月，怀爱伦到达澳大利亚之后不久，她再一次发声，把上帝的百姓指向他们已经被给予的崇高呼召：“耶稣寻找你我，不是因为我们是祂的朋友；而是因为我们与祂疏远了，不慌不忙，与上帝不一致了。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替我们死了。但祂应许要赐给我们祂的圣灵，我们就可以被祂的本性同化，变成祂的样式。”怀爱伦宣称那提供给老底嘉教会的补教会换来这些改变：“购买信心和爱心，我们救主宝贵、美丽的特性，这会给我们权柄，让我们找到通往那还不认识祂的人和冷淡、又因不信和罪疏远祂的人们的心灵的方法。祂邀请我们买白衣，就是祂荣耀的公义；还有眼药，使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分辩力。哦，难道我们不该向这位天上来的访客打开心门吗？”

在接下来一年的不计其数的信件中，怀爱伦继续坚持老底嘉信息是时代的信息。在1892年8月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信中，怀爱伦再一次因他继续反对A.T.琼斯和在《回顾》中发表的反

击文章而纠正他。她告诉史密斯“上帝通过给祂的百姓有信心又正直的牧师赠予他们伟大的祝福。”上帝正在加强这些报信员的能力“通过祂圣灵大呼声，不吝惜，要发声如同号角”地给祂的百姓一条坚定的信息“就是他们可以被唤醒，并自觉有罪，又使他们被引导悔改和革新。”但当这个信息被传出时，其他人就会做工“抵消上帝通过祂指定的代理人所做的工作。”

怀爱伦把史密斯的注意力引向真实见证者而结束：“我们应该留心于真实见证者的劝勉。当上帝的百姓在祂面前谦卑己心，又全心地个人力求祂的圣灵时，从人的嘴中就会听到在这圣经中所代表的见证，‘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个含义就是证据：史密斯仍在做工，以抵消琼斯和瓦格纳的工作与上帝已经通过他们传递的信息。回应真实见证者意味着悔改并接受祂的补救，这会引导人在它的完全中进入晚雨和大呼声。怀爱伦通过A.T.琼斯的手送信给史密斯，也复制了一份给了O.A.奥尔森。

9月，怀爱伦再一次发信给乌利亚·史密斯。这时她甚至更直率地提及老底嘉信息和它与明尼阿波里斯信息的联系：

上帝的话在因不信而关闭的心中有效地工作。报信员已传的信息是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启示录9:14-20,引用。]这个信息并没有像它应有的那样在信徒的意识和心中发挥影响力。教会真实情况将要呈现在人前，他们将要接受上帝的话不像由人发出的，而是上帝的话。很多人对待给老底嘉的信息如同它来到人们中间，如同它是人的话。信息和报信员都已经被那些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识别出并按其如同上帝的话行事的人们所怀疑。他们已经接受了上帝传给他们的信息，他们现在不应该在黑暗中……

由A.T.琼斯和E.J.瓦格纳给我们的信息，是上帝给老底嘉教

会的信息，任何自称相信真理还没有把上帝发散的光线反射到他人的人都应该悲哀。史密斯长老，你已经没有成见了，还有影响你并引导你去阻拦你们反对这些人所呈现的入口的报道；你就像高贵的庇哩亚人一样，研究圣经要看看他们的见证是否与它的结构一致，你已经站在了有答题卡的地方，应该在基督徒经验中向前很远了……

关于基督的公义和因信称义，有很多困惑的想法是你在对人和上帝所传的信息所处的位置的结果。但是，哦，耶稣长此赠予你最丰盛的祝福……

老底嘉信息已经被听到。拿着这信息的每句话并使之在上帝旨意所打开的各地被人听到。因信称义和基督的义是在这糟糕世界要呈现的主题。哦，你可以向耶稣打开你的心门！

怀爱伦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琼斯和瓦格纳已经传递了意味着打开天上水闸的信息。如果它被领袖和一般人接受，那么它就会传向全世界。两周之前，怀爱伦在一封处理他们当时生活的值得纪念的时间的信中做了类似的表达。在引用了启示录3章之后，怀爱伦开始表达对悔改的极大需要，甚至表达了通过上帝所派的报信员，祂就站在门口敲门：

当我们想到我们曾经给世界怀疑基督教真理的机会时，我们实有严肃悔改的必要。就像那些已经拥有伟大亮光的人们一样，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比任何人都有更大的罪疚感……

这些警告和邀请不该继续被漠视。上天的货物已经供给我们的教会……

穿戴你自己的自以为义你以为自己完全了，行走在你自己点燃的火花中，你看不到自己品格上的缺欠。你需要天国的织机所编织的衣袍，好使你在上帝的日子不至于赤身露体而感羞耻。你正生活在罪疚和自欺中，因为你使自己远离了光和上帝恩典的丰富宝藏库。当你贫穷时，你幻想自己是富足的。你的

整个人生是一个谎言。

打开你的门，天国的商人说。召唤已经几乎无用了。心里的每个裂缝封闭已久。自满的老底嘉已经把耶稣关在门外了。世俗心、自以为义、骄傲和不冷不热已将生灵长久捆绑在不信的锁链下，现在当救主的声音通过祂的报信者传来，心灵的责备和顽固都加深了他们的罪疚感。穿着他们不值钱的自以为义的衣袍，在被告知他们赤身露体时他们感到羞辱。救主的声音被听见了，“看哪，通过我委派的报信员我站在门口敲门。”你会让祂进去吗？你会打开心门，接受基督那神圣、软化、征服人心的影响力吗？你会继续关闭心门而拒绝祂的爱和祂恩典的丰盛吗？撒旦会在你可怕的一无所需的欺骗中成功吗？

当1893年总会会议近在眼前时，怀爱伦再一次力求把牧长的注意力引至老底嘉信息。“我们确实生活在末后的时期和危险中，”怀爱伦以此开始她长达十五页的信。用心寻找真理继续被“教会的冷淡越过。”现在，“我们教会的唯一希望是悔改并做起初的工作。”她恳求“弟兄们应该聚焦在[1893年]总会要留心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他们瞎眼的状况多严重啊！这个主题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带到他们的注意中了，但你们心灵状况的不满足还不够深刻和痛苦，还不能做革新的工作。”现在怀爱伦再一次转向明尼阿波里斯信息和报信员。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态度？我们将引用这封信中的一大部分：

我问，在我们中间的争论和冲突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教会和机构中所发现的完全不像基督的严厉、残酷的精神是什么意思？我心中常有悲伤，因为我已经看到琼斯和瓦格纳长老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多么容易被人批评啊。通过他们在过去几年所做的好事是多么容易被很多人忽视啊，多么容易看不到上帝通过这些人所做工作的证据啊。他们猎取一些事来定罪，他们对这些热心从事主的工作的弟兄们的态度，展现了他们心中

的憎恶和怨恨。这些心灵和意念所需要的是上帝改变的大能。停止用怀疑监视你的弟兄。……

很多人已经被说服：他们因拒绝真光而使上帝的圣灵担忧，但是他们不原意向自我死去，并拖延了谦卑己心和承认己罪的工作。他们不承认上帝所发的或从天而来的指导，直到不确定的阴影都被消除。他们没有走进光中。他们希望用比认罪更轻松的方式走出困难，撒旦抓住了他们、试探他们，而他们只有微弱的力量去抵挡它。

证据是多而又多的，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顽固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心中的弊病，因为没有证据可以满足他们。怀疑、不信、偏见和顽固，杀死了他们心中的爱。他们要求完美的确保，但这与信心不能并存。信心不在确定中，而在证据中。示范不是信心。

如果照耀在明尼阿波里斯的光线被允许将它们的说服力用到那些采取反对光的立场之人身上，如果那时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道路，并将自己的意志屈服于上帝的灵，他们必会得到最丰盛的祝福，使仇敌失望，并如忠信之人站立，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确信。他们就会拥有一次丰富的经验。但自我说：不。自我不愿意受伤。自我要争夺主权。

其中的每一个生灵都要在他们跌倒的地方再次受试验。他们对审判的认识不那么清晰了，顺从少了，对上帝和弟兄的真实的爱比在明尼阿波里斯受试验和考验之前少了。他们在天上书卷的记录中现出亏欠来。自我和激情发展为可恶的特性。

从那时起，主已经在亮光和拯救的信息中给出了很多的证据。再没有温柔的呼召，没有更好的机会，可以给他们，让他们去做本该在明尼阿波里斯完成的工作了。光已经从一些人收回了，从那时起他们就行走在自己点燃的火花中。无人知晓忽视上帝圣灵的呼召，其结果究竟为何。

时候将到，许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为要获得一个听到他们曾在明尼阿波利斯拒绝的呼召的机会。上帝曾感动人心，但很多人屈服于另一种灵，就是那从下面来煽动他们激情的灵。哦，唯愿那些可怜的生灵会在永远太迟之前做彻底的工作。然而，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拥有更深的体会了。

第六章 留心真实见证者的劝勉

1893年1月末的那个星期二晚上，当W.W.普莱斯考特站在伯特克里克临时帐篷中聚集起来的人面前时，老底嘉四十年的历史呈现在他面前。很多怀爱伦于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和之后所写的关于老底嘉的信息的材料都是通过普莱斯考特的手传出，并且这些信息也不止一次地带领他认罪悔改。在那整个历史和它的上下文的光照下，普莱斯考特现在将继续呈现他关于圣灵的应许和留心老底嘉信息的系列演讲。

普莱斯考特感到那天晚上他能带来的唯一的信息就是为他和在场的每个人“开始用谦卑的灵和深深痛悔的心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有罪，并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他们已经来到

了“光已经照耀，那是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光”的时刻，只有那些已经“从罪中洁净了自己；也就是已经悔改了他们的罪，而且上帝已经除去他们的罪”的人们才被允许参与到结束的工作中：

我不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但我确定，有时在我看来似乎会有什么东西或事情使我们意识到上帝如何看待罪，如何看待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拒绝了圣灵的警告和祂所差来的指导并祂再三传给我们的证言：“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去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警告已经发出很多年了，悔改！悔改！悔改！但是我们没有留心这个证言，反而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然而我要说，如果有一个贫穷的团体，那就是她了……

现在我完全知道我在以伟大的正直说话，但我说这话并非没有经过思考和祷告。我相信我所说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你的心灵的信息。我说，是我们该发热心并悔改的时候了，愿上帝圣灵的特别沛降临到我们却不毁灭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当作需要热切祷告的事，我说它简直就意味着临到你我的是死亡……

我们不能参加了这样的聚会、学会和大会，过后就度着悠闲的生活。这是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恳切战栗的时刻……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与这次聚集相关的一项个人工作要做，那意味在上帝面前严肃地用心力求，接受祂的话语并悔改，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这能力……

我很享受聚集的时间，聆听这些指导以及对上帝话语的解释。我非常喜欢。但我告诉你，我们可能在这里来来往往，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然而却没有明白上帝对于这个时代的旨意。

他们的确正生活在严肃的时期。普莱斯考特一结束他的

演讲，A. T.琼斯就再一次提起他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主题。他继续展现在美国的为兽树立一个像的运动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启示录13,14章）。就在1892年的这个建立兽像的事件发生了，可以确认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开始发声了。他们为什么不能总结出“大呼声就是现在呢？”

琼斯以引用怀爱伦在前一年夏天写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信结束他的证道：“假设注意力应该从观点的每个区别转移，我们应当留心真实见证者的劝勉。当上帝的百姓在祂面前谦卑己心，个人全心力求祂的圣灵，就会从人口中听到如此的见证，正如在这节经文中所代表的——‘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将会有因上帝的爱而发光的面容，圣火沾过的嘴唇说，‘祂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在周四的晚上，普莱斯考特继续他在前一天晚上停止的话题，为要使众人确信他们需要彻底的悔改。就像和约伯在一起，也如同那些在五旬节聆听门徒讲话的听众一般，“耶稣基督那荣耀圣洁的一瞥，”带来了一种对有罪之自我的憎恶。上帝的仆人以斯拉也一样，他在带领以色列民时感到了罪疚，就真诚地为他们的罪和他们民族的罪祷告。但是在1893年那些聚集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受教：上帝的仆人们“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華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辱。”但在我看来，我认为在我们可以这样做之前，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哭泣。查看过去三四年的记录和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再看看我们现在所站的立场。上帝已经以显著的方式对待了祂的百姓……当上帝在这里赐给我们祂的话语并且现在他不耐烦地等候我们时，我们该做什么呢？祂等待树木结果等了多久了？祂等了三年，不是吗？那么祂打算把树砍掉吗？不。祂

说再等一年，如果它还不结果子，就砍掉它。上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把这光和指导及责备传递给你和我多久了？算一算，四年了。这是明尼阿波里斯之后第四年了，来到第五年了。

现在，我说，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极其严肃的事情，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我只能发自肺腑地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对我们而言可怕的、庄严的时期。上帝已经等待并赐下责备，等待并赐下责备——四年了……

我没有催促任何人的意思。但我感到尽可能以最朴实的方式陈明这些事情是我的义务，让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祂自己的工作吧。这是我能做的一切……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们最简单的事实：当我说如果上帝今晚让额外的圣灵之光照进我们的心灵，我们回家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悄悄地睡觉并以这事为平常。

普莱斯考特温和地带领他们回想明尼阿波里斯，使他们想起如同民一般的罪悬而未决在他们以上。他们会感知到处于危险中的全部含义吗？他们会为延长的悔改时期而感激吗？普莱斯考特劝勉大家现在不是说，“‘主啊，如果我已经犯罪，很抱歉’”的时候。“现在，当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犯罪了。那我们来到祂面前说：‘如果我犯了罪’就是对高天之上的上帝的羞辱。如果我没有犯罪，祂就成了说谎话的，因为祂已经告诉我说我已经犯罪了。”

把这种以不情愿的态度所作的悔改的祷告和但以理的祷告作个对比，普莱斯考特热切地宣布：“那被主深爱的，有主给他特别的话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在他的祷告中你找不到有‘如果’。根本没有。”但以理坦率地承认了他的罪和他同胞的罪：“‘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普莱斯考特对比了但以理承认以

色列民忽视旧约先知的警告的罪和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的表达：“‘一些人批评信息和报信员。他们甚至敢拒绝通过祂的灵从上帝而来传给他们的信息。’”

这样的表达使普莱斯考特总结：“在我看来，事实是我们已经对关心或忽视这些事的想法变得如此习以为常，当我们的兴趣是在危险之中时，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上帝的话语和祂的信息的圣洁的感受。忽视上帝的话语和信息是一件可怕的事；然而我们已经习惯如此。为什么？因为罪在那里，因为上帝没有立刻让不幸临到我们，我们就忽视了这些警告。”

对那些可能会问他们应该承认什么罪的人，普莱斯考特引用了《传道良助》中的一段话：“‘我们正如要为罪负责一般，我们可能会通过责备、警告和行使家长权或牧师权而检查别人，好像我们会因自己的这些行为而有罪疚感。’”这样的表达几乎使普莱斯考特从椅子上掉下来：“如果上帝对我们没有怜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什么？我们必会与以斯拉同说：‘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上帝仰面’不是吗？”普莱斯考特忠实地呼吁复临教会的领袖们要注意以斯拉、但以理和以西结为他们和他们民族的罪献上的悔改的祷告。上帝不也呼召祂的老底嘉余民献上如此的祷告吗？

2月4日安息日，S.N.哈斯凯尔在伯特克里克的临时帐篷讲道，题为“挤进它最大的能力”；迟到的人甚至使用楼梯为“安身之处。”在会众聆听救赎计划的信息时，哈斯凯尔“用他平常的自由和能力”讲话。说到与当时的世界分享那福音信息的责任时，哈斯凯尔声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上帝圣灵沛降的时期。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是将福音传到地极。”在宣读了怀爱伦证言的一大部分之后，哈斯凯尔宣布：“弟兄们，我们正生活在自亚当堕落之后最严肃的时期，世界历史要结束的时刻，问题就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扮演怎

样的角色呢？……我们还没有得到祂想要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心里必须有一个改变，不然我们永不会进入天国。”

安息日下午的一个满员会议由到访弟兄们、牧师们、未就任的牧师们和其他的工作人员组成，这个会议在临时帐篷的东附属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从两点半开始持续“到日落，以信、望、爱为特征的认罪和谦卑的见证充满了会场。”根据E.W.惠特尼写给她在科罗拉多的家乡教会的信，这次会议似乎是前几天分享的讲道和证言的结果：“当‘基督的义’成为我们必须通过信心拥有的义的教义在圣灵的能力和彰显中出现时，悔改和好行为的重要特征没有被忽略。”

M.B.杜菲就安息日的会议声明，“上帝的能力出现了，从演讲的内容中我们相信当这些弟兄们回到他们各自的禾场后，他们会接受主的灵……我们确实正在伯特克里克经历五旬节的历史，并被现在正在下降到祂百姓的晚雨雨滴所更新。”

次日早上，哈斯凯尔继续他的圣经研究系列。在阅读了《回顾》中怀爱伦对圣灵的祝福要倾注在殷勤追寻真理的人身上的评论文章后，哈斯凯尔证明：“那么，弟兄们，如果我们失望又没有得到圣灵，谁会受责备？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因为我们停止了力求。”哈斯凯尔继续描述圣灵在五旬节是如何被赐给使徒们，以代替耶稣个人的出现，及圣灵倾注于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已经被赦免。所以，那就是晚雨期间：“上帝已经向祂的百姓应许了祝福。就是那些罪已蒙赦免并知道他们的救主有他们以前没有得到的一种完全的人们。这是上帝之灵的倾降。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第一步是心灵从罪中洁净。当心灵被基督的宝血洁净时，我们就会马上去完成上帝已经交给我们去做的工作。”

晚上讨论到144,000人和末后的一代人，R.C.波特广泛地引用了怀爱伦11月22日在《回顾》中的文章：“‘让每一个声

称相信主快的人前所未有的研究圣经；因为撒旦决意尝试每个可能的欺骗使生灵魂停留在黑暗之中，思想的盲目使我们生活在危险中。愿每一个信徒都以热切祷告的心拿起他的圣经，他们就会被圣灵光照而明白什么是真理，他会更多地了解上帝和祂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力求真理如同搜寻隐藏的珍宝，使仇敌失望。试验的时期正临到我们，因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开始了……。”波特劝勉他的听众把这样的劝勉存在心里：“我们应该向上帝祈求圣灵。我们不能在这次总会会议结束后又回到原处。我们是以热切祷告的心研究圣经吗？我们是不是在祈求上帝引领我们领袖的思想呢？如果没有，我们就处于危险的境地。大呼声‘已经开始了。’这难道不能唤醒我们吗？”

那天晚上，A.T.琼斯继续他关于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系列讲座。他使听众们听到他一直在向他们传讲的，他已经向那些“从未听过安息日复临教会”的人们传讲了同样的内容。它对比了五旬节的使徒们和围绕末后教会的现在的情形，琼斯挑战他们说：“我们应该与同伴聚在一起祈求圣灵。”他也提醒他们“当上帝的百姓单独全心地力求上帝时，从人的口中就会听到那话语成就的见证，‘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问题自然就来了：他们是在为圣灵的沛降祈求吗？

我们有主的话：祷告要每日上升。你的祷告在其中吗？我的祷告在其中吗？现在为带来那祝福所必需的最后的祷告上升的日子就要来到。然后呢？它会来到。洪水要爆发，圣灵[如同]五旬节的日子那样倾降。注意，现在要说的是当为此应许所献上的“祷告”“日日上达到上帝面前”，“出于信心的祷告，一个也不会落空。”你看，在那应许中有祝福。是的，当上帝告诉我们为一件事祷告时，为什么就会为我们敞开一扇

门，让我们带着最完美的确信去为此而祈求并相信必定得着。当祂告诉我们要为一件事情祷告，就会大大地敞开门，没有什么可以拦阻那祷告使其不得上升。祂给我们的话是什么？出于信心的祷告没有一个会落空。

在最后祷告的这些天中，每一天都会被纪念；祝福也会倾倒而出。谁能得着呢？就是那些他们为此献上的祷告已经达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不在乎那人是否在非洲的中心，那沛降是否发生在伯特克里克这里，他就会得到；因为藉着我们（祈求晚雨圣灵）的祷告，我们和祝福之源泉之间的通道已经打开，正如我们用可以藉祷告确信通道可以保持畅通一样；当圣灵沛降时，他会到达每一处祈求他的地方，因为通道是开放的。

这样有力的陈述在听众中间扩大。来自《回顾》编辑的一篇笔录称，“鉴于在我们学院举办的显著而卓越的会议，好几份会议《公报》已被发行。”然而，读者们受到勉励，复印件很快被拿走，“报纸很快会拿光。”这样的一种反应显示出“上帝的灵在我们会议中以其显著的程度彰显了祂自己，我们正在尽力通过《公报》惠及我们的人民。”

老底嘉信息的再次试验

二月六号星期一晚上，A.T.琼斯再一次提出所有证据并说明他们正站在基督复临之前所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时刻。圣经和证言中常常出现的证据，就是在那非常时期他们“必须拥有可以把信息传向全世界的唯一能力。”然而，琼斯提议，会众和各处的复临信徒最大的危险是他们不能看清关于他们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即他们自己的心要与上帝合一，而不是关注“与此无关的事”。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会“看多了这些事而把它当成一种理论”，却没有力求“里面有活着的基督”。

当琼斯提领这个主题作为他后两场演讲时，他十分谨慎。“对我而言，这堂课和下堂课是我所有讲座中最可怕的内容。我没有选择它们，我惧怕它们。”琼斯要引领他的听众注意真实见证者给老底嘉的劝勉。他要强调为得着晚雨的丰富应许和大呼声的实现所需作的悔改。他也把上帝呼召悔改与明尼阿波里斯事件联系起来，及后来对最宝贵的信息因信称义的拒绝联系起来。这将是一个非常的任务。但当琼斯开始时，他没有因自己作为上帝使用的一个信使的身份而将自己从弟兄们中间分别出来，乃是与他们一起力求悔改：

我请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要把我放在与你们分离、高过你们并教导你们的位置，不要在将要出现的事情中把我排除在外。我在所有这些事中与你们在一起。我的确和你们一样，需要预备而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我和世上的每个人一样。所以我请求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把我和众人分开。如果你们看到你们被定罪的错误，我应该看到我被定罪的错误，如果发表的事情揭露了你被定罪的错误请不要指责我；不要责备人，好像我在审判你或挑你的错。我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参与这事件的每个人会知道这对他自己是一个事实；就像它发生在我身上我在其中一样，我应该知道关于我的就是一个事实。弟兄们，我只想简单地与你们，与每颗心灵一起力求上帝（会众：“阿们”），并扫清道路，然后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所应许的。

琼斯提醒大家会议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思想，就是时间已经到了“上帝已经应许要降下早雨和晚雨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要向祂祈求并盼望晚雨下降的时候。”但是晚雨和大呼声只能在“心思意念合一”的时候才会降下。因此琼斯指出，“如果你们和地上的任何人之间有所不同——不管他们在不在这个学院——是该我们讲他们请出去的时候了。”这样的预备就可能让上帝实现祂的应许。这就是使徒们在五旬节前所做的

事，也是老底嘉信息所呼召的。但是毁谤和反对弟兄的争战是魔鬼的工作，要由他自己来决定。他们要爱弟兄并保卫弟兄，免得他们因在战争中彼此反对而与上帝分离。现在就是安息日复临教会承认自己状况的时候了：

好的。弟兄们，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要与老底嘉信息一致，承认祂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祂说你和我都是可怜的，告诉祂，“是的，我是可怜的；悲惨的，是的，我是悲惨的；贫穷的，是的，我是贫穷的，完全是一个乞讨者，我在这世上什么都不是；瞎眼的，我是瞎眼的，什么也不是；赤身的，是的，而且我还不知道是这样；是的，我全然不知，而这这些是我本应该知道的。”然后我要每天每时地对祂说，“主啊，一切都是如此；求你赐我满足，代替我的可怜；赐我安慰，代替我的悲惨；赐我丰盛，代替我的贫穷；赐我眼光，代替我的瞎眼；赐我你的义袍，遮盖我的赤身。主啊，我所不知道的，求你教导我。”（会众：“阿们。”）

琼斯结束他的证道时，呼召所有人“今天一同站立，因为这是上帝想要和我们一起做的工作。”对在总会中或会议委员会中的最高职位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相反地，他们关注的是“谁为公义赢得生灵而做得最多呢？”这就是当圣灵倾注到他们时早期教会的意念，“‘基督的灵使他们合一。这就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果子。但如果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争吵、嫉妒与不合，那就表明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面。’”

次日晚上，也就是2月6日星期二晚上，R.C.波特继续他“基督的心”的主题系列讲座，他在善恶之争的光中把他的听众带向了老底嘉信息：“在此陈述中，我所读到的是在基督和撒旦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弟兄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原则是上帝从起初就有的原则。我希冀我可以如同上帝已经在我脑海中展开的那样，让你们看到这场争战。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么在

这里的各位就会说，‘我可以看出这适用于我。’祂说，‘我知道这工作。’它们是什么样的工作？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和赤身的。祂知道我们的状况吗？是的。我们说，‘我充满罪恶，在我里面一无是处’不好吗？祂说的是真的，尽管在我的瞎眼的状况中我看不到。”波特自己已经在基督之义的光中，在祂爱的光中研究了祂的主题，现在他看到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是“失败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错误的原则和动机下做的。我想告诉你们那诚信又真实的见证者所说的每一样在我身上都是真的，但那时我看不到。”

在对比了撒旦国度所用的强制力量和基督国度所用的爱的力量之后，波特以转向明尼阿波里斯事件结束了他的演讲：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已经说了这正是我们聚在一起祷告、祈求祂圣灵的时刻。这正是我们全心力求上帝的时刻。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撒旦是一个控告者。回到明尼阿波里斯。在那里有反对弟兄控告的吗？我以所爱的上帝之名问你们，你们持守了什么劝告？这正是我们持守平安劝勉的时刻。让我们允许我们的意念中有基督入住。

感谢上帝，我可以看见升起的云彩；我们开始看到自己的贫穷、缺乏、瞎眼和赤身。当祂把我们最糟糕的情况展现给我们时，祂也把它与帮助和拯救的祝福连接起来。当祂描述我们的赤身时，祂拿出经过祝福的义袍遮盖我们所有的罪。祂不想使我们羞愧。祂把永恒的臂膀放在我们下面。哦，如果我们能看到上帝想为我们所成就的该多好啊！愿上帝使我们敞开接受那带来平安的劝勉。这正是我们彼此认罪的时刻。还有要我们去做的工作呢，愿上帝赐给我们放下每项义务的智慧。哦，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在时间过去之前持守平安的劝勉，还不太晚。

同一天晚上，琼斯继续了他前一晚没完成的演讲。一些人已经明显地质疑他演讲中的内容，因为他们想知道人怎么可以在承认自己悲惨、可怜、瞎眼又赤身时还“同时在主里喜悦”呢？琼斯回答：“我想要知道其他人为什么可以，”除非他意识到自己真实的状况。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此观点，琼斯引用了怀爱伦证言31中的内容：“‘你在基督里吗？如果你没有承认你自己是错误、绝望、被定罪的人，就没有在基督里。’”然后琼斯做了这个结论：“有一些弟兄说他们看不到。他们说，‘我看不到，如果我在基督里，我就承认我是一个绝望、破灭的罪人；我认为如果我在基督里，那么我应该感谢主我是好的、无罪的、全部完全的、圣洁的，等等。’为什么不是。祂是完全的。当你在基督里时，祂是完全的，祂是公义的，祂是圣洁而永不错误的，祂的圣洁归给了你——赐给你。祂的信实，祂的完全是我的，但我不是那样的。”

现在琼斯把他的听众带到了怀爱伦最早关于老底嘉状况和上帝早在1859年就期待完成之工作的论述。当这个信息第一次被传讲时，罪被承认，很多人都感到那是大呼声的结束之时。但是当工作没有在短期内完成时，很多人失去了这个信息对他们的影响。怀爱伦展示了信息并不是要完成工作，它被设计是要唤醒上帝百姓“看到他们的衰退，并引导热切的悔改，他们就会在耶稣的显现中喜乐，并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预备好。”这1859年的非常时期，“‘天使们被差派到各处去为真理预备不信者的心。’”对这样的思想，琼斯回应：“那就我们所在的位置[1893年]。当那个信息为大呼声预备我们时，上帝正在差派天使们到各处去为真理预备百姓。当我们带着现在的信息从这次会议走出去时，人们会听到这信息。”

琼斯继续了老底嘉信息的主题，引用了怀爱伦多年前所写的很多证言。其中一篇写于1885年的证言说，“很快，[这信息]

就要带着大呼声出去，全地都要被它的荣耀照亮”之后，琼斯回答说：“现在话语已经在我们面前，并要很快传出去，而且它要带着大呼声‘开始’并‘出去’。”还有其他人也已经读到“正如以色列人站在迦南的边境，”所以他们所在的1893年也是这样的。“谁会进去？”琼斯问道，“那些‘马上以行动做出强烈回应’的人们。他们会进去；上帝也这么说。也许因为那些怀疑、害怕之人的徘徊，引起了上帝的迟延；但是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可以进去。”

琼斯现在转向了明尼阿波里斯信息并将之与约珥书中晚雨的预言对比，注意到了这信息得到的悲伤反应：

你们记得在我阅读约珥书第二章时的其它事，……现在你们全部都转向去读注释了。在23节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華你们的上帝欢喜，因祂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注释是什么？‘一位公义的老师。’祂已经赐给你们‘一位公义的老师。’怎么赐的呢？‘根据公义。’‘然而祂会导致给你降下晚雨；’那么这会在什么时候呢？祂什么时候降下了早雨，那是什么？‘一位公义的老师。’当祂降下晚雨时，那是什么？

‘一位公义的老师。’怎么给的？‘根据公义。’那么这不是证言所告诉我们并向你们宣读好多次的吗？‘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晚雨已经开始了，‘在基督公义的信息中。’这不是约珥很久以前告诉我们的吗？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吗？……

那么根据证言，也根据圣经的晚雨——大呼声——是‘公义的教导，’并也是‘按照公义。’现在弟兄们，这信息什么时候如同一个人与我们在一起？（听众中一个或两个人说：‘三四年前。’）是哪一年，三年？还是四年？（会众说：‘四年。’）是的，四年。在哪里？（会众：‘明尼阿波里斯。’）那么在明尼阿波里斯弟兄们拒绝的是什么？（会众中

的一些人说：‘大呼声。’）公义的信息是什么？证言已经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大呼声——晚雨。在他们所站的可怕的职位上，弟兄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拒绝的是什么？他们拒绝了晚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

弟兄们，那不糟糕吗？当然弟兄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上帝的灵在那里告诉他们，他们在做的，不是吗？但是当他们在拒绝大呼声，‘公义的教导’时，上帝的灵藉着祂的先知站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呢？哦，然后他们就简单地把告知放在了一边。这就是下一件事。弟兄们，是时候想想这些事了。是时候严肃、认真地思考了。

因此，琼斯把晚雨和因信称义的教导即大呼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许他也读了摩西在申命记中的歌，第32章：“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祂是磐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上帝，又公义，又正直”（第2,4节）。

琼斯也精确地描述了当怀爱伦站在信息和报信员一边时所得到的态度。他继续通过宣读更多证言描述一些领袖是如何批评“‘信息和报信员们’”的，甚至拒绝“‘从上帝藉着祂的圣灵传递给他们的责备的话。’”他读了于1890年11月写在萨拉曼卡市的信，信中提到“‘证据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受到的对待中显明了。’”劝勉肯定地说出了自明尼阿波里斯后的时间，琼斯指出。在那里上帝的百姓被留下了四年？琼斯再一次没有把自己与他和弟兄们分开——他包括在他们中间：

你们知道它是谁。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看别的人。你们知道自己在不在那里。弟兄们，时间已经到了今晚我们在那里拒绝了什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到在上帝在明尼阿波里

斯要赐给我们的美妙祝福，如果我们的的心灵早已准备好接受上帝传达的信息，这四年我们就要欢呼雀跃了。我们就会领先四年了，今晚就在大呼声的奇迹中了。预言之灵岂不是告诉我们那时祝福在我们上头顶环绕吗？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每个人为自己——我们不是开始彼此查验，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那件事中站在哪个阵营；是该肃清整个事件的时候了。弟兄们，是该肃清整个事件的时候了……

我想读一篇尚未发表的证言中的两段：“在明尼阿波里斯广泛发展的错误思想在一些人的意念中还没有被完全根除。那些人还没有在上帝从那时起就愿意给祂百姓的光中做彻底的悔改工作，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事情，而且已经准备好要称上帝所传的信息，为一个欺骗”……

现在是在这个特别的证言中附加的一段：“在明尼阿波里斯盛行的偏见和观点终究都没有死亡；在一些人心中撒下的种子已经在生活中生长并带来一种相似的收获。顶端已经被砍掉，但是根从未被铲除，他们依然因自己不圣洁的果子影响判断力，滥用洞察力，并使那些与你有关的信息和报信员的理解力模糊。当彻底认罪时，你才能毁灭那苦毒之根，才会看到上帝之光的光明。没有这项彻底的工作，你的心灵永不会洁净。”

弟兄们，你们会因此洁净自己的心灵，并为主在沛降晚雨中扫清道路吗？

琼斯从证言中找到许多证据，对待明尼阿波里斯的错误态度要为大呼声的延迟传向世界而负责。认定这个信息是一个欺骗并如此对待它，就要求我们于晚雨在其丰盛倾降之前悔改。在读了怀爱伦对敬拜巴力是宗教选择的描述之后，因信称义的真实信息“‘被称为极端和狂热，’”琼斯做了另一个悔改的呼召。那也是做出决定站在上帝所传信息的喜悦中，而不是继

续试图跨界的时刻。没有中间立场：

弟兄们，我说这些事不是要挑错或定罪；而是因为我敬畏上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如有任何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根在这四年中拖延，或有任何人抓住它并在这四年所站的地方有收获，现在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并根除整个事件；单单带着一个恳求，俯伏在基督的脚前，——“我是可怜的、困苦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然而我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我知道那里的一些人接受了它；其他人却完全拒绝了。你们也知道这事。其他人尝试以中立的态度对待那信息；但弟兄们，没有中间的立场可采取，信息也不能那样被接受。他们想站在中间的位置，尽管他们没有接受它，或者确实将自己委身于它，但他们最后还是随波逐流。身体转向哪一边，他们就愿意去哪一边。

从那时起，其他人已经看到上帝使那目标的身体向着确定的方向移动，他们也打算与身体一同前行，也看到了它移动的路线。弟兄们，你们需要让耶稣基督的公义离你们的心比身体更近。每个人都需要让上帝的公义离他更近，而不是简单地随波逐流或在两阵之间妥协，否则他永远都无法看到或知道上帝的公义。

其他人已经明显赞同了，而且在一切都安稳时大家都很喜欢谈论它；但在这个灵的凶猛之中——这个灵被描述为迫害之灵——当它凶猛地兴起时，它就要制造反对因信称义的战斗，那时人不再因敬畏上帝而高贵地站立并面对攻击而宣告说，“我深信这是上帝的真理”；反之，他们会开始屈服并以一种道歉的方式，为那些宣讲信息的人提出理由，好像它只是关乎人的事情，因羡慕占优势者而被控制。

弟兄们，上帝的真理不需要道歉；传讲上帝真理的人也不

需要道歉。上帝的真理需要你们的信心；那就是它想要的。上帝的真理所需要的，就是你我能信，并从心里接受，以及在面对一切攻击时可以站在真理一边；要让人知道，你与上帝所派传讲信息的使者站在一起，却不是因为那人，而是因为上帝藉他们带来的信息。

上帝临格之地为圣

第二天早上，总会主席O.A.奥尔森接续了A.T.琼斯前一晚的演讲内容。基于之前普莱斯考特、波特、哈斯凯尔、安德伍德、琼斯和其他人所呈现的课程，有一种上帝确实离我们很近的感觉。老底嘉的信息触动人心；即使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再一次带到他们面前，他们也不应该躲开。他们会如何回应呢？

这个地方因上帝的临格变得越来越庄严。假设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参加过我们此刻正在举行的会议，主确实来就近了我们，并越来越多地启示我们，就是我们以前从未完全欣赏也未理解的事情。这也是“真实见证者”的信息的证据已经比过去更多地被感知了。在我们中间大的不同就是如信息所宣布的，可怜的、困苦的、瞎眼的和赤身的，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自以为拥有真理，并因此“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些年，上帝的灵一直在向我们呼吁，并将我们的状况放在我们面前；但我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

昨晚[当A.T.琼斯讲道时]，我感到非常地严肃。对我而言这地方因上帝的临近，严肃的证言带到我们面前而令人害怕。我很高兴主在做工，我期望看到结果有更伟大的事情。我几乎不知道今天早上要说什么；但是我有一些要念给你们的内容。

有些人可能一提到明尼阿波利斯就头疼，我知道有人对那次的会议及当时的情形感到难过。但它使我们晓得：人有这样

的感受是因为他以前是不顺服的。只有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尽快地屈服，并谦卑我们的心，难过才会消失。人悲伤的确切想法，实际展现了心中受到责备的缘故。

弟兄们，上帝在我们开会之前就知道这次会议的一切。上帝在这工作之中，祂自己正在开始。上帝不能比这次通过展现我们的罪而更有力地彰显祂的爱了。因为在这里已经表达过多次，拦阻上帝祝福的是罪。罪必须在上帝的灵能够进来之前被消除。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或许你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牧师，或许你是个刚刚有罪疚感的人。罪就是罪，无关乎地点；在上帝可以进来之前必须除掉罪；因为它已经一再告诉我们基督不会向罪妥协、祂不会。

但如果我们失败一次，主就会把我们再一次放在其中；如果我们失败了两次，祂会把我们再一次放在其中；如果我们失败了三次，祂会把我们再一次放在同样的境地中。祂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放在其中呢？什么目的呢？这样我们可以抓住祂的恩典得胜。祂不愿一人沉沦，而是要大家都来悔改。这样，不要因主把我们一再放在同样的境地中而烦恼了，我们要感谢祂，并赞美祂的不停止；因为这是上帝的仁慈和同情。除这以外的都是我们的毁灭和破坏。基督的品格和意念必须与我们预备与祂同活之前在我们里面发展起来。上帝当受颂赞，因祂如此信实又平静地对待我们。

上帝此次正在就近我们并将罪的本色展现给我们，就是祂有伟大的祝福要赠予祂的仆人们的最确实的表达。是的，没有比这更令人鼓舞的了。

但是奥尔森并没有停在这里。在读了怀爱伦的证言之后，他继续表达了与琼斯关于对真理的认同的类似想法：“作为一个教派，我们有对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理论上的相信；那些与信息早期经验相关的人们，更多地知道它的能力。但当工作

推进时，事业扩大；事实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停留在理论上，越来越少地注重真理的能力。”奥尔森继续说，牧师们可以呈现清楚的关于安息日和其它教义的论证，“但关于引领罪人归向基督和讲解死亡与罪恶、一种与天国的活泼联络，他们将不出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奥尔森因此总结说，“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经历。”

奥尔森对于悔改的严肃呼召——以及意识到上帝甚至有更大的祝福要赐予——对那些与会的人有积极的影响。因为悔改与上帝要赠予的更大的祝福是连在一起的。奥尔森给牧长大会议写了一封最鼓舞的总结并因此刊登在《回顾》上。出席人数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稳定增加，奥尔森“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对现场的喜悦。主离我们很近。上帝的灵正在帮助那些以一种显著的方式给出指导的人。”奥尔森对出席者没有一个批评的词，“哈斯凯尔长老、拉夫伯勒长老、普莱斯考特长老、琼斯长老和波特长老，”正在“谈论的是比我们以前的任何会议更广阔视野……在上帝圣洁的言语中有奇妙的宝藏，愿主开启我们的理解力，使我们可以抓信来自祂神圣律法中的美妙事物。”

奥尔森感到“上帝的真理从未被如此珍视。”祂知道他们正生活在最有趣的时代：“没有比信息被兴起的事实更多的证据了，而且它要带着极大的能力去到全世界。我们确信当前的会议和后来的会议，将会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推进中标注一个新纪元。现在就是时候了，当信息开始以大声传扬，它就立即站在每个人的身边要他与上帝相连而不至于在信息迅速推进时被落在后面……上帝的光照越来越亮，上帝的真理正在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展开；这对每个人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自己的职位上看到现代真理迅速进展的工人们。如果这项工作不完成，他们的工作就没效率。”奥尔森总结说，“这是我们可以拥有

的最好、最宝贵的时机。如果上帝被谦卑的心和痛悔的灵力求，伟大的祝福就会临到祂的百姓和祂的仆人们。”

同一天早上，奥尔森长老做出了严肃的呼吁，R.A.安德伍德讲道的主题是“忠心的管家”和“在给予中需要自我牺牲”。一些人被迫离开他的部门，其他人也离职了，都是因为缺少了忠心的什一奉献的基金。对牧师最大的鼓舞之一就是一个忠心奉献的教会，因其表明已经从心里接受了基督的所有权。

说到他们生活的时期，安德伍德喜乐地引用了怀爱伦11月22日的文章：“‘试验时期临到我们，因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在恕罪之救主——基督的公义之中开始了。这是天使之光的开始，地要因他的荣耀发光……’我很高兴知道对基督的公义的启示是要用祂的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的开始。”然后安德伍德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这是‘开始，’我们甚至在会议中都没有得到人子要被举起的‘更多的’这位天使的光和祝福吗？‘闪电’和‘甘霖’已经在各处出现（撒迦利亚书10:1）；然而，干透的教会需要一场雨——圣灵在各个教会和个人的倾降。我们得知上帝正在等待要把祝福分发给我们。祂还要等多久？”当教会如同使徒时期的教会一样意识到他们不是自己的，与所信的目的结合并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时，祝福就会确实地来到。

周二的晚上，A.T.琼斯再一次提起老底嘉信息。就是他们之前已经学习过的课程，已经“如此持续而完全地”来到他们面前的信息是“传递给老底嘉教会的。”这个信息展示了他们的状况和他们如何不自知，而且这信息不只是从A.T.琼斯传来：

“[它]在最后这几天已经从指南针的各个方面传来，不是吗？它已经从每一面，每个说话的口中传来，而且主让其他所有人说话，把我们引向昨晚在这特别事上所说的内容上。”

如果他们承认真实见证者的评定是对的——“可怜的、贫穷的、困苦的、瞎眼并赤身的，还不自知”——那么，琼斯说“我们要为接受祂的劝勉做好准备并要感激这劝勉，而且会因他的劝勉得益，”因为劝勉只是给那些冷漠的老底嘉人的：“好吧，用话语和证言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这些天所有主对待我们的方式已经过去了，在所有已经给我们的课程中，祂弯下腰并劝勉我们。不是这样吗？所以，弟兄们，让我们不再像我们是局外人那样缓慢地接受劝勉了。”夜复一夜，琼斯重温由真实见证者提供的神性救助，今晚火炼的金子。

周五晚上，S.N.哈斯凯尔继续他如何学习圣经的系列。到他的演讲结束时，他描述了使徒们生活的事件，哈斯凯尔问：“你有没有去赴一个会议，到了那里有一些不能赞同或不愉快的事发生，你不觉得你必须做要求做的事，是吗？”哈斯凯尔再次提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和最近所读关于这方面的证言：

你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会议，做了很多关于大会的认罪。我在那天没有认罪，然而我想证言触动了我们。我为所提的观点感到同情。我相信他在会议中要讨论的争议有真理。但是，那不是—一个讨论理论上的观点的会议，那不是上帝的灵要教导我们的。有一天有人说：“我不在乎这个功劳，”他们承认站在了错的一边。主想要在那里教我们的是什么？祂想要教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的话现在就应该超前了。这不是要讨论加拉太书第三章是道德律法还是仪文律法。有人说，“那正是我所想的。”当然，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正如使徒们在他们的心里得到救主要来的方式，他们不能看到其它事，他们不能得到救主要他们拥有的永生。

我们必须像孩童，才能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当主把我们再一次带到同—条路上时，你可以依靠祂。弟兄们，这是要试验我们的判断，看我们是否能识别上帝的灵。当

上帝向我们说话时，我们想把自己的想法、观点和方式及自己的计划放在一边，要像个孩子一样来得到上帝的话，就是祂在圣经中启示的话；要接受证言，我们就会得到上帝设计好当祂的百姓回顾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时就可以得到的祝福。当然很多人从那时到现在很苦恼，就像使徒被派到海边去时一样；但是你假定上帝离开祂的百姓吗？从没有。当使徒们被派去那里时，祂的眼神跟随着他们。

尽管基督还没有离开祂的教会，哈斯凯尔知道，基于在会议期间分享的证言，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息已经被接受了，他们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们所处的状况。事实上，哈斯凯尔后来回忆说信息被接受，世界就会得到警告，基督就会在短时间内复临。

2月13日周一早上，A.T.琼斯继续了他关于给老底嘉的真实见证者的神性救助的演讲。当晚他提起了白衣的主题。“那个衣服是什么？”（会众：‘公义。’）谁的公义？（会众：‘基督的。’）是谁的？（会众：‘上帝的公义。’）我们要力求谁的？（会众：‘上帝的公义。’）什么是公义？（会众：‘正确的做法。’）

那天晚上所做的是根据第一条诫命，就是全心爱上帝并爱你的邻舍如己：“‘在这两条诫命上系上了所有的律法和预言。’”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上帝的公义，显明在基督的生命中：“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课程中找到的，”琼斯宣布。

翻到约珥书第2章23节，琼斯再一次看到根据注释对早雨和晚雨的定义：

注释是什么？“祂已经给了你早雨吗？”那是什么？——“一位公义的老师。”——“适度地给你早雨。”那是什么，适度地？在五旬节的早雨是什么？——“一位公义的老师。”“祂已经根据公义给了你一位公义的老师。”那是早

雨吗？祂会给你“雨，早雨和晚雨，”就像起初一样。晚雨会是什么？——还是“一位公义的老师。”根据什么？（会众：“公义。”）但是对晚雨的另一个表达是什么？（会众：“圣灵的倾降。”）还有一个是什么？（会众：“更新的时节。”）对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晚雨是什么？（会众：“大呼声。”）晚雨与倾倒的巴比伦的联系是什么？——是启示录18章中要降下照亮这地的天使的权力、荣耀的赐下。

琼斯接着读了在1月31日的《总会日常公报》中找到的S.N.哈斯凯尔的证道，在那个证道中他引用了怀爱伦在《回顾》中的文章：“‘试验的时间正在我们身上，因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在基督的公义中开始了……这是要用荣耀照亮这地的第三位天使的光的开始。’”琼斯接下来引用了W.W.普莱斯考特于1月28日读的证言。“‘上帝公义的信息要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这就是要结束第三位天使的工作的上帝的荣耀。’”把所有这些表达都放在一起，琼斯总结道，“当我们到了晚雨、大呼声的时候，天使就要带着权柄从天上降下，所有这些事聚在一起，就如主的话所说的，我们只是简单地被带到了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学习的事情那里，这使我们看到要临到我们的是什么。”所有这些事都指向了基督的公义是从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就临到教会的信息：

好的，晚雨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是照亮全地之荣耀信息的开始。晚雨是公义的教导。上帝公义之信息什么时候如同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会众：——“四年前。”）在哪里？（会众：“在明尼阿波利斯。”）是的。这个观点在另一个夜晚也被提到。

现在。基督之义的信息就是大呼声，就是晚雨。我们已经在此次会议中祈求了晚雨，不是吗？你祈求了吗？（会众：“是的，先生。”）当你的祷告被应允时你期望什么？你准备

好接受晚雨了吗？我们已经在这里祈求了晚雨。现在有一个连接。证言告诉了我们它是什么，约珥告诉了我们它是什么。现在我简单地问一下。你准备好接受晚雨了吗？也就是说，你准备好接受上帝根据公义而定的公义之信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的将来。谁的公义想法？（会众：“上帝的。”）不是，是我的。（会众：“不对。”）为什么？如果我按着我的想法接受了上帝的公义，还不够吗？就不是接受晚雨了吗？不就是接受基督的公义了吗？（会众：“不是，先生。那是你自己的义。”）但是这就是很多人已经听到的基督之义的信息。他们已经根据自己对于祂的公义的想法接受了祂的公义，他们根本就没有基督的义。

然后琼斯说了在过去四年中信息被接受的不同感觉。一些人“按着它的本相接受了它，并为上帝有可以通过审判的消息而高兴，并愿意在他的视野中接受它。公义比人们通过年复一年的努力工作可以制造出的任何事物都要好很多。人们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灵魂，尝试要生产出可以站着通过艰难时期的丰富程度的公义，并在救主来时可以安然地见祂；但是他们还没有完成。很高兴找出上帝已经预备了公义的衣袍并把它作为一件免费的礼物给每个人穿上，现在就可以回答，在瘟疫时期，在审判时期，直到永生，他们在上帝给出它的时候高兴地接受，并为之满心感谢主。”然而其他人“根本不会为之做任何事；而且会拒绝整件事。”第三种人“似乎站在中间立场。他们没有完全接受；也没有公开拒绝它。他们认为选择中立与随大流而行。那就是他们希望接受基督的公义和上帝公义之信息的方式。”

所以“在公开、自由而从容地屈服和接受”信息的“所有方式，”要“公开、从容、积极地拒绝它——所有在两者之间的方法——这些妥协都从那时起已经蔓延了，”琼斯深思。

那些已经站在妥协位置上的人们可以没有悔改就做任何更好的预备来识别公义之真实信息是什么吗？自从明尼阿波利斯那时以来，琼斯本人已经听到一些公开反对那信息的人说，“‘阿们’的表达像是教皇在教会里的公开果断的表达。”琼斯在剩下的演讲把人对因信称义的想法与上帝对因信称义更高的理想做了对比。

第二天晚上，琼斯继续同样的主题，将从圣经和《喜乐的源泉》中的表达与官方所公认的由天主教命名的《天主教信仰》中的表达作了对比。琼斯选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所以他的听众有两个事情：“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它的错误——并列在一起。”琼斯希望他们看到罗马天主教对因信称义的想法，因为他“无奈地看到它在过去的四年中从自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中间过去。这本天主教书籍中关于什么是因信称义以及如何得到它，这些非常的主题与表达，正是自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人对我所做的因信称义的表达。”琼斯纳闷教会怎能“在接受兽的教义的情况下，还能传警告的信息给世界，告诉他们不要拜兽。可以做到吗？（会众：‘不能。’）为此，今晚我引起你们的注意，为要使你们看明真相。”

在比较了《喜乐的源泉》和《天主教信仰》中的很多表达之后，琼斯将他的听众引向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在那里曾经有人试图制造与上帝所传的因信称义相反的教义而结束他的演讲：

现在，根据[天主教信仰]什么是信心？——“对教义的信心。”——他们简单地起草了一个他们称之为上帝的教义的材料，然后你们相信它并尽最大的努力，那是假冒因信称义。教义是否已真实的起草，或者只是某人的想法，他们想通过选票在总会中完成，原则上都是一样的。教义在那里，对它的签署就是那种信心。这里有人记得一个时间——四年前；一个地

方，明尼阿波利斯——作出三种直接的努力，通过在总会中的投票而得到抓住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果。有人认为——把它设立为地标，然后投票支持地标，无论你是否知道地标是什么，然后直接同意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有你要去做的很多其他的事，那就是被完成的因信称义。

那时上帝的天使岂不是[通过怀爱伦]告诉我们说，“不要那样做；你们不知道内幕”吗？“我不能花时间给你们解释里面有什么，但是天使已经说过，不要做。”里面有教皇权。那就是主当时尝试要告诉我们并让我们理解的。教皇权在其中。就像每一个其他的从教皇权之下出来的教会一样；他们要在对上帝的信心中用一点教皇权，然后修正某人对教义的想法，并投票支持说那就是这个教会的教义，也就是“对教义的信心，”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做法去完成它。

在这里有没有人当时在场的，现在还不能看明幕后的人？弟兄们，如果它从我们里面夺走生命，难道不是该斩断放纵的时候吗？它将夺取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它会带来向罪死，这是在我们以前的生活中从未梦想过的。“对基督的信心”会除去我们意念中所有的教宗的思想，所有的钢铁精神，它会在那里放入神性的、温柔的、耶稣基督的爱的意念，不要教义，因为它有基督自己。

确实，由真实见证者所预备的白衣就是“由天上的织机编织而成，其中没有一根线是人所设计的。”但是老底嘉教会能意识到她的赤身和极需这样一件衣袍吗？因此，琼斯以在总会期间要出现的更多的事结束了他在牧长大会上的最后演讲。

对牧长大会的回应

牧长大会以一个胜利的音符结束。S.N.哈斯凯尔向怀爱伦

报告说“无疑上帝正在降下祂的圣灵。”大会“被弟兄们称为一个成功，”哈斯凯尔感到上帝已经在他和其他发言者的演讲中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哈斯凯尔觉得不需要特别的写作，因为她会得到《公报》的复印件。然而他没有提到很多非复临信徒的造访者们已因演讲和怀爱伦证言的宣读而转变为复临信徒了：“一些已经分散在市里听过证道的人们，他们被证明有罪且得不着安息，直到他们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然后去他们的邻居那里，告诉他们主为他们所成就的。他们立刻开始遵守安息日，尽管他们没有看到有关它的证道也没有读到任何关于它的内容。

《圣经回声》报道了同样的证据，表述了一位来自伯特克里克独立的公理教会的西门兹教士请求在他的教会中举办系列讲座。弟兄们“‘尝试在总会之后举办A.T.琼斯的公开讲座；但是西门兹先生不想等待，所以他请求普莱斯考特弟兄先开始，然后让琼斯长老在总会之后再接续。’”因此，来自主流教会之一的一位牧师发出要听“真理”的一个紧急邀请。《回声》表明，的确“‘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

在W.C怀特的激励下，从新西兰被派往牧长大会和总会会议的G.C.坦尼，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与任何其他总会会议相比，这次的大会“可说是最重要的，在很多方面都位居第一。”坦尼感到当研究继续进行，“更深的真理和更好的属灵知识”就被得到。“主的灵向我们说话，”坦尼认罪，“演讲者均能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引出他们的思路。”在总结数个系列演讲之后，坦尼宣告，“会议已经成为显著祝福的时刻。许多人因在基督里的信心所获之胜利而喜乐；当这个工作在事工中开始时，就有希望不仅在学院里面有好土地，它会在每块土地和所有人中结出果子。”坦尼也暗示，当这些弟兄们回家

时，通过出席会议的广大代表，影响将扩大到全世界。

O.A.泰特提醒《回顾》的读者们，如果他们想要得到在《总会公报》刊登的牧长大会演讲，他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尽管他们在会议开始之前已经广泛地通告了，而且认为他们不会再加印《公报》，但当研究开始时就有了很多的订单，而且他们加印了2000份；《总会公报》也是一样。因为泰特说，“所有的证言证明这份《总会公报》是所出版中最重要的一版。我们确信，在工场中的朋友们没有人不会在它里面得到益处。”

“停留在那些出席牧长大会的人身上的严肃已经很明显了，”威廉·卡沃特为《回顾》写道。这个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与采访格兰特长老时有所联系，他是经历过1844年大失望的老牧者。格兰特表达了他们来到1844年的那个时间点时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们已经承认自己的罪，战争已经结束。”但当前的研究工作“看似对我们的审判时刻，确实如此。当与这同样的思想相联系时就是要把审判的信息传向全世界的严肃工作，还要面对一位发怒的敌人，[而且]还有问题发出，‘谁会忠心？’”仍然是带着所有的庄严，格兰特感到“在救主里有蒙福的安息。”

然而在所有牧长大会和即将到来的总会会议的积极讨论中，还是虚许多人保持着与会议信息不一致的情绪。哈斯凯尔通知怀爱伦说尽管很多人“正在进入亮光，”一些人“还没有出来，像其他人那样接受祝福。”哈斯凯尔提到了爱尔德里奇上尉和弗兰克·贝尔登的名字。甚至连反对琼斯、瓦格纳和普莱斯考特的J.H.凯洛格博士都承认“一些人”在明尼阿波利斯牧长大会上“反对琼斯长老和他的工作。”

O.A.奥尔森对不是所有代表从一开始就参加大会感到难过，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失去什么。”奥尔森没有

说明代表未出席的原因，但后来他告诉怀爱伦说：乌利亚·史密斯“沿着老路前进。”当奥尔森为一些人的进步感到高兴时，他承认：“我的灵仍为那些还在大黑暗中的很多人忧伤。”

乌利亚·史密斯自己也为《回顾》写了关于大会的文章。尽管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事实，但它似乎缺少了个人受益的感受。他描述会议“不受时钟工作规律的影响”，而且所有“有特权参加者都希望如此。”史密斯提到哈斯凯尔长老和拉夫伯勒长老展示其课程的晚上会议。但是他没有“尝试列举哪怕是会议上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大纲，”因为每一课都已在《公报》中有报道。当然，他也未能提及出席多一半晚上会议的A.T.琼斯。如此明显的偏见在继续的例子充分说明S.N.哈斯凯尔通知怀爱伦，他“对史密斯弟兄可以得释放抱有极大的希望，但莫名其妙的是他还没有，据我所知。”

第七章 一八九三年总会会议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会议的第三十场会议于1893年2月17日星期五在密歇根州的伯特克里克拉开帷幕。有120个代表出席总会会议，只有6名代表没有参加开幕大会。除了来自北美洲不同地区的所有代表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大不列颠、中欧、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和南非的代表出席。牧长大会和总会各三周，“这些会议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分开就很难办到。总会公报为1893年牧长大会和总会会议报道了满满524页。”除安息日外，总会会议期间每早有晨更会议，两个晚上安排有W.W.普莱斯考特和A.T.琼斯主领的圣经研究会议。

在总会会议开幕会的晚上，A.T.琼斯再一次提起白衣的主

题，展现“在撒旦的信念与耶稣基督信心之间的不同；以因信称为名议的因行为称义……和真正的因信称义的区别。”这个研究把他们带到前所有的主题面前：“我们必须按照公义来教导公义。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这只能是按照上帝对于的公义的概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为了获得上帝对于公义的概念而非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就必须具备能够理解它的思想，而那正是耶稣基督的思想。”

再次比较因信称义的不同教导，琼斯力求把信心和行为置于它们适当的范围：“人是如此焦虑又非常害怕你不会让他们做任何工作，你要毁了他们所有的工作——如果基督住在他心里，他会找到要做的工作。弟兄们，不要如此为工作焦虑；找到主耶稣基督，你就会找到工作，比你可以做的工作更多。（会众：‘阿们！’）但是不同点是，当人们把思想放在工作、工作、工作上，而非为了工作而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时，他们就滥用了整件事。”琼斯引用《喜乐的源泉》结束了他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读这话，它是我今晚所讲论之主题的最佳总结。《喜乐的源泉》第79页：“那颗全然依赖基督的心必将是最认真最活跃为祂劳力的。”阿们。（会众：“阿们。”）现在不要忘记。不要认为那说他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身体或灵性闲懒人。如果他的生活中表现出这种闲懒，他根本就不是依靠基督，而是依靠自己。

不是的，先生；那依赖基督的心会使他成为基督最认真、最活跃的工人。那才是真正的信心。那是会带给你沛降之晚雨的信心；那就是按照公义——耶稣基督的真实临格——给我们带来的公义的教导，使我们为大呼声和这次会议后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作好准备。

安息日早上，O.A.奥尔森带领了11点的证道。他对“此

次我们大家聚集的重要性和责任”印象颇深。目前为止，这是“发生在我们教派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聚集，”奥尔森表明。启示录13、14章的预言正在应验，“我们看到这情形展开的方以及它在世界各地的展现，表明这些聚集，意义非同一般。”然而，奥尔森担心“很多已经在名义上接受真理的人们不能完全赏识这些事。如果他们能完全赏识，他们就会前所未有的寻求。就放弃自我，紧握神圣的能力，并力求一种毫不否认的与上帝的活泼联络。我们祈祷它越来越铭刻在每个人的心灵上。”

奥尔森声明“主已经在我们的委员会和圣经学习中来就近我们了，我们的心灵已经因主的话在我们的理解中展开而喜悦。”然而他知道对于献身的工人们来说有一个极大的需要，那就是意识到他们需要完全依靠上帝：

但我们个别地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它已经在老底嘉信息中直白地告诉我们了。我们觉得自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上帝。哦，心灵贫乏的感受要临到每一个人！那就是救赎的品质，弟兄们。救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一无所有，当我们诚恳地认罪：“我是困苦、可怜、瞎眼，赤身的”，在此情形中就会有帮助和亮光。我们的良善、智慧和能力，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上帝能够作工，上帝也要作工。但是上帝会和谁作工？为谁作工？上帝会在哪里展现祂自己的能力？——就是个人，心里完全向主的人。那是一颗倒空自我、毫无保留、全然服从上帝并将一切献于他坛上的心。

奥尔森的证道，触动了许多心灵。下午在会堂举办的联谊会中有一些人做了认罪，甚至承认在明尼阿波利斯所犯的错误。

周一晚上，琼斯继续了他的系列讲座，展示了自我的本

性意念可以在异教、教皇权，还有包括招魂术的现代兽像中找到。这些同样的组合在启示录16章中被描述为龙、兽、假先知。在末后，真教会从冷漠的工作中逃脱的唯一方法就是白白提供的救助：

祂所说的第一件事是，“我知道你的行为；”最后说“所以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们准备好现在悔改你们的行为了吗？你们是否准备好承认你们已经做了的工作，不如耶稣基督作的好，如果他自己在乎这里并替你们做的话？（声音：“是的，一千倍。”）好。这些行为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呢？它们完全吗？是公义的行为吗？

不要忘了我们所要买的衣袍——“天上的织机织的，其中没有一根线是人所设计的”衣袍。如果你我在那自称活在基督里的生命中织入一根我们自己发明的线，我们就毁坏了这件衣袍。弟兄们，假使你我在这十五或二十年中所行的如此完美，以致我们从未把人所发明的线通过行为而织入我们的品格，结果会怎样？（会众：“没有。”）那我们可以为之悔改，不是吗？（会众：“是的。”）……

我们的情况如何？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努力还没有很大的成就。每个人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这个世界尝试去做。你知道你自己其实已经坐下并哭泣，因为你有做得不够好而通不过审判的危险。（声音：“不能做得够好而满足我们自己。”）不，当我们尽力掩盖自己时，说明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你知道是这样的。现在，弟兄们，主是这么说的，不是吗？（会众：“是的，先生。”）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说，“主啊，正是如此”的时候吗？……

现在主想要我们被遮盖；祂想要我们被遮盖，好让我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祂想要我们根据祂对公义的完美的想法而有祂的公义。祂想要我们拥有千锤百炼、毫不怀疑的信心。让

我们从祂接受这免费的礼物吧。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当琼斯开始他的会议时，他力求加深听众对于这个事实的印象，即尽管他已经选读了来自《证言》和《喜乐的源泉》中的很多内容，但这些真理都是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的。事实上，预言之灵的目的是“引领我们看明它就在圣经里，要从圣经中获得它。”琼斯说：“现在，我要避免这些故意地、不是好像在使用它们时没什么错误一样；弟兄们，我们想要的是从圣经得到事实。”现在琼斯转向当天圣洁书籍之一并声称他的宗教思想不是从中而来：

现在我已经看到同样的事情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那本列举很多解决之道的书，《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我看到读了那本书的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想的可观的益处，对于他们来说是大光、鼓舞和好事；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回到圣经中去获得它。弟兄们，我想要你们每个人都理解，在圣经中有比那本书所说的更多的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比成万卷那样的书更多。（会众：“阿们！”）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本书了。我想我第一次看到它大概是在五、六年以前。有人拿着它正在读，然后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没有。”我被问是否想要看。我说，“是的，我会读的；”我也确实读了。但是当我读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从圣经中得到了更多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比在那本书里多得多。我发现我从圣经中得到的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比她从那本书里得到的多。我希望人们可以学习直接从圣经中找答案。（会众：“阿们！”）如果那本书帮助人们从圣经中得到大量的秘诀，那是好的。但我知道那本书的内容根本不像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而那秘诀正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圣经中得到的。

有一次我确实听见有人说：我从那本书里得到了我的亮光。这就是我获得基督徒喜乐生活之秘诀的那本书（举起圣

经），而且这是唯一的地方。在我曾经见到另一本书或知道它存在之前，我就拥有了圣经。我再说一遍，当我开始读另一本书时，我知道我拥有比在那本书中所开始提及的更多的基督徒喜乐生活的秘诀。任何阅读且相信圣经之人都是如此。

琼斯现在要总结目前为止他们对于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研究：“晚雨是上帝的公义，是祂公义的信息，是大呼声，晚雨就是这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现在正处于晚雨的时间，我们要向上帝祈求并要接受晚雨。现在拦阻我们接受晚雨的是什么？（会众：‘不信。’）。”要展现不信确实是一个继续存在的问题，琼斯接下来从怀爱伦于1890年11月萨拉曼卡的异象所做成的小册子——“采用世俗政策的危险”中读了一段：“‘但不是所有人都跟随这光。一些人从安全道路上转离了，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是谦卑之路。上帝已将这时代的信息赐给了祂的仆人们……我现在不会在你们面前演习在过去的两年中（现在是四年）上帝藉着所拣选之仆人在我们中间来往的证据；但祂工作的当前的证据向你启示，你现在的义务是相信。’”

“相信什么？”琼斯问道，“有关上帝为这时代所赐给祂仆人们的信息是什么？（会众：‘公义的信息。’）耶稣基督公义的信息。这就是被轻视、拒绝和批评了两年的信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两年了。但现在祂工作的当前证据被启示了，现在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是什么？‘你现在的义务是相信’这个信息。”琼斯开始分享这个信息的个人益处和接受它时的美妙可能性：

一个姊妹不久前告诉我，四年前她正在为她的财产悲叹，她想知道在世界上这样的时代中，如果主要等到祂的百姓都准备好见祂才来，如何要得到主的再来。因为她说她已经在路上了一——她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做工，她认为——她看到根本不能

做到足够快的努力来以任何好的理由推进主的到来；她看不到主要如何来临。

她对之感到厌烦；但是她说从明尼阿波利斯回家来的人们说，“为什么主的公义是一件礼物，我们可以拥有基督的公义如同拥有一件礼物，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它。”“哦，”她说，“那让我很高兴；带来了光明；在那个时候我可以看到主要如何快快地来了。当祂把祂自己给我们当衣袍、衣服、品格时，就使我们适合审判和艰难时期了，我们那时就可以看到祂可以在祂想要来的时候来了。”“而且，”她说，“它使我高兴，从那时起我一直很高兴。”弟兄，我也很高兴，一直都是。

现在今天在那件事中有一感受。你知道我们都已经在同一个地方了。你知道我们因为不能满足自己对正确做法的评估而坐下哭泣的时间；当我们期盼主快快来临时，我们害怕那时间近了的消息；因为在这世上我们如何能预备好呢？感谢上帝祂可以使我们预备好。（会众：“阿们。”）祂提供了婚宴的礼服。祂是现在提供婚礼筵席的主人；祂要很快来临；而且祂说，“这是适合你站在那里的衣服。”现在会有一些人不能出席筵席，因为他们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但是主已经为所有人都白白地供应了这礼服，对那些没有穿的人——要责备谁呢？

W.W.普莱斯考特用他的圣灵的第七讲紧跟琼斯之后。他用可能他们还在等待遥远的祝福，他以“这祝福就在眼前”的建议结束了他的演讲：“对我来说我们好像已经开始了这个学习，我们正在等待一些超越学习的事的一些人，没有得到就在这里的祝福。他们就只被他们能有的亮光和荣耀及能力充满。现在，主想要我们得到祂的圣灵，就是现在；祂想要我们的心一直打开来得到。要以认罪和悔改打开我们的心门，因着痛悔的灵、永远不配的感受，当祂给我们祂的恩典和权能时，我们

才被祂高举。我们要丰丰富富地得到祂的灵，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喜乐了。”

诚心地认罪

贯穿整个牧长大会和现在的总会会议部分的这样的表现，把教会领袖们和普通人都指向了老底嘉信息和悔改的呼召及更新，都是有效力的。I.D.万·豪恩，A.T.琼斯的姐夫，是非常强烈反对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及后来几年都反对的很多主要人物之一。事实上，I.D.万·豪恩是从1888年会议返回批评信息和报信员的弟兄中的一员。

怀爱伦描述了她几次因天上的报信员而去过这些房间，并“听到嘲笑、批评、调侃、哄堂大笑。圣灵的显明被看为狂热。”怀爱伦的证言被轻蔑，

C.怀特“出现在最可笑的光中，”但是弟兄们“想着和说着关于琼斯弟兄和瓦格纳弟兄更坏的话。”

尽管万·豪恩似乎已经不受大量关于悔改的呼召的证言和从明尼阿波利斯所寄的信的影响，他开始在1893年于伯特克里克的聚集中以不同的观点看待他自己。当他“看到上帝如此多的权能停注在琼斯弟兄、普莱斯考特弟兄和哈斯凯尔弟兄身上时，他们在我面前展开信息的亮光和荣耀就如它现在向世界所展现的一样，”万·豪恩意识到“悔改和认罪是唯一从罪和黑暗中出来的通道。”在上一个安息日下午的社交会议中，万·豪恩承认了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大错，和从那时起”直到1893年会议“的所有错误”。万·豪恩后来表达上帝在祂的仁慈中把他预备好要接受更多的证明。

在他安息日认罪之后三天，万·豪恩得到一个从怀爱伦而来的证言，从澳大利亚于1月20日寄出的。那天晚上到达他的房

间，他读它“超过三次泣不成声，”在读的时候“每一句都接受”：

亲爱的万·豪恩弟兄，……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要告诉你成为我心上重担的一些事。你显现在我面前你并没有在光中行走和做工，而你认为你是。主一次又一次地把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呈现在我眼前。在那里的的发展只被一些人朦胧地看见了，那包围他们意念的同样的云雾并没有被公义日头的明亮光线完全消除……

我知道史密斯长老、布特勒长老和万·豪恩长老已经失去了天上明亮的丰富特权，因为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其它的精神和印象已经造成，并且从开始持守这种精神和印象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被激发了，当好的来临时，他们只能有一点儿欣赏力了……

圣灵对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偏见做什么了吗？引起在那里行为的灵做了什么？没有；上帝不在那工作之中。我被指示看到在会议中一间又一间房被我们的弟兄们占有，听到有一天会使每个人羞愧的话语，到审判之时，每项工作都会在它的真实之光中被呈现。在被你占有的房间中有一个见证人做了纪录，不圣洁的玩笑、讽刺、挖苦、聪明；天上的主上帝已经对你，对每一个在嬉戏中参与的人，还有在刚硬、难受感动的精神中的人感到不悦。所运用的影响力是邪恶的。结果就是使一些灵魂丧失。

你为什么没有得到主通过怀特姊妹所发的证言？为什么你没有与上帝已检验你的光保持一致？这种精神要持续到查验结束吗？就没有可以对你成为上帝在做工的证据吗？你不能识别谁拥有要传给这时代的百姓的信息吗？……

如果史密斯长老站在清晰的光中，他就会与启示录18章中那要用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一起完美和谐地吹出号角的声音。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寻求临到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了……

光正在闪耀；它不会，也不能黯然失色。它会继续越来越闪耀直到那大日；但是那些闭上眼睛不能看见，闭上眼睛不能听见，使心刚硬不能得到天上亮光光线的人们被会留下行在黑暗之中；行在黑暗中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自以为走在安全之路，但是他欺骗了他自己的灵魂。

这样尖锐又充满爱的话语对万·豪恩有深刻的影响。在读那封信之后，他“在祷告中向主屈身并向祂承认自己一切的罪。祂听了我热切的恳求，并给我这苦恼的灵魂平安喜乐。”第二天早上万·豪恩出席了早上的牧长会议，是O.A.奥尔森带领的，经常会读到来自怀爱伦的证言。在这里，万·豪恩在知道他的事情的弟兄们面前为他的错“做了更真诚更广泛的认罪”。他为这样的认罪“给我的灵魂带来更大的光亮和祝福”而高兴。“我现在又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感谢上帝，让我找到了宽恕和平安。”S.N.哈斯凯尔向怀爱伦报告早上的会议“是卓越的，很多人进入了光中。”他分享了“万·豪恩弟兄”如何“做了诚恳的认罪，是我在他以前的祷告中从未听过的。他影响了整个会众。”

会后，万·豪恩给怀爱伦写信，他继续认他过去所犯的罪并和她分享了他在留心到老底嘉信息时新发现的自由：

借你的手和我做的沟通，我诚心接受它为来自上帝的一个证言。它向我启示了我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所处的可悲状况，而且从主而来的证明都是公正真实的。从它到来我就比以前更多地看到巨大的罪就是拒绝亮光。因为我自己的固执，引起质疑的罪，使我不能紧紧抓住那如此明亮照耀我的光。我没有意识到那包围我的黑暗有多大，我被撒旦的权势强烈地捆绑，直到我收到这个上帝给我打开我眼睛的信。

我现在诚心为我参与“嬉戏”，“讽刺”，“挖苦”和

“聪明”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和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同—间房里的其他人是那么地放纵。那实在是一个错误——所有的错误——必须引起见证一切的上帝的—不悦。我希望它可以从我的记忆中被抹去……

但我开始看到，我在这四年的黑暗和—不信中迷失了多少。我现在要憎恶并“买精金，”“白衣”和“眼药”，我就可以在跟随我的人面前站立得住，不是在我自己的力量中的演讲，而是基督公义的能力，和祂丰盛恩典的供应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肉。”我会兴起，并在对上帝的敬畏中，与信息的奇妙光明—起前进。我会在上帝面前谦卑而行，并珍惜祂在我心中的感动，我会拥有来自全能者的能力，来抵挡撒旦，避开他的圈套，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生活在晚雨的时间

2月23日星期二，W.W.普莱斯考特以他关于圣灵的课程开始了晚上的会议。在学习这个课程近四周之后，普莱斯考特感到“对我们的工作现在有严肃的忧虑。”他们已经研究了隐藏“得到非常程度的上帝圣灵的沛降。非常接近的证言也被带来在这里被念诵，它们似乎在我们的意念和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非常欣赏他们在一起得到的祝福和上帝的临格以及祂圣灵的同在，“然而如果这些会议结束却没有如我们所经验的圣灵更完全的倾降，我会失望。”

普莱斯考特提醒他的听众“当使徒们藉着认罪，藉着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藉着不住地仰望基督，在十天的诚恳祈祷之后得到圣灵的倾降之时，他们被改变具有祂的样式，然后他们大有能力地出去做救主已经委托给他们的工作。”使徒们带着能力出去，在一天中有很多人信主。他们有超过邪灵和疾病

的能力，他们医治病人，上帝显明了很多征兆和奇事。“现在那些事不想被看作是一种神话故事，”普莱斯考特强调，“为什么？我们要重复这些同样的经历！”普莱斯考特现在再一次提到了过去四年的经历：

上帝想要为祂的国度给人盖印：但是那被盖印的人和那准备好被转变的人，必须是那些有基督住在心里的人；必须是那些得到基督的公义和品格的人们。但是当我们完全得到基督的公义就像上帝想要我们得到的那样，伴随着圣灵的完全来到，就有了圣灵的倾降。现在，我们一再祈求圣灵从基督的公义和品格中分离降下是没有用的。想想这事是为何卡在这里三四年，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什么！上帝几年前就想要把祂的圣灵降在祂百姓身上；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再忍受了：不要再为那日子多加时日了。

对这件事我能说什么？我们聚集在这里。这些是就像A, B, C一样简单，公义是上帝的礼物；在世界范围内祂要求我们去做的是顺服以得到它，打开门。怎么打开？藉着认罪和悔改，藉着关上每一扇向撒旦打开的门，并向基督敞开大门，且简单地接受祂。现在，它与我们的年龄和立场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牧长；我们有没有牧师证；我们都在同一个水平上。你和我要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就像小孩子，总要感谢上帝，常常喜乐……

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今晚知道一些事的原因了吗？我已经以这种方式思考了；如果我们停止一切对彼此的质疑，对A弟兄和B弟兄，无论他是接受还是拒绝，停止到处找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地坐在这里，高兴地知道它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得到它……

祂的门徒们为之持续恳切祷告了十天，又认罪，又悔改，一直仰望基督。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呢？我

们的会议只剩十天了。弟兄们，现在不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吗？公义是什么，主想要我们在此次会议中做的是什，这些事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清楚吗？我们现在不是有十天的时间，我们不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寻求主吗？

在普莱斯考特的演讲之后，A.T.琼斯继续他的系列，以宣读他“不久前从澳大利亚的斯达尔弟兄”那里收到的信开始他的陈述。G.B.斯达尔很有可能是在一月初的澳大利亚祷告周之后寄信来的。但是这封信没有新的信息；它只是证实了他们已经在圣经和怀爱伦著作的学习中所发现的：

“怀特姊妹说，我们已经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以后，就在晚雨时节了。”这就是我们在自己学习这些课程中发现的，不是吗？弟兄们，在我们接受之前上帝还要等多久呢？祂已经尝试了四年让我们接受，在我们接受之前还要让祂等多久呢？现在，主题与普莱斯考特弟兄的主题相关了，它的讲话是我的讲话的开始；他呼召每个人去做的就是每个人在四年前应该已经完成的。

事实是，一些事要被完成。那些以祷告的方式寻求主的人，那些得到祂信息的人，会得到祂想赐下的。那些没有完成所托付给他们工作的人，当这一切完成时就成了定局。那是此次会议最可怕的情形；那是赋予此次会议可怕的本质的。危险是，这里的一些已经抵制它四年的人们，或者还没有抵制它如此久的人们，现在都不能以就近主的方式得到，而且不会如主赐下一般得到，会被越过。主不会在此次会议中制造一种假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你会被发现位于哪一个阵营呢？

琼斯的话确实很严肃。但是再一次，他们拥有的“从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就在晚雨时节了”的观念，并不是基于G.B.斯达尔从澳大利亚所发的信。斯达尔提到怀爱伦的口头表达只是确认了他们自己已经在圣经和对怀爱伦的其它表达中学习到了。

G.B.斯达尔提到几年间已经出现的事实。多年后为《回顾》写作，斯达尔表达说1888年总会“为陈述基督之义的主的仆人作的表达，”后来带给他们，“标志着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的开始，还有在启示录18:1提到的，要以荣耀充满世界的其他天使的加入。”这些口头表达都是在1888年会议上作出的，斯达尔说，“之后不久就被印刷发行了。”在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描述了他与怀爱伦一起工作的几年，斯达尔对1888年会议用了简单的言辞：“怀特姊妹出席，并每天在关于主题[因信称义]的陈述上以决定性的话语发布影响力。她表达说，这标志着晚雨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的开始。”

当然，这与怀爱伦其他已发表的言论一致。在1892年末，O.A.奥尔森印刷了一本怀爱伦之前未发表的一些表述的小册子。标题是“等待我们请求和接受的圣灵的能力”，以下证言的部分内容被引用：

基督，伟大的教师，有各种各样可选择的主题，但是祂想的最多的就是圣灵的赐下。祂因为这个赐下而对教会做了伟大事情的预言。然而想得少的主题是什么？什么应许只是很少应验了？对圣灵只有一次偶然的论述，然后这个主题就留给以后思考了……

就在祂离开门徒升天之前，耶稣以圣灵的应许鼓励他们。这同样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然而它多么少见地呈现于人前啊，在教会也很少谈到领受圣灵。由于对这个最重要的主题保持沉默的缘故，我们知道应该就比它本身作为丰富礼物的圣灵应该在实践中少了很多，是要赐给上帝的工人吗？圣灵沛降是偶然带入我们这演讲中的，是附带谈及的，就是这样。先知们已经仔细想过，神性已经被详细说明了，但是对教会可以在属灵力量及效率上增长的不可或缺，可以用之带来定罪的，使灵魂转向上帝，已经离开了牧长们的努力。这个主题被放在一

边，似乎在将来的某时会考虑它。其它的祝福和特权已经呈现于人前，直到在教会中出现渴望达到上帝应许之祝福的觉醒；但是关于圣灵的印象已经被认为不是现代教会的礼物，而是在将来它要成为教会必需得到的。这应许的祝福，如果以信心宣布，就会在它的列车中带来其它所有的祝福，它要充足地被给予上帝的百姓……

教会已经长久满足于上帝的一点祝福；他们没有感到要达到为他们付上无限代价而购买高贵的特权的需要。他们的属灵力量已经是微弱的，他们的经历是一个矮子，品格是残缺的，他们所做上帝给他们去做的工作是没有品质的。他们不能表达上帝圣洁言语中伟大又荣耀的真理，这是可以通过圣灵的权柄定罪并转变灵魂的。上帝的能力在等待他们的请求和接受。欢喜的丰收将由那些撒播真理之圣洁种子的人们收割。

在1897年，怀爱伦就劝勉教会：“让我们以悔罪的心，现在做最恳切的祷告；使晚雨的时节中，恩典之淋会降到我们身上。”两年以来，她提醒弟兄们“多年前就是圣灵要以特别的方式降到上帝认真、自我牺牲的工人身上的时间。”的确在那时，1893年总会，他们就生活在“晚雨的时节中，”就像怀爱伦所说的，就像G.B.斯达尔所报告的。问题是他们是否真的留意真实见证者的劝勉并悔改。如果是，那么恩典之淋就会倾倒在他们身上了。一些人已经这么做了，并且得到了伟大的个人祝福。但是一般的教会呢？

“
哦，我心多喜乐！”
”

第八章

十个见证人

2月25日安息日下午，一次“来自怀特姊妹的重要交通被宣读。”根据《回顾》中的一份编辑的记录，证言表述了“我们所生活之时代的危险与义务并存”是非常清晰的。吹毛求疵、互相批评的罪是被指出最特别的罪。我们很高兴地报告说，这些责备的话语得到的回应是那些与会者以及他们所作的诚恳认罪。更有许多人向上帝保证，并且互相保证通过不再做“控告弟兄者”，从而停止为撒旦效劳。

晚上，在欢送安息日的聚会中，W.W.普莱斯考特弟兄带出

一个音乐事奉，其中由他所指挥的合唱已经在巴特克里市他所举行的布道会上一周演唱过三次。《回顾》记录道，“这一事奉的美妙诗歌，极具渲染力，给会众以强有力的印象。”

随着音乐事奉的展开，A. T. 琼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律法到公义的关系》的演讲，展现了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完美联合而不可分隔的关系；以及我们最终如何通过十位见证人（十诫）的彻底审查。”琼斯谈及在生活中的成圣工作，及“基督的临格使祂所在之地成为圣洁的和神圣的。”琼斯提到安息日是那个成圣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或印记。“难道我们不是处在盖印的时候吗？”琼斯问道。会众回答：“是的。”还有“通过上帝的义，即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吗？是的，先生……感谢上帝。我们有要通过的考验；然而弟兄们，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义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一个考验。”

之后琼斯对比了在主的大日将要聚集的两组人。一些人会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完全正确；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公义的，完全正确；因此我们有权利去那儿。打开门。’但是‘我们’不算在那里，对吗？”对这组人的回答是，“‘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但是第二组人呢，他们会得到怎样的回应呢？：

那日还有另一组人在那里——无人可数算的一大群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们也要进去。而且如果有人问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使你可以进入这里？你凭什么在这里？”回答将是：

“哦，我没做什么配得这奖赏的事。我是一个罪人，只依靠于上帝的恩典。哦，我曾是一个如此可怜、背负重担而被捆绑的奴役，除了主祂自己没有人可以释放我；我如此地悲惨以至于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主不停地安慰我；如此贫穷的我只有不停地祈求主；如此地瞎眼以至于除了主，没有人可以让我看

见；那么地赤身露体以至于除了主没有人可以遮盖我。我所有的凭据就是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主爱我。当我在痛苦中呼求时，祂搭救了我；当我在悲伤中想要得着安慰时，祂一直安慰我；我在贫穷中祈求，祂使我富有；我在瞎眼中求祂指引我路，可以让我知道那路，祂一路引导我，而且使我能看见；当我赤身露体没有人可以遮盖，祂给我这件衣袍让我穿上；因此所有我可以呈现的，也是我必须呈现的进去的凭据，正是祂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如果这都不能让我通过，我就是被遗忘；那也是公义的。如果我被遗忘，我也不会抱怨。但是，哦，这都不能让我有权力进去并继承产业吗？”

但是他说，“哦，这里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人；他们想要让每一个从这里经过的人满足。我们这里有十主考官。当他们查看一个人的案件并说他是全对的，他就可以通过。你愿意让这些人被叫出来检查你的案件吗？”我们会回答，“是的，是的；因为我想要进去；而且我愿意顺服任何检查；因为即使我被遗忘我也不会有怨言：当我主管我自己时无论如何我都会迷失。”

“好吧，”他说，“我们会叫他们的。”这样那十个人被叫出来，他们说，“哎呀，是的，我们对他完全满意。哎呀，是的，他在不幸中，我们的主搭救了他；他一直以来受到的所有安慰，他特别需要的安慰，是我们的主给的；他所有的财富，他所有的一切，如同他的贫穷，是主给的；还有瞎眼，他看到的一切，是主给他的，他只看属于主的：他曾赤身露体，他所穿的衣袍，是主给他的，是主织的，是全然神圣的。唯有基督。哎呀，是的，祂可以进来。”

当琼斯在他的证道结束时达到这个点时，会众自发地开始唱，“‘我所有罪债，主皆替我还；我罪本脏如朱红，主洗净白如雪。’”琼斯通过在那点上证实而结束了他的描述：“从

门里边传来一个甜美音乐的声音，充满着我救主的温柔与同情，这个声音会从内而来，‘进来，你们这蒙主所祝福的。’（会众：‘阿门。’）。”

琼斯在他的弟兄们面前以颂扬上帝结束了他的论述：“哦，祂是完全的救主。祂是我的救主。我的灵赞美主。弟兄们，今晚我的灵在主里喜乐。哦，我与大卫同说，来和我一起赞美主，一同高举祂的名。祂已经做的完全的满足；弟兄们，再没有任何可以反对我们的了；道路是清晰的；路是开放的。基督的义满足了。”

安息日聚会接下来便是《回顾》的报告中所分享的余下的故事：“在达到顶点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有福的结果被展现在我们面前，证道停止了，大量的会众拥挤在会堂中任何可占的地方，自发地成为一个赞美会。牧师们将会众每三四十人分成一组，并在他们受尊重的位置上起立负责。成百上千颂赞上帝的良善和救赎得见证充满了整个屋子。在伯特克里克从未见过如此的聚会。”上帝再一次在伯特克里克真实地临格在祂的子民中间。

更多的认罪

2月27日周一早晨8:30,来自怀爱伦的当代证言的一部分在牧师会议上被宣读。证言所强调的与前几周会议中从不同发言者所得的信息正好吻合：

危险的时期现在临到我们。我们再不能说这个时期还在将来。每个思想的力量要用于主所认可的工作，而不是在上帝传给祂百姓之信息的路上阻碍道路。要团结一致地预备一班人在上帝的大日可以站立得住……倘若我们的弟兄们已经从偏见中得释放且行在谦卑中，他们就必准备好接受来自任何源头的亮

光；认出上帝的圣灵并基督的恩典，他们就会真正地成为光的通道……

在我们自己阵营中的反对已经给上帝的使者强加上一项艰辛而煞费苦心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根本没必要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当这个工作不得不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中间被完成时，让他们愿意上帝在他能力的日子做工，上帝的荣耀之光还未成为一束集中的光照耀于世。成千上万如今置身于错误的黑暗中的人们，可能已经加入到我们当中。为抵消反对者所造成的影响而付出的时间、思想和劳动，与那迅速要来的上帝对于世界的审判是等量的。上帝圣灵的大能已出现在祂的百姓之中，但却不能被赐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打开心门来接受它。

世界的反对，我们不必害怕；恰恰是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因素已经阻碍了这信息。扩展真理的运动之效率，取决于那些自称相信之人的和谐行为。爱和信心构成一种的精神力量，并确保了行动的和谐；但冷淡与怀疑已经带来削弱我们力量的分裂。

怀爱伦继续写道，上帝藉圣灵要传向各处的信息：“但在明尼阿波利斯拒绝真理和亮光所产生的影响，易于使上帝通过证言传给祂百姓的亮光失效。”事实上，她甚至宣告1888年出版的《善恶之争》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发行量，因为某些占据负责地位的人已经被明尼阿波利斯波盛行的精神所影响了。”正像在19世纪50年代，当老底喜教会的信息首次公布时，上帝在掌管四方的风以便那信息可以传遍全地一样：

当我们被迫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抵消仇敌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所作的工作时，反对真理者的工作却在稳步前进。某些人的迟钝和其他人的反对已经大大地限制了我们在那些知道真理的人中间的工作力量和方法，但是不要实践它的原则。如

果每位基督的士兵都尽了他的义务，如果锡安城城墙上的每位守望者都已吹出一定的号角，那么这个世界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听到警告的信息了。但这个工作已经落后多年了。我们怎能为此迟延向上帝交帐呢？

当天使们掌管四方的风而不让它们吹起时，这是给每一个拥有亮光之人机会去照亮世界。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影响在呼喊平安稳妥。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没有时间、力量及影响力浪费在拖拖拉拉的行为中。当人在睡觉时，撒旦已经比我们抢先一步，整理它所获得的优势而使事情顺着它的意思发展。

主已经向我们启示，老底嘉的信息适用于这时代的教会，然而把它实际应用于自己身上的人是何其少啊。上帝已经为我们作工了；我们对了解天国没有怨言，因为最丰富的祝福已经提供给我们，但是我们的人已经非常不情愿接受这些祝福了。那些已经如此顽固而叛逆的人不会降卑自己来接受上帝出于慈悲而向他们的心灵所发出的光亮，变得如此缺乏圣灵，主无法使用他们。除非他们悔改，不然他们永不能进入那福地。

毋庸置疑，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以来，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的行为导致基督的复临迟延了。现在老底嘉的信息应用于上帝的末世教会，甚至更为有力。当责备并将“懒散和怠惰自教会中除去，主的灵就必和葛地显明，”怀爱伦宣告说，而且“全地将被从天而来的天使的荣光所照亮。”主正“等着祝福祂的百姓，”就是那些“在祝福来到时能够辨认出并以清晰、强烈的光线传播它的”人。但只有当“上帝的圣灵倾降在祂的百姓身上”时，这样的事才会发生。可悲的事实是，怀爱伦沉思地说，“天上的机构已经长久地等候地上的代理人了——教会的成员们——要与他们合作以完成那伟大的工作。他们在等你们。”

《公报》报道了在怀爱伦的信被读之后，“一场最卓越的

社群会议召开了，很多的弟兄们以衷心的认罪和决志的表达回应要合一、相爱并追随那光。上帝的良善的灵显著地降临了，人们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喜悦与感恩之情从每颗心涌出。”

大概是J.H.莫尔森，前爱荷华州会会长及1888年大会代表，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他期盼已久的认罪。莫尔森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反对上帝传给祂百姓的信息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自那时起，怀爱伦就寄给他证言并直接与他谈话，但几乎没有变化。最终，在1892年11月，莫尔森写信给怀爱伦（已失传），至少承认了部分他过去的错误。怀爱伦在一封信中给出回应，这封信正好在1893年牧长会议开始之前到达。在信中她表达了对他长期居于反对充沛亮光的立场而没有“认出耶稣的声音，”或服从“上帝圣灵的引导”的悲哀。怀爱伦提醒他，圣灵曾多次临到他，而他也“受到感动要接受真理和亮光，”然而“骄傲和顽固”使他退缩。现在她恳求他悔改并“在这件事上不要半途而废。”除非你现在果断地采取行动，除非真理的改变能力在你的心上作工，而且你要为永恒作彻底的工作，否则你必掉入撒旦的网罗。”

贯穿牧长大会和总会，迄今为止从众多的发言者和所读的证言中，莫尔森都不断地使大家想起明尼阿波利斯叛乱的悲哀结果和悔改的呼召。O.A.奥尔森经常带领牧师们的早灵修，并“很少有例外地”、总会从怀爱伦过去一年所发送的资料中选读一些内容。他后来高兴地写信给怀爱伦说，信息“如同及时雨一般……而且我从未见证过我们的牧师们如此衷心地回应主的教导与责备。在你的一些文章中，你直率地提及明尼阿波利斯和在那里所显明的精神。是的，我们再次重温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而且许多人承认了他们所做错误的方面以及所纵容的感觉，这些人中既有出席那次会议的人也有未出席那次会议的人。”

C.H.琼斯在他于会议之后写给在澳大利亚的W.C.怀特的信中报告了相似的事实。他提到在大会期间，明尼阿波利斯事件“非常突出；”来自怀爱伦的证言“特别提到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很多人都已经认罪。这为上帝作工打开了道路；而且祂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作工。”当C.H.琼斯表达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所采取的立场没有错时，”他感到他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需要认罪并在上帝自卑。但是会议对他最大的影响是J.H.莫尔森弟兄关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自此以后的行为的认罪……他直击事件的根源；事件影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O.A.奥尔森在写给W.C.怀特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经历。当证言在牧师晨会被宣读时，“上帝的灵不可思议地作工，上帝使人知罪并使人转变的能力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显明。”对奥尔森也是，整个大会中最有趣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J.H.莫尔森的认罪：“我已经听了很多的认罪，但是这个我必须说，是我从未听过的。当然这个认罪是很冷静也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如他的性情本色一般，这是最彻底最深层次的工作，是我从未目睹过的。而且我也从未见过任何会众因这种场合下的认罪而被如此影响的。”

几年之后，A.T.琼斯也回忆莫尔森的认罪：“从公义来说，J.H.莫尔森弟兄应该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被授予真理与事实之名的名誉……他使自己从所有反对的关系中脱离；并藉着我所听过的最出色、最高尚的认罪之一，把自己的身心灵带入因信称义的真理与祝福中。

再一次，这样的认罪是证言被宣读的最幸运的结果，即确认了自牧长大会议开始后，不同的大会议座要老底嘉悔改的呼召。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正如有些人所建议的，A.T.琼斯证道提出的“挑剔的”、“率直的”、“激烈的，”而是对真实见证者悔改之呼召的回应。

1893年会议接近尾声

最后在2月28日周二，W.W.普莱斯考特给出了他关于圣灵的最后一课。在这里他再次提到了早期教会并圣灵的恩赐已经倾注于早期教会使她能够向当时的世界传扬福音。那同样的恩赐和祝福也应许要赐给末世的教会。当普莱斯考特在他的谈话中达到这一点时，他再次指出上帝的延迟是因为我们自己阵营的不信所引起的：

现在当我想到我们已经在晚雨中四年了，上帝想沛降祂的圣灵，好使这些恩赐被恢复，使他的工作可以带着能力出去；他希望我们欢喜快乐地加入这项工作并与他全心合作，我发现我们是那握紧拳头却裹足不前的人；而不是身体所等待的把整个身体撕碎。

所以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滞后多年了；而且如果有一些手并没有握着，如果一些脚没有拒绝行走，这样身体不撕碎就不能走，身体可能已经在这四年中向正确的方向移动了。而非撕下某个肢体而弃于路旁——即你和我——所以这四年的行程中一路上都被这些被分散的肢体标记了，我们不愿这样做，主在极大的慈怜中让身体等待，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撕下并弃于路旁。但这身体现在要前进；我说，让每一只手，每一只脚，每一个成员都准备好出发，这样身体才不会分裂。那就是主想做的，他现在就要做：他已经警示我们并告诉我们四年了。

在大会的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晚上，A.T.琼斯最后一次提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并从那以后因信称义的信息如同使者来到我们中间四年了。现在琼斯宣布他们的研习已经发现“上帝的义遮盖祂的百姓是一件事，是唯一的一件事，总而言之，是人们接受圣灵之应许的装备，而且要使之向外传播。”当信息被送到并被高兴地接受时，“上帝告诉你和我：‘兴起，发光；因为

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当你和我照着所说的做时，就在祂里面因信被高举，祂会看到我们所发的光。（会众：‘阿门。’）。”但是正好琼斯指出的，在因信称义和晚雨时期之间还是会有继续被拒绝的危险：

现在，信息：‘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是上帝给你和我的确切又直接的信息，通过你和我成为人们的牧师，从今天此时开始，正如四年前上帝给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信才得到上帝的义的信息一样。（会众：‘阿门。’）今天拒绝这个正适用于现今的信息的人们会将他们的永生抛之身后，这个信息包括了他们全部的救赎。

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已经让我们承担了四年了，为了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现代信息。那些不能接受这个信息的人们是没有预备好接受这个信息的人，因为他们拒绝了。现在上帝给了其他人特别程度上的信息以便信息可以被接受，而且这两个信息都被轻视了，那瞎了的眼睛会变成什么样呢？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啊！所以我们已蒙呼召在会议中多次表达，这个工作，正在严峻之时。

确实，1893年的总会是教会所达到的严峻时期。还有对从天而降的最宝贵的信息的持续拒绝吗？老底嘉会认识到她的需要并悔改吗？

“哦，我心多喜悦”

1893年总会在3月6日周一晚上休会。O.A.奥尔森“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对大会和谐精神及会议塑造的相爱精神的感谢，将之描述为他主持过的最好的会议。”正因很多参与者分散至全国甚至全世界，大会积极的反映被分享了出去。W.A.斯

派瑟向W.C.怀特描述大会是一场“盛宴”，宣称它“是不止一方面的最好的会议。”斯派瑟也提到在《公报》中找到的圣经学习，在个人而言“读起来很好但听起来更好”。

C.H.琼斯赞同这个观点，肯定了“毫无例外，大会是我所出席过的会议中最棒的会议。”他告诉W.C.怀特，他们“有一场好的事物的盛宴；而且上帝的灵也在很大程度上临格其中。”他甚愿怀特可以在那里并享受好事物：“当我们研习圣经时，亮光照耀在神圣的书页上，很多灵魂在主里得喜悦。”

O.A.奥尔森加入进来，向W.C.怀特述说这个非凡的场合：“主的灵大大地临格其中。我在我们以前的所有会议中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次大会的场景。”奥尔森在给怀爱伦的长达25页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赞许。奥尔森回忆说，他“从未在一场会议或一个时间上达到更多的渴望而在上次总会中达到了。”他知道处于危险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上帝“能够也愿意”为祂的百姓“成就大事”：

最让我关心的是我们可能单独共同使我们自己持有这样的态度以便能领受上帝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我们可能在我们能够如祂渴望教授我们那样去受教的位置上。是的，学会和会议从头到尾都是最值得注意的原因。我以前从未出席过像这次的会议。主的临格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感知。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上帝的能力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沛降于人。每件事都要通过非凡的和谐与联合。尽管如此，在每一个出现的问题的讨论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确实，我认为我从未出席过有如此完美的自由、没有人克制的会议，然而我从未见过任何会议像这样每个发言者对其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如此尊重。这是这个场合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临行时，弟兄们都感到被极大地鼓舞，而且每一个代表都是带着同样的感受和刚结束的大会的精神离开的。

W.W.普莱斯考特也在给怀爱伦的信中分享了他对大会的观点：“主在我们的大会中，基督藉着祂的灵来到我们身旁，我们感到很好地完成了每个心灵都敞开心门，接受从上帝而来的亮光和祝福。”普莱斯考特继续表达他“从不知道做工是与对主的迫切希望相联合的。”

大会的报告通过各教会的文章也被分享到世界各地。G.C.坦尼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们报道“它从一开始就明显地非常棒地显示出上帝的祝福，并一直在增加力量直至结束。它从来没有成为我们参与如此祝福的会议的特权。保惠师圣灵来使我们确信有罪、有义、有审判。”坦尼报道说由哈斯凯尔、琼斯和普莱斯考特所带领的圣经学习带来“神圣书页上很多的亮光，”而且接受亮光“增加了那些在学习中联心的心灵的喜乐。”坦尼意识到在过去对因信称义有一个分歧，但现在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看法一致，而且非常谦卑地承认错误的感情，彼此多少疏远的心被拉在一起并最亲密地联合了。坦尼现在可以不折不扣地表达，“我们已经到了晚雨的时期，到了主对祂的百姓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的时期。”

W.C.怀特因坦尼在会议和大会之后的新体验而高兴。他在一封给坦尼的回信中回忆了他出席1888年大会后自己的经历，甚至也有之后极大的困惑：“多年来再没有事情可以像你所写的经历一样可以给我这么多的喜乐，比任何事情的喜乐更多，是我想要让你去参加大会的。你的信心使你得到了这大光和祝福，这信心使我坚定了你可以回来在工场做比以前更好的工作的观点。”

皮伯斯夫人以具有表达性的语言为《回顾》的读者描述了大会的祝福：“有什么语言可以适当地表达‘出于公义的义之师’（约珥书2:23,旁注）所给的我们的祝福的重要和珍贵。祂来与

我们同在，并打开我们的理解力，正如在旧时那神圣的一位与人同行往以马忤斯去一样，现在我们正与他们说，‘当祂在路上与我们谈论时我们的心没有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肮脏的自以为义之袍需要被脱去，“为要穿上婚礼的礼服，而婚礼的礼服由主人自己所准备——就是祂自己的义袍——可以被我们穿上掩盖我们的赤身。”所有这些令她做出宣告：“我们向上帝求雨，因为到了晚雨的时候了；祂创造了明亮的云彩，并给了丰富的沛降，我们饥渴的灵魂确实被更新了；但是现在它已经悄然下降了！它并不是随着风或地震快速又大声的下降，而使我们错愕又惊讶，我们几乎要屏息以免失去一个轻轻的耳语。”

O.A.奥尔森后来写信给国内传教会“上一次的总会大会和圣经的联结是从主的临格而来的一个更新的时期。上帝的灵安置在牧师和信徒身上。”O.A.奥尔森回忆，但随着认罪而来的是：“对很多人而言它如同对罪的谴责。它做了很多洁净过去、力求一种新的转变并一种完全成圣的重要工作。罪被承认；很多在黑暗中的人打破撒旦的符咒并来到光明中。上帝的灵藉着向以前是黑暗的地方和荒芜的灵魂给出亮光、平安和喜乐而证明祂的赞许。”

当然，会议的事件和来自明尼阿波利斯之信息的主要人物的认罪的新闻传到了澳大利亚，怀爱伦读到I.D.范霍恩在他的悔改信中，承认他“以前从未被证明”这样一个会议“显明了上帝的灵和权能。”他现在终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并以我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了。在基督里的所有能力并因祂住在我里面并引领我，我才可以为祂的荣耀做一切事情。”现在他的渴望是兴起并“在上帝的敬畏中，靠着信息的亮光前进。”

L.T.尼古拉在1893年会议之后意识到怀爱伦确实“四年以上毫不妥协地并最果断地坚守了特殊的原则，”这都是为了教

会的利益。他现在“在因信称义的光中喜乐”，这光已经在1888年“自会议之后一直照耀着。”

怀爱伦为好消息喜乐，虽然她已“度过了许多夜里失眠的时间。”这是“从美国来的使我清醒的好消息。哦，我的心在主为祂百姓和利益工作的事实中多么喜乐啊，”她说。认罪的报道告诉她“主借着圣灵在那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上帝面前对他们真实现状信服的心灵上做工。”

她也收到了《公报》的复印，怀爱伦宣称她已经“在阅读每日证道的过程中找到了一场盛宴”。事实上，所给出的信息是如此自然，以致多年后她“被告知要使用那些演讲，”特别是A.T.琼斯，“印在1893年和1897年总会公报中的演讲。”怀爱伦说琼斯的演讲包含“对证言的正确性的强烈争议，这证实了在我们中间先知的恩赐。我蒙指示，很多人会因这些文章而得到帮助，特别是那些新来的还没有成为熟悉我们历史的人们。现读这些争议会成为正确的祝福，是因着圣灵的感召。”

第九章 撒旦反对晚雨 及大呼声的策略

总会复兴的传扬结果

总会之后在美国和很多国家有很多年度的帐篷大会和会议。O.S. 奥尔森很清楚地认识到1893年总会是一个“从主的临格而来的更新季节。上帝的灵降于牧师和百姓身上。”他也知道这个“祝福并不局限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所聚集的人们，而是同时延伸至很多其它地方的。”现在，奥尔森报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听到总会会议的性质，并有充分理由期望这同样祝福中的一部分可以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帐篷大会和]会议中。”在帐篷大会季结束的时候，奥尔森见证“所发生的一切

都要归荣耀给主。”

从帐篷大会和会议所来的这样的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分散遍及教会文章中。W.W.斯特宾斯从堪萨斯的会议中发来报告，说“主给我们的祂的圣光的祝福，把我们的心在爱与和平的凝聚力中联结起来，所引起的错误和分裂在祂圣灵的能力面前都消失了。”他也表达了“一些人是第一次找到平安，我们可以见证晚雨的下降。”

在祂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D.T.舍尔曼，在离开巴特克里市时，对他周围生物的美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欣赏。当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家中，而他的弟兄们也已经“闪耀着主的祝福之光”了。这使舍尔曼声称“他们已经接受了晚雨。”

L.约翰逊，在游历了爱荷华州、内布加拉斯州、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之后，宣称一些成员“在主里喜悦，正在接受晚雨。”N.P.纳尔逊，从达科他州南部写信来，回忆说“从我们上一次的帐篷大会中，我们已经得到一些雨滴；是的，沐浴在晚雨中；”但是，他质疑，“我们能自信地在我们1893年的年度盛宴上寻找更大的祝福吗？”

紧接着而来的黑暗

这样的报告应该在我们回顾历史时引起喜悦，但前提是没有其它的故事。当然我们可以从所得的胜利中学习，但最终如果晚雨开始沛降，并且没有阻碍的话，基督岂不应该在这之前就复临吗？撒旦的担心使其继续着他阴险的叛乱，并通过以下的策略反对教会再1893年做出任何晚雨开始并结合大呼声的影

响：

- 通过狂热的批评反对教会。
- 通过在教会和我们的学校中的世俗心。
- 通过报信者自己的错误。
- 通过伪善的无知而继续反抗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息和报信者——

——甚至将圣灵确切的工作归为极端主义、兴奋和狂热——撒旦成功地带来了一个延迟。我们来简短地看一看这些例子中的每一个。

前两个撒旦的策略，我们要在这一章中检查，还有两个在接下来一章中。

1. “教会是巴比伦”：狂热的批评并反对教会

1892年夏天，蒙大拿地区社区的秘书A.W.斯塔顿，已经因为在复临信徒工人中确实的错误行为而变得厌烦。这种厌烦很快就成长为对教会公开的批评，在这一点上他开始声称复临教会已经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在1893年初，斯塔顿发布了一份长达64页的小册子声明，“主呼喊！”寻找复临教会的属灵破产并声称接着发生的呼喊是“从她里面出来。”他的小册子由大量误用的怀爱伦所写的证言组成，甚至好像应用了一些她所写关于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和报信员对他而言积极的评论。斯塔顿广泛地分发他的小册子，他的一些支持者确保所有1893年总会会议的代表都可以收到一本。

另一方面，W.F.考德威尔是一位刚转入基督复临教会并活跃的没有经验的成员。在集中学习圣经一周后，他确信教会在“死亡睡眠”之中而且没有实践她所拥有的亮光。因为出席了1893年的总会，考德威尔收到了斯塔顿的“主呼喊”小册子，

这看起来是唯一证实他的发现的。他很快与斯塔顿见面，两人很快确认他们自己是在对的一方。结果，在斯塔顿的请求和开支下，考德威尔立即旅行去澳大利亚公布他们“大呼声”的信息。

怀爱伦很快对这个新运动回应，指出这些人的声明完全是谬论，尤其是关于上帝的灵在1893年总会上所流露出的光亮上。这些误用她责备的证言，最初写下是为了带领人们悔罪并改过——不是呼召人们离开教会——可以趋于聚集在斯塔顿和考德威尔旗下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但是怀爱伦忠告的真实目的没有发挥影响力便造成了更大的毁坏，就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极端。在给斯塔顿、考德威尔和朋友们的信中，怀爱伦问了一些自我检讨的问题，这也阐明了在1893年总会上所真实发生的事：

我明白这两人都参加了[1893年]总会……他们还不能识别上帝的灵所启发的事吗？他们还不能看见上帝正在打开天上的窗户并倾倒祝福吗？这是为什么？证言已经给了教会纠正和劝诫。还有很多有实际应用的信息给了老底嘉教会，而且他们也承认了他们的罪并在痛悔的灵中悔改。他们正在听到耶稣——这位天国商人——的声音……

这些声称已有卓越亮光、又确实有同样悔改和认罪的工作要做的弟兄们，因为从他们的心门前清理了垃圾，而且打开了心门欢迎天国的客人。他们已经将自己置于光中，他们已经收到了从天国而来的最宝贵的祝福。他们已经看到主已确实向祂的百姓仁慈地显现了祂自己，并且公义的日头已经向他们升起。这就是一直持续的积极的宝贵销售。基督给老底嘉教会的忠告已经起作用，所有感到自己贫穷的人都在买黄金（信心和爱），白衣（基督的公义）和眼药（真实的属灵识别力）。

为什么这些弟兄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并置身于正确的一方

呢？他们是贫穷患病的，却不自知。他们不是在基督的一方工作，不是因祂的圣灵而谦卑顺从，而是如此瞎眼以致不能看到从上帝在祂百姓之上的宝座所发出的强烈的光线。

哦，他们为什么没有向耶稣打开心门？为什么还没有移至对的地方而阻碍他们原本可以照耀到全世界的公义日头之明亮光线？当上帝的祝福遍及各处时，当祂的临格使生灵向祂显出神圣、圣洁时，他们为什么没有将他们自己的灵魂置于对的一方？……他们怎么能从上帝的能力已经如此在有标记行为中显明的大会中回来，又发出遵守诫命的人是巴比伦的大呼声呢？

及至第二年夏天，怀爱伦还在继续写文章以阻止斯塔顿和考德威尔的工作和他们错误的“大呼声”。她证实撒旦的这项工作会“在上帝对祂的百姓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的关键时间被人听到。”怀爱伦也知道这样误用她的文章会导致“对证言的疑惑，而且只要有可能，他们会使我多年所做的工作失去影响力。”因为“当显示出他们的信息是错误之时，证言也被分享于其中，就是分担同样的谴责；向世人……在这件事中现出我的工作不是上帝或真理的工作，而是错误信仰的证据。”

怀爱伦强烈呼召要悔改，因为反对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的反抗，可能因证言被那些称教会为巴比伦的人误用为一种极端而被取消。再一次，她通过在《回顾》中的文章提出透彻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对起因如此充满热情，又不像圣灵流露之时在耶路撒冷的虔诚人一样出现在伯特克里克市举办的[1893年]总会？在伟大的心灵之工中，人们打开了他们亮光的宝藏，并在主将祂的圣灵倾于百姓的同时，这些人接受天上的恩膏了吗？当上帝圣灵的深刻感动在人群中显现时，生灵被转变，刚硬的心被打破，还是有那些听从撒旦之建议的人，他们被从下

面而来的热情激励而出去并宣称这些接受圣灵，接受晚雨并照亮全世界荣耀的人是巴比伦呢？上帝给了这些报信员他们的信息吗？没有；这不是真理的信息。

当有人起来自称有来自上帝的信息，却非反对这黑暗世界之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势，这个世界的黑暗统治者，他们形成了一个虚夸的方阵，并将冲突的武器变成反对教会的激进分子，害怕他们。他们没有背负神圣的凭据。上帝没有给他们任何劳力的责任。他们抵毁上帝借老底嘉信息所恢复的内容。祂伤心因为祂可以治愈，不是要引起毁坏……

当我听到从[1983年]总会而来许多心被感温柔并顺服，很多人都做了谦卑的认罪，清理了他们心门外使耶稣在外的垃圾的报道时，我的心是多少喜悦。我知道很多人欢迎耶稣进去做永久的客人时我多么高兴。这些小册子[“大呼声”]在教会正在接受上帝的灵的流露时，是怎样公开抨击基督复临安息日是巴比伦已散布至全球各处的？它是怎样使人被欺骗人们想象大呼声存在于呼召上帝的百姓从这样一个更新的相交教会中出来？哦，愿被欺骗的灵魂可以进入正流之中，接受祝福，并被赋予从高处而来的权力。

2. 在教会中的世俗心

尽管错误的“大呼声”对教会有一种消极的影响，但是在伯特克里克市的工作使心灵条件日益恶化的更多。对怀爱伦来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上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向复临教会的社会机构、学校、帐篷大会和1893年部分地倾倒了祂的灵。然而，问题是这些倾注被接受的回应是什么？持续的结果是什么？

W.W.普莱斯考特在1893年报道说“在1892年[在伯特克里

克大学]复兴之后有一些负面反应。在全体教员中的一些教员缺乏联合和忠诚已经传播给了学生。”事实上，在大学夏季关闭之前，普莱斯考特打算要表述“在学生之中，在学院之中”的状况，“从一种宗教立场考虑，比他已经知道的要差多了。”教员中的一位在一定范围内声称“每一个在去年冬天的特殊季节期间开始的学生，已经倒退并退回到比之前更糟糕的地步。”

尽管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有不同的声明，怀爱伦直接指向了引起这些问题的真相。她声明，在1893年期间“上帝的恩典与仁慈”已经“大量地赠予”了那些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是一场“恩典沐浴的天降更新。”但是当青年被“圣灵深感以致他可以正确地使用丰盛的祝福，经历从亮光至更大的亮光之时，几乎所有在伯特克里克的教育者已经失去了他们清晰的属灵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用坚决的警觉性维持胜利。”怀爱伦痛惜道“他们多么容易使圣灵悲伤啊！他们与圣灵的高贵、圣洁和神圣的感化力背道而驰。哦，礼物如此被滥用！”

在夏季，怀爱伦忧虑近期在会议中的圣灵倾降及朝向复兴和革新的运动不要变成停滞的，因为人们已经因缺乏对全球传道工作的兴趣而退回世俗了。写信给美国弟兄们，她充分地表达了这些关心：

如果男男女女都接受了持续增长的亮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对那些还不明白主很快要来的男男女女在做什么？……谁会离开舒适的家和亲爱的家人，并带着真理的宝贵亮光去到遥远的地方……

上帝已经向你敞开了天上的窗户，在上次会议中倾降祝福给你了吗？你用上帝的礼物做了什么？祂愿意住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力量。你要存心忍耐、盼望并要警醒不倦，要宣扬耶稣基督并祂的被钉十字架。要向人们发出警告的信息：基督要带着

权能、更大的荣耀第二次降临，呼召人们认罪悔改。如果在伯特克里克的弟兄们现在还没有醒悟去传道，他们便会退回到死一般的沉睡之中。圣灵如何在你们的心中做工的？

文章中公布了在夏季期间怀爱伦继续表达的同样的关心。上帝的余民在定罪其它非复临教会的同时，会因伟大的亮光而占优势，还是会处于麻木状态？

主正在等待从祂的百姓得荣耀，使他们对于祂父亲般的品格、良善、和仁爱的认识不断增加。祂等着向他们显示祂的荣耀；如果他们追随认识主，便会知道祂的恩典是如早晨一样预备好的……

很多人把其他教会的人看作是大罪人，但主并没有如此看待他们。那些如此看待其他教会成员的人，需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那些被他们定罪的人可能已拥有一点亮光，一些机会和特权。如果他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亮光，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并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他们的信心。对于那些因亮光而自吹自擂却又衰退的人们，基督有话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迦百农（安息日复临信徒们，拥有伟大的亮光）啊，你已经升在天上（拥有特权），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怀爱伦继续在她的文章中写道上帝兴起复临信徒的社会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分享亮光，然而忠告和责备不是让他们如同世界被忽视一样消失。然后，她从耶利米书引用了大量的经文，包括3:3,4：“因此甘霖停止，晚雨不降……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在《时兆》中的一篇类似的文章中，怀爱伦再一次引用了基督对迦百农的引用并总结出这些思想：“当今邪恶的最坏特

征是有着敬虔的外貌却无内在的实质。那些自称有大亮光的人都是在粗心和漠不关心的人中找到的，而引起基督受伤的就是在自称为朋友的家里。让那些被救的人，从昏睡中被唤醒，吹出确定的号声，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再一次，在1893年，基督在祂的朋友的家里受伤害。

竞技体育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内容。1867年美国内战之后不久，普林斯顿学院第一个为美式足球建立规则。当体育项目在全世界的学校中发展时，它也开始蔓延至复临教会学院，首先就是1893年在伯特克里克市。例如，当伯特克里克队在一场比赛中与一个地方高中队因最后一分钟的罚球而以平局结局时，这个世界上好战的精神也毫无阻碍地被激起。不愿意以平局结束，学院队和它的复临信徒支持者们向这个声明激烈抗议，但是没用。人们计划重新比赛，学生们回到他们的宿舍向那些没有到场的人讨论着这个声明的不公正。

地方报纸报道了这场比赛并特别关注于最后这凶猛的争论。报纸也报道了伯特克里克学院中美国学生和英国学生之间的一场特殊的足球竞赛。当比赛上演时，有很多来复临信徒和来自伯特克里克社区的人们出席。在英国学生赢了比赛之后，在报纸上以“伟大的国际足球比赛”为题目而被兜售。一位英国学生将这份全方位记录了比赛的报纸与学院将要举办拳击比赛的报告一并寄给他在澳大利亚的父母，这对父母为把他送去这所神圣的学校接受基督化教育花费很大。这对父母困惑了，至少是这样，并将报纸的文章给怀爱伦看。

在此之前不久，怀爱伦受感写了几篇文章和手稿要回应这类事件。她感到被上帝的灵催促要给引导此类活动的地方写警

告。在给普莱斯考特和伯特克里克学院的师生们的信中，她表达了这些关心，尤其是在早年间最近从圣灵显示的光中：

主已经仁慈地向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并倾福于你了吗？哦！那么，这就是要教育师生们如何在与持续增长的亮光一致的工作中保持上帝珍贵的喜悦，并将它宝贵的光线射向他人的确切时间了。天上的光已经被给予了吗？它被给予的目的是什么？这光应该在实际的公义工作中照耀……

比赛、奖励和拳击的教育和训练不正在往撒旦的方向引领并迈向他的领地吗？如果他们可以看见耶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我所看到的一样，忧伤地看着他们，又会怎么样。事物确实接受了一个错误的模子，而且正在抵消神圣能力所做的温柔工作……

时间已经被娱乐和游戏占用；如何教育青年人合理利用时间。我们的心在说到这些经历时而痛苦。盼望他们能留下回忆，说“哦，我们有很多的乐趣”和诸如此类的表达。

摩西到山上去接受主的命令，全体会众应该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的态度：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吃、喝并起来玩耍。在伯特克里克市有相似的经历吗？……因此撒旦和他的天使们要在你们的路上设置陷阱，他正在以一种确实的方式影响老师和小学生企图削弱他们，而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使他们被训练和消遣所吸引，增强私欲和竞争的心态，并最果断地抵消了上帝的圣灵在人心中运行和工作。

圣灵对你说了什么？它的能力和影响力在[1893年]总会及其它州的会议上对你的心做了什么？你是否感觉到自己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呢？学校的老师们已经感到他们必须注意了吗？……消遣比其它任何事物对圣灵工作的抵消更多，主很悲伤。

在上帝的灵于伯特克里克市[1892年末和1893年初]倾降之

后证明在学院中有伟大的属灵光照时期，也是相当的属灵黑暗时期。撒旦和他的邪恶组织，把他们的能力强加给每个灵魂，从而使自天而来的恩典之沐浴失效，这恩典本是用来复兴沉睡中的百姓并使其传扬上帝所给予他们之信息的。所以，大多数的灵魂被光照，为了那确实的目的而立刻去将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信息传给别人，从而蒙赐更多的亮光与特权。

1893年10月，怀爱伦再次写信给W.W.普莱斯考特说，她已经“痛苦地看到了，在伯特克里克市[1893年]总会所给予的亮光没有被珍视而使每盏灯都保持剔净、燃烧，准备好接受恩典之油。”她声明，这个“敌人被允许进入并影响人心……使宝贵的亮光和上帝之灵的深刻感动转离而去。”考虑到星期日法案的危机和“地球历史结局的接近，应有与所赐下之光相称的工作进行。”然而，怀爱伦报告说，“在年轻人之中对足球的热情和其它满足自己的事已经在它们的影响力之下误导了青年。”然而，怀爱伦清楚地指出错误不仅在学生身上，老师们身上也有：

教师们应该有智慧和圣灵的迹象，要继续从恩典到恩典，引领年轻人最多地实践已有的亮光和恩典。他们应该教导青年，那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的圣灵会帮助他们使用他们的时间和能力去为主人做最高的服务，人们要颂赞那已召他们出黑暗入祂奇妙光明的主。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在追求娱乐……

在效法世界和放纵中的消遣及喜爱宴乐上犯了错误。这已经在每次的亏损上都有结果……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世俗中，而且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和所当作的伟大工作与挪亚时代的情形作对比……

万物的结局近了。现在需要人们为上帝的战争而装备起来。请读以西结书9章。谁的前额上会有上帝的印记呢？——为在耶路撒冷中的恶事而哀哭的人——在那些自称为上帝百姓的

人中——不是那些为了自己的私意消遣而全神贯注于游戏的人们。

在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信中，怀爱伦重申了同样的关心。她已经“没有怀疑”但是上帝已经大大地赐福了在学校和教会的学生。但是“伟大亮光和圣灵倾降的时期之后很普遍地要随之而来一段大黑暗的时期。”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带着“他所有欺骗的能力要让上帝之灵的深刻感动失效。”怀爱伦再次表达了这个观点：

当学校的学生加入竞赛游戏和足球比赛中时，当他们在娱乐问题上变得全神贯注时，撒旦看到这是一个步入并使上帝的灵在塑造和使用人类的主题上失效的好机会……这些学生已经允许圣灵使用他们，他们可以被唤醒做基督一方的活的传道人。他们不能[但是]想到他们与基督一致的个人义务，他们救灵的方式已经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门大大敞开并邀请敌人进来。

不久之后出版的《回顾》中的一篇文章，其中怀爱伦继续声明了这个确实的事实，“主已经屈尊要把祂的圣灵赐给你。在帐篷大会和多样的社会机构中，大量的祝福已经沐浴了你们。”然而，她很悲伤，“在学生之中这种乐趣与嬉戏的精神被放任。他们变得对玩游戏如此感兴趣以致主从他们的意识中被挤了出去。”然后，她引用了对犹太民族的严厉警告，宣告：“耶稣就站在操场上你们中间，说，哦，‘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是的；基督已经向你启示了祂自己，在圣灵感动你心的时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你继续这个可怕的过程，并不能维持胜利。”

问题仍然不只是在学院的全体教员和学生上，而是在“美国，尤其是伯特克里克的”教会——复临主义的中心和工作核

心。在这里，怀爱伦声明，“在从天上来的亮光照耀人们的地方，会因为人们不再继续实践真理并行在光中而变成危险和黑暗的地方。”如果教会，“那拥有伟大亮光的，……不行在光中，并穿上她美丽的外袍，兴起、发光；黑暗会遮蔽眼睛，这样人会以光为暗，以暗为光。”

因此，怀爱伦意识到问题的原因是学校里的传播和在伯特克里克其它的影响力。她确定如果教会领导已经接受祂的原则，上帝会有不同的计划：“如果总会的工作在圣灵的运行下进行，就会规定伯特克里克学校的性质，使它成为先知学校……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开始。它是先知所确定的模式之后的学校基础不可缺少的因素。”

其他人也意识到上帝已经为教会所储备的伟大祝福和充分接受的结果。O.A.奥尔森在1893年12月举行的祷告周所写的文章，回忆道，“上届总会和与之相关的圣经学院是一个从主的临格而来的更新季节。上帝的灵停注在牧师和百姓身上。”然而，他惋惜道，“我们必须承认有更大的祝福为我们储备。我们很快会满足。人心里还有很多不愿舍弃的不信，这会让上帝的臂膀离开……我们的不信已经在很多的事上拦阻了上帝的赐福。”考虑到后来要发生的事，奥尔森申明，阻止进展的唯一事件是上帝不得不等候祂的百姓“‘在前额受印。’如果这件事现在完成了，地球历史就会立刻结束。上帝在等待我们。”然后奥尔森声明，尽管上帝是恒久忍耐的，但“时机很快就会永远过去。祂会很快用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说话，正如祂对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一样，”这导致“他们灵性的贫瘠”正如他们在旷野徘徊了四十年。

W.A.斯派瑟，记载了祷告周的同一事件并引用怀爱伦在1892年写给S.N.哈斯凯尔的信，他毫不羞涩地说：“晚雨已经来到，真光现在照耀，主唯一想要做的是告诉万族这件事。”

斯派瑟随后引用了怀爱伦1893年7月11日《回顾》中的文章：

“光已经来到,如果很多人已经赏识并行在其中,他们就会置身于与上帝相联的境地,成为祂的祝福流向全世界的管道……”

对这样的一个表述,斯派瑟简单的回复:“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事。”

第十章 另一位先知？ 被控狂热

3. 信使被试探打倒

撒旦试图将不信带入上帝的信息所惯用的方法之一便是通过信使自身的失败。这也是1888年后的情况，不仅有琼斯和瓦格纳在本世纪末离开教会，还有琼斯和普莱斯考特接受安娜·赖斯作为余民教会的第二位先知。

1892年夏季，怀爱伦至少写了两封信提到琼斯和瓦格纳可能会在试探之下跌倒的可能性。写给O.S.奥尔森是因为对最宝贵的信息有不间断的反对，怀爱伦问道：“上帝的信使应该在一度为真理而英勇奋斗后，在试探之下跌倒并侮辱那给他们工

作的主，这会是信息不真实的证据吗？”她的回答是一个强调式的回答“不，因为圣经是真实的……上帝信使的罪会让撒旦高兴，那些拒绝信使和信息的人会欢欣。

但怀爱伦也表明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责备“我心里有深深的忧伤，因为我已经看到琼斯长老和瓦格纳长老的一句话和一个行为是多么轻易地受到批评啊。有很多人是那么轻易地忽视在过去几年通过他们所做的好事，而且看不到上帝通过这些媒介工作的证据。他们搜寻要定罪的事。”

对于乌利亚·史密斯，怀爱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琼斯和瓦格纳长老可能被仇敌的试探打倒。”然而再一次，怀爱伦已经预见在那些反对上天信息的人中的可悲的结果。如果琼斯和瓦格纳跌倒，“这不会证明他们没有来自上帝的信息，或他们已经做了的工作都是错误。但这件事发生，有多少人会抢占这个位置，并从事致命的欺骗；因为他们都不在上帝圣灵的掌控之下……我知道，如果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跌倒，这特别的位置都会被很多人抢占。”

在1893年总会开始之前的信件中，怀爱伦再一次提到了这个题目：“引起人们猜疑、寻找机会并贪婪地抓住机会来证明那些在圣经理解上与我们不同的弟兄是没有信心的事，都不是从天上来的鼓舞人心的事。这个行动的方向有一个危险，就是会产生他们力求避免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个罪恶会停留在那些寻找罪恶的人身上。”这不是从世界而来的反对，而是“在我们自己阵营中的反对已经强加于上帝的信使[琼斯和瓦格纳]身上一种劳苦又劳神的苦差；因为他们已经遇到了那大可不必的艰难和障碍。”所有这些在处理安娜·菲利普斯·赖斯的经历时都要记在心里。

安娜·C·菲利普斯于1865年5月6日出生于英格兰。当她六岁的时候，她随自己的寡妇母亲去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她

在这里于二十几岁时通过《时兆》被介绍进了复临派。受身体差的折磨，她几乎一直残疾到1891年夏季在弗农山帐篷大会的祷告蒙应允才完全恢复。恢复健康后，她思考和学习的能力更快捷了，安娜决定接受G.A.欧文的建议，参加于1891年11月开始的芝加哥圣经学校的三个月学习。

E.J.瓦格纳，帕米莉小姐，J.N.拉夫伯勒，W.W.普莱斯考特和G.B.斯达尔当时都与圣经学校联系在一起。安娜在学校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以至于在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她想要成为一个圣经工作者。她收到了从俄亥俄分会来的邀请，也收到了来自犹他州奥格登市的名叫赖斯的牧师的邀请。在很多挣扎之后，她决定向西，但是当她们于1892年春季到达犹他州时，赖斯弟兄冷淡地接待了她。她并没有成为该地区的圣经工作者，而是被带到赖斯家像一个女管家一样工作，她的薪俸和圣经材料都被赖斯弟兄拿走挪为私用。尽管赖斯姊妹很友善并最终鼓励赖斯家庭领养安娜，但她很怕她的丈夫所以只做他告诉她做的事。

这些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8月份，安娜有了她的第一个梦或异象，是关于赖斯弟兄的。她如下描述了事件和后来的结果：“我有一个挣扎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告诉赖斯姊妹，她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并为此事祷告，然后把它交给莱斯先生，如果主想要他看到就会预备他得到。我这么做了，在一两天之后我把写下来的东西给了他。他说全是真的，而且似乎使他的工作有很大转变。”不久之后，“更多的异象临到”安娜，她口头上分享给了赖斯姊妹，想法也被分享给了她的丈夫。忠告和纠正是非常实际的，而且立刻地接受带给赖斯弟兄和他的家庭很大的改变。他开始有家庭敬拜、读证言、生活方式更接近健康信息，“十点上床而不是一两点”睡觉，并清早起床而不是中午起床，也更温柔地对待他的妻子。

尽管她的生活变得更平静，但是对安娜而言这是非常短暂

的。之后不久，赖斯弟兄将最近发生的事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哈珀弟兄和来自盐湖的兰姆弟兄和谢弗弟兄分享。很快哈珀想要安娜放弃她在犹他州的工作，开始写下忠告，并与他一起游历加利福尼亚。他甚至想要一张与她的合影，似乎是救命稻草。所有这些安娜都拒绝去做。因为几个月来当赖斯弟兄和其他人逼她写出她的梦以便与他人分享时她都心烦意乱。

正在这个关头，安娜“感到受感动”所以她“必须与一些作领导的弟兄谈谈并得到他们的建议和忠告。”所以在她自己的话里，她表达“在1892年12月14日，我出发去芝加哥。”事件的顺序和安娜·莱斯的到达时间是要记住的重要内容，因为1892年的帐篷大会复兴已经发生，在伯特克里克学院和祷告周复兴已经开始。从怀爱伦来的两个证言已经出版——给我们的牧师们的特殊证言2号，指出那正是我祷告求“等我们请求并接受”圣灵的时候，在11月初发表——她也在11月22日的《回顾》文章中证实了大呼声和“启示录中基督的”第三位天使的开始。A.T.琼斯和很多弟兄已经得到了关于晚雨和大呼声的结论。跟随怀爱伦11月22日的《回顾》中的文章，琼斯于11月26日在伯特克里克帐篷向会众做了“两个激动人心又有益的论述”的证道。第一个论述是关于晚雨和大呼声的，展现了那时正是“教会向主祈求晚雨下降的义务和特权”的时候。第二个论述“是关于‘基督的义’，是基督徒借对祂的信心而获得的。”

因此，当安娜于12月中旬到达芝加哥圣经学校时，所有以上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她和她的“异象”都不能对发生在她到达之前的幸运活动有负责的可能性。事实上，恶魔显然正在企图引起一种情况可以使正在进行的圣灵的真正运动被猜疑和反对。不幸的是，不信这些真实的运动在我们复临历史上是事实，对今天也是真实事件。

在安娜到达的时候A.T.琼斯和J.N.拉夫伯勒是圣经学校的主要教师。然而，琼斯是唯一到那周结束的人，所以他可以为12月17日开始的祷告周及时返回伯特克里克。安娜表达了“A.T.琼斯弟兄和拉夫伯勒弟兄的经历，寻问他们的想法和我应该做什么。”两人都建议她写出她的经历，“说这个任务可能是写作。”与此同时安娜也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区会的领袖S.N.哈斯凯尔，更早一些，是写信给F.M.威尔科特斯，发给他一份文件可以发布在儿童安息日学课中。但是当哈珀，兰姆和谢弗这几位弟兄收到信时，她已经去了芝加哥，而不在犹大州和加利福尼亚工作了，他们写信给安娜说她被“一个恶魔控制。”他们也去了赖斯家并写信给哈斯凯尔，声明她和她的异象。他们的行为是如此猛烈以至似乎是在支持她的异梦的正确性，因为她当时正在烦扰之中。

尽管A.T.琼斯离开了芝加哥，安娜呆在圣经学校六七周到它关闭。尽管在学校的时候就被鼓励写出她的异梦，她还是推迟到1893年1月中旬才写，当她写出她的个人经历和异梦时，这帮助她更充分地信靠上帝。尽管他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而且从早几年的基督复临中很熟悉狂热运动，J.N.拉夫伯勒于圣经学校的最后一天即1月17日星期二读了安娜全部圣经课程的解释。因此，当安娜正被描绘为最坏可能的时候，被哈珀，兰姆和谢弗三位弟兄照亮，根据她的回忆，拉夫伯勒弟兄，约翰逊弟兄，哈斯凯尔弟兄，琼斯弟兄和“其他几位”弟兄也在鼓励她。然而，有趣的事实是在她与怀爱伦长期通信一年之后，重温事件细节时，她从不曾提及W.W.普莱斯考特。

哈斯凯尔在1893年1月初写信给怀爱伦，并在几页处理其它事情的内容中，提到安娜·赖斯。哈斯凯尔表述了他已经读了由安娜发到安息日学部门的文章，“是非常好的，找不出错误；但是考虑到不会被接受，所以没有发表。”但是哈斯凯尔

已经收到了来自哈珀弟兄的负面报告。哈斯凯尔的观点是安娜是“一个思想简单，丝毫没有恶意的、热心的基督徒，”但基于哈珀的报告，他“以一定程度的疑心看待的。”然而，在所有怀爱伦给哈斯凯尔的信中关于1893年的暗示中，她从未提及安娜·赖斯的情况。

尽管A.T.琼斯也已经催促安娜写出她已经展示的并寄给他一份副本，她没有这么做，直到1893年2月7日。这样，当琼斯于2月5日在教牧会议上讲话时，他在演讲的最后比较了五旬节和晚雨，他读了约珥书2章：“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约珥书2:28,29）。基于事实彼得在使徒行传2:17,18引用了这段经言，在五旬节期间，基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琼斯自信满满的宣称：“感谢主，祂不会再满足于只有一位先知！祂会有更多的先知。祂用一位先知做了卓越的工作。用一位先知做了如此伟大的工作，当祂有很多先知时这世上会是怎样的呢？”琼斯明摆着期待约珥书2章的应验，尽管怀爱伦稍后警示他如此广泛地解释先知，并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有必要持有先知的官职。

两天后，就是2月7日，安娜·赖斯给A.T.琼斯第一次写了两个“见证”。但第一个见证是她已经于1892年向赖斯弟兄和姊妹展现过的，是首先关于一个人的本性的。尽管琼斯可能已经被劝说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基于在赖斯家的结果安娜已经向他报告过，所以他不太可能想要在会议上公开分享这个更个人化的“见证”。

最终，在2月21日，仅是总会会议结束前两周，安娜·赖斯写出第二个见证并寄给A.T.琼斯。这个特别的“见证”更多的是关于一般的本性并直指整个教会。它呼吁悔改和革新，把世俗心放在一边，并因支持而为第二个来临做好准备。这个见证

很可能是根据C.麦克雷诺写的，琼斯希望可以在1893年的会议上宣读，但O.A.奥尔森在琼斯要求时已经反对了这样的想法。

尽管A.T.琼斯和其他人可能考虑这时安娜是在实现上帝给祂的仆人和使女异象的圣经预言，但他们的演讲还没有可信的证据——这些演讲在六个月前已经分配——或者是圣灵在1893年教牧大会及总会的显现，要通过安娜·赖斯的影响力而被引起。类似的，1892年和1893年的复兴是因对安娜·赖斯的见证的相信而引起极端、兴奋、狂热的结果，也是没有证据的。W.W.普莱斯考特在这个时间里发扬了赖斯有见证也是没有证据的，显然这只会发生在会议之后。

1893年夏季，琼斯和普莱斯考特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发扬一些安娜·赖斯所写的“见证”；尽管L.T.尼古拉后来表示“期望频繁地提到‘知道我们自己的声音’的义务，几乎没有任何事物提到赖斯的见证。”然而，琼斯在一次夫妻帐篷大会上引用了，但是对他的听众是不为人知的。

安娜·赖斯的这段经历在1893年12月30日的伯特克里克成为头条。在怀爱伦的祷告周题为“从缺乏之地而来的呼召”，取自《额外家庭布道》，被宣读之后，A.T.琼斯从他称为“一个未发表的见证”，也确实是安娜·赖斯于总会期间的2月21日发给他的“证言”中读了一段。琼斯报道说“未发表的证言的宣读是要督促我们从世界和世俗中完全分离出来，从骄傲和外在的装饰中分离出来，应该有正直的服装，尤其要‘扯下’黄金，等等，要穿在身上，‘如同外邦人做的。’”两个宣读的结果是，一个复兴服事爆发了，人们开始取下他们的黄金和珠宝为上帝的缘故捐献。结果七十个人要求受洗，在接下来的一周这个数字增加到近150人。第二个安息日下午，W.W.普莱斯考特在帐篷引导颂赞会，在洗礼服务期间“是最大极限的充满”。

这样的经历似乎只是在证明安娜的“证言”的正确。普莱斯考特也继续在1894年一月和二月初“教会中先知的灵”的系列会议中几个月以微妙的方式发扬它们。他宣扬所有人都有先知的恩赐的想法，没有必要为自己有这样的恩赐而兴奋，但是要在它显现的地方能识别出来。但是当从怀爱伦而来的证言于二月中旬到达A.T.琼斯的邮箱时，这个运动突然停止了。怀爱伦力求以合适的顺序使事情回归原位：

我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一些人的信，表达了你已经赞成了安娜[赖斯]的启示，你向人们宣读它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你在读来自怀特姊妹的证言……假的赝品都在土地里，只有在上帝之灵的控制下人才能从真的里面分别出假的……

上帝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使用你和瓦格纳弟兄去做一件特别的工作，而且我也知道了。我已经在与你同工时将我所有的影响力都给了你，因为你在做上帝这时代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一切我可以为在耶稣基督里能做的来靠近支持你，并以所有的方式来帮助你；但是当我看到我不能赞同的事情时我很伤心，而且我在整个事件上感到痛苦……

你和瓦格纳长老都不小心而使发展的事不合适，与上帝所给的特定信息也不一致。你如果被引入任何的错误，这种印象都会投射到上帝给我去做的工作上，也会投射到你们两个都已经做了的工作上，这工作一直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抑制怀疑和反对。如果你掉进任何错误中，他们就会对他们过去的想法和嫉妒、对他们的观察和不信而感到有正当的借口了。

A.T.琼斯立刻悔改了，甚至在与O.A.泰特分享怀爱伦的信证明自己错之前都没有离开邮局。在接下来的安息日，琼斯向在伯特克里克帐篷的会众宣读了怀爱伦刚刚发给他的信件的一部分内容。他轻而易举地承认，“我错了，而且我承认。”很快给怀爱伦回信，O.A.奥尔森报道他“在琼斯弟兄收到你的

通信时就知道了，他哭得像个孩子。”F.M.威尔科特斯也表述“当琼斯长老收到信时他确实感觉很糟。”

但是琼斯并没有停下，他尽个人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在收到来自怀爱伦的证言后，他“立刻开始停止传播赖斯的证言，也要求那些被叫进入并火热的人也停止。”琼斯也叫了一些在伯特克里克教会的领导弟兄们，表达“怀特姊妹已经定性了赖斯的工作。”他计划要公开怀爱伦所发给他的全部证言，但是认为先从春季委员会的领袖弟兄那里寻求建议是明智的，避免他“犯更大错而尝试补救他在”第一线“提倡”赖斯的“证言的事件中的错误。”

当W.W.普莱斯考特在华盛顿州的瓦拉瓦拉市于六月底收到怀爱伦的信件副本时以同样的方式做了回应。S.N.哈斯凯尔报道说普莱斯考特“立刻接受了证言并说，‘现在我要立刻尽我所能地取消我已做的所有支持它们的事。’”琼斯和普莱斯考特都写信给怀爱伦为他们所引起的问题抱歉，寻问她的忠告和在赖斯的证言中已经因它们的危险而警觉的证据。怀爱伦稍后向琼斯叙述了他已如何表达了他这不明智运动“的部分深刻懊悔”，而且已经“恳求[她的]教导，”使他“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怀爱伦回答了部分关于赖斯表达“在所写出的内容中没有如此明显的事情”的见证中找到“特别有异议的情绪”。她继续表达“欺骗要来到，如果有可能，这样的品格连选民都会被误导。如果这些明显的矛盾和不真实的表达出现的话，从大教师口中所出的话就不被人重视了。”她也意识到琼斯在“在这些异象和异梦中的很多事似乎都是连续的，一份副本已经在这个领域多年了，只有一点种子生了根并兴旺，很多已经被污染了。”因此撒旦寻找把他的欺骗带进教会，与此同时又暗中破坏并败坏通过圣灵的真实显现带来的复兴与革新的工作。琼斯

和普莱斯考特现在可以力求退回并取消他们所引起的困惑。

不幸的是，不是每件事都要解开，包括对琼斯、瓦格纳工作的责备和对普莱斯考特所做的工作也一样。现在，根据怀爱伦所说，那个“总是对他们的工作充满怀疑和反对”的“确实的一类人，感到他们过去的思想和嫉妒是公正的，他们观察并怀疑。”有些人，例如F.M. 威尔科特斯和S.N.哈斯凯尔，愿意承认他们容易犯错。哈斯凯尔甚至建议如果普莱斯考特和琼斯没有早年的复临派经历，已经能够与乌利亚·史密斯或其他长老弟兄协商，他们可能就不会犯错了。然而，J.N.拉夫伯勒已经给予安娜赖斯的“见证”最初的支持，而且他是早期先锋之一。另一方面，乌利亚·史密斯是那些仍在反对琼斯、瓦格纳和普莱斯考特的弟兄们之一，当他听说了这个情况及怀爱伦的证实，他很喜悦地表达他“很高兴看见琼斯在敌意中得到不可避免的打击。”在伯特克里克市也有不少人持有这同样的感受。

F.M.威尔科特斯表达了对琼斯和普莱斯考特错误的关心可以被误用为一个继续“打击”反对因信称义的原则和琼斯教导的劳力宗教的借口。威尔科特斯声明很多人已经准备好在琼斯收到怀爱伦证实的信之后的两周要以这种方式劝说他。O.A.奥尔森向怀爱伦传达了相当的关心，说，“[琼斯和普莱斯考特]任何所犯的错误是由对立的一些人做的……当然敌人必然会做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奥尔森也同样表达给怀爱伦对他来说好像“没什么事可以比毁坏”琼斯和普莱斯考特的有力见证的“力量更能取悦撒旦的了。”

S.N.哈斯凯尔向怀爱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说：“我不认为还有人比琼斯和普莱斯考特有更深的后悔。我相信他们已经忠实地悔改并尽他们的能力做了一切可以抵消根据他们的判断所做的影响力。而且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弟兄不会向这两位弟兄放任批评。”怀爱伦回应了这样的关心，写了一封长达十五

页的信回应S.N.哈斯凯尔去尝试阻止这样的强烈抵制：

我只有[对安娜赖斯]更温柔的态度。我确实为普莱斯考特和琼斯弟兄感到难过……但今天我对他们有比过去更大的信心，而且完全相信上帝会成为他们的帮助者，他们的安慰和他们的希望……

我对于已经犯错的弟兄有更温柔的感受，我想说那些已经接受指正的人们将要被许可通过试验展现他们自己的软弱和品格的缺陷。琼斯和普莱斯考特弟兄是上帝选择的信使，是上帝所喜爱的。他们在此与上帝合作。当我不能赞同他们的错误时，我就以同情心在他们的普遍工作中与他们联合了……这些弟兄是上帝的使节。他们已经快速地抓住了公义日头的明亮光线，而且以给予他人天国的亮光而回应了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感到害怕而拒绝出现的那光，他们已经太渴望抓住而被误导，相信它是上帝的忠告，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倾向于找出错误，去批评和抱怨，当他们现在意识到他们没有像原本应该的那样小心时，他们已经区别一个预言成为神圣表现的倾向了吗？

怀爱伦也建议这种经历可以成为向琼斯和普莱斯考特及其他人“只有上帝可以”把他们放在“应该在的地方”的巨大利益。一些人太容易接受一切事，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学习和仔细研究上帝的忠告。但是当怀爱伦向那些长久反抗真理的人们比较琼斯和普莱斯考特的行为时，她没有给他们继续责备的借口：

那些已经明显拒绝真光，拒绝圣灵，并在加强自己抵抗亮光，又为自己的刚硬抱歉的人，已经进入黑暗并上帝的不悦中，因为其他的弟兄接受了上帝圣灵的亮光，就令他们失足吗？……

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呈现现在的信息，有些人没有顺从上帝

所选择用来承担传达这个特殊信息之人的意思。他们问，为什么祂没有选择那已经长期工作的人？原因是祂知道这些人有长期的经验而不会以上帝的方式工作，也不会听上帝的指令。上帝已经选择了祂想要的特别的人，我们有理由为这些人以信心向前推进工作并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而感谢祂。现在因为他们没有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危险之中，主发给他们一个警告，……感谢主，他们没有拒绝主认为合适给他们的警告信息，而且因此他们不再重复一些人多年在抗拒上帝的灵中的严重错误……

再不要让那些已经忽视接受光和真理的人们利用他们弟兄的错误，并伸出他们的手指，说一些浮华的话，因为上帝的选择在他们的思想里太激烈了，而且在他们的强烈行为中有确切的原因。我们需要这样热情的因素；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消极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有进取心的……

上帝选择的机构因与冷淡、质疑、批评和反对的人连接而高兴。如果这种联合存在于这些之间，是基督已经在祂的教训里吩咐祂的使徒们的，业已发生的一些错误和过犯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人们在推进工作中运用他们的经验，已经做工阻碍的工作，而且已经发生的错误如果站在他们被指派的地方本是不必发生的，上帝会为这些新的过犯负责吗？祂会为这应该聚集光并在危险的日子与有信心的守望者联合的特别之人负有责任。但是他们在哪儿呢？——他们为了位保守自己的位置，成了那拒绝真光的人，而且拦阻了上帝本要发散给其他人的光。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长久反抗真理的人，有责备给他们。而且那些人应该从琼斯和普莱斯考特以前的经验中获益。然而关于怀爱伦的一种理论比其它的有更多的怀疑，就是因为琼斯和普莱斯考特的错误。要识别圣灵真实的显现是狂热的，并且

尝试为这样的立场找借口：

这是宣传真理是圣灵的礼物不可缺少的，是在这充满撒旦欺骗力量的圈套与迷惑时期中引导并保守灵魂的方法。圣灵必须为人类的智力做一种工作，而这工作几乎不能被人类所理解。现在真理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向我们的观点敞开。哦，上帝丰富的话语只是被人们模糊地领会。除非圣灵在人心上做了祂的工作，人的品格在神圣的外表下就不会被发展……

圣灵的洗礼正如在五旬节那天一样会引领真实宗教的一种复兴，而且会出现天使的到访和很多奇妙的工作。属天的智力会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人们说话如同被上帝的圣灵恩膏一般。但是主在人身上的工作应该如祂在五旬节之后在很多人身上做的一样，他们现在声称相信真理，知道一点圣灵的运行，他们会呼喊“谨防狂热”。他们会说那些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最大的罪就是没有打开心门接受圣灵。当圣灵渴望基督并力求与祂合一时，那些人会以虔诚的形式为满足，并呼喊“小心，不要成为极端……”

我知道上主已经用祂自己的能力在伯特克里克工作。不要让人试图否认这件事，因为这样做他们会再一次犯罪反对圣灵。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警告和当心，要谨慎、不断祷告地行路，以防敌人欺骗的影响力引人离开圣经，不要让人假设上帝不会在祂相信的百姓中显示祂的权力；……“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一些生灵会看见并得到光亮；但那些已经长久站在反对亮光中的人们，因为光的到来与他们的想法不一致，所以他们会处在称光为暗，称暗为光的危险中。

可悲的是，怀爱伦没说什么阻止一些人继续表达1892年和1893年的伴随圣灵显明而来的复兴，只是狂热与兴奋的简单结

果的观点。不幸的是，同样的观念今天仍在表达和发扬。

4. 圣灵的流露是狂热主义！

撒旦所使用的一切策略都是为了让晚雨和大呼声在开始的时候就脱离轨道，他煽动了那些居于负责地位的人，使他们以为在1892年祷告周和1893年总会会议上的复兴只不过是狂热的兴奋、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的结果，使他邪恶的计划最为成功。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用狂热识别圣灵的工作带来了四年的争斗、冲突、指责和延迟。现在呼召老底嘉教会悔改已经伴随着圣灵的显明而来到，尤其1892年和1893年期间。要以同样兴奋的、极端的、狂热的指责回应这种显明对上帝的余民教会是不利的。

乌利亚、J.H.凯洛格和很多其他的弟兄们把这样反对复兴的控告拉平。一小部分人似乎分享这样的观点，因为确实有一些人，像斯塔顿和考德威尔，已经于1893年称教会为巴比伦的事件中使这成为了极端。一些人因为在1892-1893年之后的世俗心而被引导接受了狂热主义。其他人在1894年因为A.T.琼斯和W.W.普莱斯考特发扬安娜·赖斯的异象的错误而被引导做出这样的指责。然而，很多人只是简单地继续鼓励持久责备琼斯、瓦格纳和现在的普莱斯考特的控告，因信称义的信息于1888年被教导。对所有这些借口，怀爱伦给出了一个回应。

1893年7月，J.H.凯洛格向W.C.怀特抱怨在1893年总会之前和期间的一些事件，连同他继续关心对琼斯、瓦格纳和普莱斯考特看待的问题一起。他表达因为“会议在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个短期而非常兴奋和敏感的时期，事情会有一段时间被带入很大的压力之下。”当然，凯洛格在疗养院“没有鼓励同样的努力，”因为他“没有从这类工作中看到任何好的结果，学院的

结果没有比普遍结果更好。”对学院属灵状况下滑的原因，凯洛格提供给怀特他自己的观点：“我确定当一块铁被火炉和风箱全力高温加热时，它很难快速变热。保持宗教兴趣于持久的高温思想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个反应。”事实上，凯洛格认为过去几个月的运动就是兴奋与狂热。

但是对凯洛格的观点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与他的牧师弟兄之间关于医药布道工作不断出现的不安。在他给W.C.怀特的信中，借此机会表达了他最近已从W.C.怀特和他母亲收到的信的一些内容的不满，这些信对他向琼斯、瓦格纳和普莱斯考特的消极态度给予的警告。例如在1893年1月，怀爱伦已经痛苦地表达了他对凯洛格的关心：“我的弟兄，我为你关于瓦格纳、琼斯和普莱斯考特弟兄所做的事的感受很不喜悦。这些人已经和我们的牧师弟兄合作，而且他们已经被拉入的束缚，现在的工作应该是几年前就有的光景。主为你保持你在这些事件当中的感觉而不喜悦。你有一份特殊的工作，这是根据你的能力在葡萄园中耕作的部分。而对于这些人主已经给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凯洛格对W.C.怀特的回应是决不接受：“我很抱歉看到你在信中说，你已经以某种方式得到我的影响力的错误印象……我已经不是琼斯长老和普莱斯考特教授工作的反对者……我从未站在反对的一方。从你写给我的信中似乎有证据，从你母亲的信中说有人已经与你沟通了一种尊敬我的位置的错误印象……我不喜欢被置于一个反对者的姿态中，也不是一个对平安苦毒又嫉妒的打扰者，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态度。我可能是瞎眼的以至于我不能看到事实。如果我是，我应该高兴有事实指出我的不对。”但是问题是在W.C.怀特和怀爱伦都向凯洛格指出了“事实”，他没有足够的兴趣去听。

其他人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形。如果怀爱伦在《回顾》里的

文章是在总会一个月之后指出在伯特克里克的问题的真实原因的话，凯洛格和其他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怀爱伦关心在美国的教会，尤其是伯特克里克市的教会，在那里，“丰盛的宴席已经供给人们。”人们已经确信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工人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转变思想。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真理和“圣灵的见证权力已经出现了。在基督里的义是我们接近天父的唯一希望的真理已经清楚的展现出来了。多么简单，多么清晰啊，生活的方式可以变为那些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们。”然而，有任何更多的证据使之不同吗？有更多的证据使犹太人不同吗？

更大的证据、更有力的显现就可以打倒已经插入真理和灵魂之间的阻碍吗？——不会。我已经得到指示，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那些拒绝证据的人们，已经呈现不因这更多丰富的证据而确信。他们喜欢犹太人……在我们的时代，顽固和不信的借口比在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更少。在他们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因不信和不顺服而遭受处罚的例子。但是在我们之前有上帝选民与祂分享并拒绝生命之主的历史……

很多人说，“如果我生活在基督的时代，我就不会歪曲祂的话语或错误地解释祂的命令了。我也不会如犹太人所做的那样拒绝祂并钉祂十字架；”但是今天会用你对待祂的信息和祂的报信员的方式来证明。主今天试验祂的百姓，正如祂在以色列时期试验他们一样。当祂发出仁慈的信息、真理的亮光时，祂就是在向你发出祂的圣灵，如果你接受了信息，你就接受了耶稣。那些声称如果他们活在基督的时代的人们，他们不会做如拒绝者对祂的仁慈所做的事，今天就会被试验。那些活在现代的人们对那些钉上帝的儿子十字架的行为没有责任；但是如果全部的亮光都照耀在祂古时的百姓身上，描绘在我们以前，我们游历同样的地方，被同样的灵珍视，拒绝接受证明和警告，那么我们的过犯会更大地被争议，而且降在他们身上的也

会降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会比他们时代的光更亮。

一周之后，怀爱伦的文章做出结论，对比了犹太人和现代人对待上帝的信息和信使的态度。她大量引用了基督站在山顶上俯瞰耶路撒冷时对犹太人的请求。然而基督的请求因为犹太人的不信而被忽视，当时的犹太人只是把祂看为一个骗子。但如今上帝的余民又怎么样呢？

那些充满不信之人可以辨别讨厌外观的事情，而且因为注视这些讨厌的特征，他们会失去对所有证据的看见，这些证据是上帝在祂丰富的恩典和能力的显现中，在祂无尽的话语宝藏中所启示之真理中已经给出的。他们可以拿着原子在他们想象的玻璃之下直到这个原子好像一个世界，从他们看待天国而来的珍贵亮光的观点中遮住他们的眼光。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在他们的眼中出现了令人讨厌的斑点，为什么不将灵魂带到上帝的珍贵事物之前？为什么使无价的事物在它们做出很多无价的事时只得到一点尊重？为什么要为可能因为在报信员身上出现讨厌的事而扫除所有上帝所给关于真理的平衡思想中的证据而找出很多的理由呢？

在我们之前的以色列民的历史，让我们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罪并跟随他们同样不信的指责的道路。

在上帝已经给出的信息中，这样的不信已经常常伴随着兴奋与狂热的指责，这只是加深老底嘉信息的结果。到1893年10月，怀爱伦写信给W.W.普莱斯考特以回应伯特克里克市的学院和工作衰退情况的关心。针对在1893年总会圣灵的流露的真实性的问题，她迅速表达“我从上帝那里得知祂在会议中的所有启示，我不敢说这工作是兴奋和无根据的热忱。不，不是。上帝向你靠近，祂的圣灵向你启示了祂有一份天国满满的祝福，甚至是照亮世界的光。”怀爱伦解释了世俗心是如何进

人，并且，现在“一种反应出现了，在很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轻视的感觉，一种他们可能已经被欺骗的印象，他们太热情了。”当然，这些想法已经被那些一直对运动质疑的人们夸大：

圣灵的显现已经被正确地认识了，它要如同上帝所设计的一样应有接受者，——一个在品格上完全的好行为是如同基督一样的。但有一种对上帝的神圣性缺乏的信任，一种否认自我和谦卑的缺乏，通过已经给的工作的误用和滥用兴起了怀疑和不信。这甚至对它是否是上帝的工作，还是狂热的波澜的质疑。哦，撒旦多么欢欣鼓舞啊！

不久之后，怀爱伦写信给乌利亚·史密斯。他已经将自己置于反对1892-1893年复兴的狂热负责之中，怀爱伦用以下的话严厉地责备了他：“已经有关于上次会议上帝的灵感感动的事件写给我，在学院中清楚地表明了因这些祝福没有被实践，思想已经被混乱，来自天上的亮光被称作是兴奋。我已因在这光中看到的事而感到伤心。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上帝的灵忧伤，不要声称上帝之灵的援助是一种狂热。”怀爱伦知道，“上帝已经以一种有记号的作为工作了”而且警告人不应该“冒险去说这不是上帝之灵。”事实上，她劝勉说，“我们只是被认可去相信并为之祷告。因为上帝比起愿给自己孩子上好礼物的父母，更愿意把圣灵赐给那些祈求的人。”

怀爱伦向史密斯解释撒旦已经引导很多人落入了引诱，他“可以向很多生灵暗示：来自天国的亮光不过是狂热、兴奋而已。”但是在伯特克里克的恶化状况并不是“因为狂热，而是因为那些蒙福的人们没有展现那召他们出黑暗进入祂奇妙光明的上帝的美德。”怀爱伦现在关心的是当上帝差遣祂的圣灵，“得蒙光照之人却没理解圣灵的运行；除非他们确实识别出上帝之灵的感动，否则他们会称光为暗。比起光，更愿意选择黑

暗。”对于这样的状况，怀爱伦惋惜道，“我已经很害怕了，非常害怕那些感到公义日头之光线的人们——因为我没有一丝怀疑他们已经接受圣灵——会得到上帝从天国发出的祝福是一种错觉的结论。

发表于1894年《回顾》中的系列文章中，怀爱伦关于在伯特克里克市教育工作的劝勉被刊登。在明显写于1893年的这个系列的文章中，怀爱伦继续分享上帝关于将圣灵的真实工作识别为狂热的危险，但是现在劝勉达到整个教会。她表明“世界”希望看到在1892年和1893年“伯特克里克市在复兴工作的影响下，学院、疗养院、出版机构和教会成员中”会是什么样。她表明一些人“已经质疑如此好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应该是最为欢欣的。他们看待它为一种确实的狂热。”她承认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如果一些狂热中因恶魔尝试介入工作，“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主的工作会给予真实的祝福，伪装也会展现出来。”

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上帝已经“把圣灵赐给那些打开心门接受天国礼物的人们。”现在不是“向试探让步，以后再相信他们已经被欺骗”的时候。怀爱伦深深地关心一些人如何回顾在1892年和1893年圣灵倾降于教会的美好显现：

基督责备哥拉汛和伯赛大的罪是拒绝那可以使他们确信真理的证据，他们已经向它的权力屈服了。律师和法利赛人的罪是将已经在他们面前的天国的工作置于不信的黑暗之中，所以本该引领他们进入稳定的信心的证据被质疑了，而且应该被珍视的神圣事件已经被看为没有价值的了。

我担心人们已经许可敌人在这些边界线上工作了，这样从上帝而来的丰富祝福，就会被一些人看成是狂热主义。如果这种态度被保留，那么当主再一次光照祂百姓时，他们就会从天国的福气面前转离，并说，‘和1893年一样，说这个工作是狂

热主义。’那些人不会收到上帝丰富的恩典吗，那些得蒙赐与圣灵之人是狂热分子吗，要在将来准备好宣布上帝之灵的运动吗……？

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同样的内容，怀爱伦解释了撒旦如何使那些亲历圣灵大能之人背离的。然后他就可以声称他们尝试“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是没用的。此外撒旦暗示，“你认为上帝是上帝的经历，其实不过是情感和冲动的结果。”这些想法一出现在娱乐的地方，怀爱伦深思，他们就会“开始出现貌似有理的内容，然后那些在上帝的工作中很有经验的人，就会支持撒旦的建议，就是在灵里悲伤。”她现在发出一个警告，甚至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时代：

不要让来自天而来的亮光被质疑。在主的更大权能中已经向你展示了祂的恩典与慈爱；而负责上帝工作的人要兴起并称它为狂热主义，无疑会站在危险的境地。如果这些人不恢复他们的步调，其良心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而他们对上帝的灵越来越不能鉴别。这将使他们在理解上帝的信息上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反对圣灵；他们抵抗的结果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们不能认出上帝之灵的境地，而且使自己反对每一个上帝可以用于救他们脱离毁灭的方法……

怀疑圣灵的显现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如果这相机被怀疑了，就没有储备的力量留下在人心运行了。那些把圣灵的工作归于人的机构，并说一种过度的影响力被带入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人们，正在将自己的心灵与祝福的源头切断。无论这罪会是什么，如果生灵悔改并相信，过犯都会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但他拒绝上帝之灵的显现并负责上帝对人类机构的工作，就是冒险将自己置于不会有悔改和信心的境地。

他拒绝圣灵融化他的心成为温柔、痛悔的，这使本该让他柔软的工作被看作狂热；因此他被引导离开天上的礼物。无

论上帝如何设计要在他的心上盖印都会因撒旦的这个建议而失败。恶者在上帝与人之间布下他凶恶的阴影，上帝的工作被看作兴奋和迷惑。圣灵无效地奋斗着；因为所有福音中的丰盛都是无效的，会抑制灵魂和改错。抵抗的习惯既如此顽固，长久称光明为黑暗和狂热，那么对他而言，上帝圣灵最明显的工作就不是为了通往永生，而是因着他的不信，成为引向死亡之路……

在我的心灵上有一个重担，在我与在伯特克里克负责人谈话时，似乎没有变轻，反而更重了。在夜间，我开始向那些应该比现在更好的人们发出最虔诚的呼吁，因为主已经授予他们仁慈和恩典。

怀爱伦的劝勉是从天而来的，却没有在更好的时间到达复兴教会，尤其是在伯特克里克的总部，这劝勉再一次成为关于从天发来的真实信息的挑战。难怪怀爱伦的负担在不断加重。

不断加重的负担

怀爱伦对那些在伯特克里克市的人们和工作核心的关心，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变轻。1893年祷告周期间，也就是12月30日以宣读从安娜·赖斯而来的“未发表的证言”结束的祷告周，当人们脱下他们奢侈的附属品时得到了很多的捐献物，这些附属品被捐献以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圣工。复兴会议也因在接下来的一周有142人在临时帐篷受洗而达到顶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次会议。

在来自怀爱伦的劝勉到达之后，就是琼斯和普莱斯考特已经很快支持安娜·赖斯的“证言”之后，一些人决定整个复兴祷告周就是狂热的结果并因此想要回他们的捐献物。正如F.M.威科特斯在给O.A.奥尔森的一封信中所说，其他人已经被引导

质疑他们的兑换经历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洗的结果：

一定数量的人开始以这种方式推论：大量的捐献物[到了祷告周的结尾]是赖斯姊妹证言的结果，现在如果这个证言是假的，那么他们就被误导去捐献，那就应该拿回他们已经捐献的物品。一些以这个原则行动的人们已经准备好呼吁要求返还他们捐献了的物品。

这个争议的最坏特征就是以同样的逻辑、同样的基础，那些此时开始服事主的人们，会使他们的宗教经历变为一个污点，而且被引导去怀疑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似乎我们应该对这件事顽固地坚持，当我们维持工作的时候是上帝在这里做工，信任不应该给予赖斯姊妹的证言。在上个安息日的运动仅仅是与整个祷告周的一个联合。人们已经准备好要有一个向前进展的运动，我相信赖斯姊妹的证言得到了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沒有读过就会伴随着同样的怀疑。

L.T.尼古拉同意祷告周会议已经在复兴的工作中的结果，甚至在安娜·赖斯的证言被读之前：“祷告周的进展非常好，所有不同工作部门的领袖都衷心地参与使人与主更近的努力之中。特殊会议已经为年轻人举办了，挨家挨户的拜访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轻人在定罪之下，已经悔改，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一场成功的复兴会议。”O.A.奥尔森使怀爱伦意识到一些人“取消贡献”的渴望。但是他指出，“此类事情没有做成，”因为通过一些弟兄的工作“这件事已经平息了。”

甚至在怀爱伦得到话语之前一些人就在质疑所做的贡献和祷告周之后的兑换经历，她蒙指示，写出劝勉可以应对这些反应。她发表于《回顾》的1893年底的系列文章中，怀爱伦警告那些可能质疑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伯特克里克的圣灵的工作并把它归于狂热主义。尽管，她认可“如果没有一些”可能轻率地

说或做的人“这件事就不会是惊喜了；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主都在给予一种真实的祝福而做工，为了给上帝真实的工作，没有效果的赝品也被揭示。”

怀爱伦在接下来的几周更多地知道了安娜·赖斯的情况，她重述了同样的劝勉，表达如果可能撒旦会寻找“将赝品与真实的事混合，在分离两种内容的时候，灵魂会陷于危险之中。无论何时、何地，上帝都在工作，”她宣布，“撒旦和他的天使们在地上。”几周之后写信给琼斯，怀爱伦描述了“要遭受道德上严峻的考验”她已经通过，在她“铭记了一些人得到的优势，因此危及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会对关于圣灵运行于人类机构上而占有一个错误的位置，”因为琼斯和普莱斯考特所犯错误的缘故。

在同一周给S.N.哈斯凯尔的信中，为琼斯和普莱斯考特的悔改辩护，怀爱伦毫不犹豫地肯定，“我知道主已经以祂自己的权力在伯特克里克市工作。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试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样做他们会犯罪抵挡圣灵。”因为已经有一种需要“要警告并提醒每个人都小心而祷告着行走，以便敌人欺骗的影响力引人离开圣经，”没有理由“假设上帝不会在祂的百姓中显示祂的权力。”怀爱伦告诫“不要让任何一道光线被抵挡，不要让上帝之灵的作为被看作黑暗。”

当怀爱伦收到一些人力求要回他们在祷告周结束之时所献物品时，她在一封信中回应了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她第一次提到在“自行车狂潮”中展现的奢侈品现在已进入了马特里克，建议“在我们的报纸中给出显著吹捧自行车还不如将篇幅拿来登外国的悔改。”然后她开始阐述在祷告周期间收集的大量物品。她不是质疑圣灵已经在向人们发扬牺牲精神的真实运动，也不是将这种运动归为狂热：

美国特别是伯特克里克市，从天上而来的最大的亮光已经

照耀在人们身上了，可以成为最危险和黑暗的地方因为人们不继续实践真理并行在光中。在去年冬季[1893-1894年]放弃宝石和珠宝运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是受圣灵感动并为在外国推进上帝的圣工而使用这些物品吗？撒旦已经抵消了圣灵在人心里的运行，反响已经允许被取代，还有另一个恶魔存在吗？目前[自行车狂热]的出现与脱去装饰并放弃那些吸引人的思想、感情，使人转入错误通道的自私的嗜好的运动前后矛盾……

在伯特克里克正是事物顺序不同的时期，还有就是上帝的宣判确实会降在百姓身上。祂的祝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倾注于你；这使你与祂一起劳力了吗？我们在伯特克里克的人们不正向那些不信的人演示着他们不相信自己所提倡的真理吗？上帝已经呼召他们离开每一种自私嗜好和所有奢侈的行为。当教会拥有亮光时，如果她不行在光中，不穿上她美丽的衣袍并兴起发光，那就是她的危险；黑暗会蒙蔽视线，他们以光为暗，以暗为光。”

营中的亚干 第十一章

将最大的黑暗带进教会的是离开天上的光并因此把圣灵的工作归为狂热主义。所有那些已经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持有如此立场并占据领导角色的人中，阿启鲍德·R.亨利和哈门·琳赛站在这些人的最前线。A.R.亨利于1882年加入复临教会并在那之后很快被呼召在伯特克里克的SDA出版协会作为司库在财政管理上帮忙。他的义务在接下来几年中很快就增加到做总会司库的职位；会长、副会长、审计员和司库，也是托管人和一般会议协会的行政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同时也是“美国中部和西部几乎所有SDA医药和教育系统的运作部门的一位成员。”

哈门·琳赛也是一位财政行政官，以同样的能力在A.R.亨利旁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总会和很多其他复临教会的社会机构服事。尽管琳赛和亨利都不是牧师或神学家，但不论他们是好是坏，都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众多职务而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对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包括在财务、管理、教育、出版、书商、医药工作、布道、一般组织等方面做的决定，还有他们在办公室工作期间对面向教会的神学理论的影响。事实上他们两个对预言及怀爱伦蒙召为先知都有怀疑，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种腐蚀性的影响力来反对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及信使A.T.琼斯和E.J.瓦格纳，并使他们的情况更加严峻。

1891年的总会会议上，A.R.亨利被任职于总会协会行政部门，是一个有二十一个人的委员会，这个部门负责全世界的工作。怀爱伦已经多年警告不要设立“私党”，这样会使教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她在1891年的会议中已经做的极有力了。在总会会议结束十天之内，外国传道部门投票并发送给在澳大利亚的怀爱伦和她的工人们已及W.C.怀特。

在上一次离开伯特克里克之前，在转移去澳大利亚之前，怀爱伦交给总会会长O.A.奥尔森的证言致力于在工作中心“存在的恶魔”。现在是1894年11月，她提醒奥尔森她已经吩咐他“向那些关心的人读证言的时候要做最有信心的工作。”但是奥尔森“没有跟随这些方向，同样的事情”在劝勉和教会的部门会议中“继续在他们会引起反对的特征上指责”：

你没有向那些关心的人们读预言也没有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你已经在你总会会长的职务上失职了。你在劝诫会上被置于我面前，听从那些没有置身于圣灵影响之下的具有强烈意志和铁石心肠的人们的表达和决定。你知道这些决定都不是按着上帝的命令做的，然而你没有反对他们，因此他们通过决议就

像已经得到你的认可一样。这样，事情就已经按着人的意愿和冲动而代替上帝的旨意了，并且带有上帝不能接受或认可的事物次序。

你认为用仔细想的一般原则就可以在你的谈话中解决这些事，并希望这是证明的最好方式。但你应该在董事会和劝勉会上讲话。错误的原则发展不应该在错误的实践中，因为你带着你的平安或给予一种微弱的抗议就可以减少那些追求错误过程的人，尽管你在他们中间。你借着沉默给予的认可加强了他们行恶的手。

怀爱伦对伯特克里克的状况和那些工作的负责人的负担在接下来的一年似乎加重了。于1895年再一次写信给O.A.奥尔森，怀爱伦继续表达她关于总会被引导方向的关心：

一张网——一张人们不知道的网已经向会议张开，而且有确切少量的可疑人员存在。事情的状况正在约束你们的手并成为工作的阻碍。危机很快就会临到。事物的表达没有完全向我启示，但是我知道这么多：财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错误的原则带领。所有这些假设都是成立的，就会有危险。

你已经和那些与上帝没有活泼联络的人们连接在一起了。你害怕操练你的判断力，以免会出现一种扩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悲伤的原因。我已经写出了我敢发给你的信件，除非有一些具有坚定、明确品格的人们站在你的一边成为支持你的真空承担者。这两个人[A. R. 亨利和H.琳赛]已经特别地与你联系在一起了，在他们现有的属灵状况下，没有计划，也没有作任何上帝的工作。如果他们像上帝一样认识自己，并摔碎在磐石上，一种决定性的改变就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认罪会使他们的心灵从每一种腐败的影响中释放出来。

这些人在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这种想法不仅在行为上也在言语上表达了。

但是人们不仅是生活得如同上帝的来到延迟，他们也一直强迫跟随他们的弟兄也接受这样的想法。怀爱伦现在于她给奥尔森的信中提到这个主题，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和两位信使，琼斯和瓦格纳，已经被如此对待：“一些人已经培养起反对上帝所派向世界传达一个特殊信息之人的憎恨。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开始这项邪恶的工作。然后，当他们看到并感到圣灵见证这信息是从上帝而来时，他们对它更厌恶了。”现在，这些拒绝者“热心地声称反对热情和狂热。”甚至连“向上帝要求释放人类心灵的”信心，“上帝已经信任祂的百姓操练的信心，被称为狂热。”那么由圣灵显明而带来的大呼声的信心会被如何对待呢？

这次给的是什么信息呢？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但是这要用它的荣耀充满全地的光已经被一些声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轻视了。当心你的对待态度。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当心你如果纵容撒旦的属性，并向圣灵的显明予以了轻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只是有些人已经走的太远而不能转回并悔改……

然而一些人已经听到了圣灵显明的真理，他们不仅拒绝接受信息，还厌恶这光。这些人是心灵毁坏的。他们已经使自己介入天上来的光和百姓之间了。

在写给奥尔森的信中，怀爱伦向他提到亚干的故事，这个人的罪给以色列全体带来了毁灭的结果。因此，怀爱伦表达“当你认可或实行人的决定时，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决定并没有与真理和公义一致，你就削弱了自己的信心并减少了你与上帝沟通的满足。你似乎听到了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这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这个申明很明显。因为奥尔森保持那些在工作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人公开反对

信使和来自上帝的信息，因未能传递给他们从天上来的启示，他正在认可亚干在帐篷中的罪。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在这些批评之后，怀爱伦分享了她关于明尼阿波利斯信息最著名的表述之一，明确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却与对待信息的方式形成了对照：

主在祂伟大的仁慈中通过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祂的百姓发来一条最宝贵的信息。这条信息要高举救主为全世界的罪所做的牺牲。它呈现出在中保里的因信称义；它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要在顺从上帝的全部诫命上表现出来。很多人已经看不见耶稣。他们需要将自己的眼睛直接定睛于祂的神圣位格，祂的功劳和祂对人类家庭永不改变的爱。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了祂的手中，祂可以将丰富的礼物赐给人们，并告诉人类祂自己的公义礼物的无价。这个信息是上帝命令给全世界的。这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被一种很大的声音[大呼声]声明的，与祂的灵在很大程度上的倾注[晚雨]一起出现的。

怀爱伦还没有使它更清楚吗！这“最珍贵的信息”就是大呼声的信息，是与晚雨一起出现的信息。然而，在她继续写给美国的领导奥尔森的长信时，也明确地声明甚至在1895年大呼声、晚雨信息已经被轻视地对待了：

我要对那些已经多年站在拒绝亮光的反对派的人们说，你们要讨厌并轻视上帝的公义的信息多久呢？上帝已经赐他们祂的信息。他们要接受上帝的话语。给你们拯救，但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功劳才能得到。圣灵的恩膏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提供给你们。从高处来的光亮和权能已经丰盛地流淌到你们中间了。这里有证据，所有人都能认出主分别为祂仆人的。但还有那些轻视这些人和他们所承担之信息的人。他们已经因狂热、极端和兴奋使自己转离了。让我给你们做个预言：除非你们迅速地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承认你们的众罪，你会看到你

已经反抗上帝，如果你坚持的太晚你也会看到。通过圣灵的定罪，不再有革新和宽恕，你就会看到这些发声的人们已经成为上帝的见证和这世界的标记。如果你们已经悔改，就可以向全世界发出这信息，并成为公义、热心的人，被上帝的灵感感动，要用你们的声音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警告；就像他们一样，成为岩石一般坚定地持守原则。你们使事情从下向上发现是被上帝知道的。倘若你继续拒绝天上来的亮光，就要迷失了……

拒绝基督委任的信使，就是拒绝基督。疏忽几年来在你面前的救赎，轻视通过基督的宝血提供荣耀的公义和通过圣灵的清净能力得来的成圣，就不再对罪有更多的牺牲了；但是一种寻找公义和强烈的义愤会使人心存敬畏。

至少有一个主题，自明尼阿波利斯之后似乎在怀爱伦的信中向那些继续反对亮光的人们证实了。他们仍把圣灵的工作归于狂热的、邪恶的结果。

六个月之后，在1896年初写信给“在工作中占有义务地位的弟兄”，怀爱伦再一次给那些展现“轻视祂圣灵的显现”的人们。她提醒他们“劝慰师显示祂自己，不是以任何人规定的方式，却以上帝的命令为准；以出人意料的时间和方式荣耀祂自己的名。”这要记在心中因为上帝已经“在伯特克里克以最明显的方式显现了祂自己，”即通过将圣灵倾注于百姓之中。

然后怀爱伦也做了1888年以后历史的更重大的表述，她再一次提出在伯特克里克圣灵显明之后有了大量的捐献物并随之而来的是不信；最显著的插曲发生在1893年末的安娜·赖斯的情况。这个表述是特别有趣的，基于今天被某些复临历史学家所做的声明：

上帝已经在伯特克里克一次又一次以最明显的方式显明祂自己了。祂将祂的灵大大地赐给了那里的百姓。发生在出人

意料的时间，对心灵和思想有很深的感动；自私的目的须放弃，并带进了账务领域的很多事，这样在上帝禁止你做的事上你被证明有罪了。这个祝福扩展到了大量的人，但为什么这个甜蜜、圣洁的工作没有继续在人心里和思想上做工呢？一些人感到在这次倾注中被搅动了，他们自己的本性显明出来。他们说，这只是兴奋，不是圣灵，也不是从天而来晚雨的沐浴。充满不信的心，没有饮用圣灵，但在他们的心灵中充满了苦毒。

圣灵确实在很多场合工作，但那些在明尼阿波利斯抵抗上帝圣灵的人们仍在等待机会重来，席卷同样的土地，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改变。后来，当他们有收集起来的证据时，一些人被证明有瑕疵，但是那些没有被圣灵的工作软化驯服的人们将他们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上帝恩典的每一显现上，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甚愿在我们的心里、灵里和言语中灌输圣灵这样的显现是狂热和迷惑。他们像一块顽石，仁慈的浪涛冲刷并环绕着他们，却被他们坚硬又邪恶的心击打回去了，这就是抵抗圣灵的工作。如果他们接受了圣灵的工作，会让他们对救赎的认识有智慧；使他们成为更圣洁的人，并以圣洁的能力去做上帝的工作。但全宇宙都见证了这种对耶稣基督可耻的态度。基督已经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用与犹太人对待基督相似的态度来对待祂。

是什么在伯特克里克感动人们在上帝面前谦卑他们的心并赶走他们的偶像？在基督的时代，当祂声明祂的任务，所有人都是见证，而且想知道从祂口中所出的宝贵话语。但从撒旦耳语来的不信开始工作，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甚至由于琼斯和普莱斯考特在安娜·赖斯的插曲中的错误，怀爱伦也没有给那些声称圣灵的运动是狂热的结果的人们借口。然而今天，125年之后，当我们“庆祝”1888年时，同样的情绪重复出现：这只是兴奋；不是圣灵，不是从天而来晚

雨的沐浴。

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怀爱伦于1896年写给仍在O.A.奥尔森羽翼之下反对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的哈门·琳赛的信中。怀爱伦向她这样说天国的话语：“‘[哈门·琳赛]现在不能看到她已经在自己的心灵中熄灭的圣灵的光亮。如同犹太人闭着眼睛，免得他们可以看见，关闭他们的心以免他们可以感知。她已称圣灵的显明为狂热。她有限的嘴唇表达了在她里面做工的能力的明显感情。她的感知如此歪曲以致称光为暗，称暗为光。’”

一个月之后写信给S.N.哈斯凯尔，怀爱伦宣布“教会需要转变，”而且“教会的代表”需要有悔罪的心“做出让圣灵从高处倾注于我们的最虔诚的祈祷。”虽然如此，他们也应该祝福“有明白从上帝而来的识别力。”因为，她告诫：“一些人已经对待圣灵如同不受欢迎的客人，拒绝接受丰盛的礼物，拒绝认出祂并转离祂，而判定祂为狂热。”

在早几天所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的偶像和金牛犊的历史的文章中，怀爱伦要求那些在美国工作中心的人们去“复习”过去几年的“经验”并看看是否做得好。这句话可以被说成：“你已经不害怕圣灵了吗？”她问道。“在祂与普遍传播的影响力一起来到伯特克里克的学校时，进入学校和其它地方。你认出祂了吗？”然而在一篇修辞性的声明中，她表达：“如果你已经以这种方式限制并拒绝了上帝的圣灵，我请求你尽快向祂悔改。”

怀爱伦知道“这位天上来的客人，”而且“圣灵已经在年轻人中郁闷地沉思。”但是一些“心是如此冷漠和黑暗……上帝的光被撤回了。”难怪她感到“圣灵的义愤，在我们的社会机构中极少的忠心给了这位永活的上帝……上帝的灵没有被认出也没有被尊敬；人们已经判定了祂，祂的运行已经被判定为狂热、极端和兴奋。”

第十二章 基督的复临迟延了

1896年5月，怀爱伦再次给O.A.奥尔森发了一封很长的通信。她再次分享了从天而来关于他继续允许像哈门·琳赛和A.R.亨利这样在公开的背叛中反对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的人们当他可信的顾问。她再一次推论允许这样的人占据工作的核心位置，就像亚干的罪一样，并且以伯特克里克会有同样的结果，正如以色列民去攻打艾城一样。她也推论奥尔森扮演了亚伦的角色，在叛乱中屈服以色列人并建造金牛犊。奥尔森自己被引导“以反对圣灵之人的观点看待事物。”这些属灵上瞎眼的人们已经使“圣灵不再对他们发出忠告，然后以总会的权力和名义，发明了强制性的管理措施，是用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由

圣灵来管理。”怀爱伦随后阐明了事件的中心并这些行为的意义：撒旦在寻找机会抑制大呼声并推迟复临：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被上帝的百姓听到。大呼声要扩大。主已经在祂收尾的工作上有了指定的时间；但这是什么时候呢？当真理在这末日被宣扬到万国对万民作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如果撒旦的力量可以进入上帝的圣殿，并且以他喜欢的方式操纵事物，准备的时间就会被延长。这就是反对上帝指派带有给祂百姓祝福的人们[琼斯和瓦格纳]的运动的秘密。这些人被厌恶。人和上帝的信息被轻视，正如基督第一次来时被厌恶和轻视一样。居于负责地位的人显明了撒旦已经彰显的属性。”

因此撒旦的行动有一个原因。不只是涉及到个人的罪。如果那些领导者直接把工作引向错误的方向，其他人也会跟着走错，疾病会传染，最终基督的复临被延迟。

三个月之后，怀爱伦在写给伯特克里克的A.O.泰特的信中更直率地表达了她对于奥尔森和他对全教会的决定性影响的关心。尽管她对“奥尔森弟兄”感到“很遗憾，”对她而言他“没有按着”她所给的证言“行事”是一个谜：

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中，他与影响力不圣洁的人像同伴一样连接在一起，而将信心寄托于他们的人会被误导。但是虽然关于这件事的光已经置于他面前多年了，他还是在冒险直接反抗上帝已经给他的亮光。所有这些都使他的属灵辨别力模糊，并使他与普遍利益有关联，并作为一个不忠心的守望者要使工作健全、健康地发展。他正在处于有害于他属灵辨别力的过程，而且他正在引领其他人以歪曲的眼光看待事情。他已经被给予明显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注意上帝已经发给他适合祂百姓的证言，如他的行为影响力那样值得尊重。

我的痛苦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很明显，奥尔森长老

已经做了和亚伦一样的事，这些人甚至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开始就反对上帝的工作了。他们没有为他们反对光亮和证据而悔改。很久以前我写信给A.R.亨利，但是他没有回复我。我最近写信给哈门·琳赛和他的妻子，但是我认为他也不会足够重视这件事而回信给我。

从上帝而来的光已经欢欣地给了我，直到家园展现出更多健康的心灵，奥尔森长老与他所选择的助手们，A.R.亨利和哈门·琳赛，做更少的长途旅行为止，上帝的工作才会有更好的进展。远方之地若没有这些探访者会更好。工作核心的疾病中毒流血，因此疾病会随着他们的到访而传染到躯体。然而，虽然患病在家不健全地表达事物，一些人还是感到有将整个相信的身体护在父母般的羽翼之下的重担。

不幸的是，这个对最珍贵的信息的拒绝和不重视的感染性疾病已经从伯特克里克的工作中心传播到了几乎全世界教会的范围之内。反对派从1888年开始传播的方式之一是通过作为《回顾与展望》的编辑乌利亚·史密斯的影响力。因为他几年前所完成的好的工作，他对信息甚至怀爱伦预言的反对使他的影响更不利。在1896年7月，怀爱伦蒙指示写信给史密斯，总结反对派于1888年用以大量分享对待琼斯和瓦格纳的加拉太书的律法的争议。不只是怀爱伦完全赞同琼斯和瓦格纳对加拉太书3:24节中师傅的观点，而且从1896年开始，回顾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最大可能性时，她也确凿地表述了大呼声和晚雨已经大大地被我们的人民隔绝了：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3:24]。在圣经中，圣灵通过使徒特别陈述了道德律法。律法向我们显明罪，引我们感到自己需要基督，并通过向上帝悔改的操练和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使我们逃到祂那里乞求宽恕和平安。

所展现的不情愿使观点先入为主，并接受这个真理，很大一部分的反对派在根本上显明了对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递之信息的反对。借着激动这些反对，撒旦成功地隔绝了上帝的圣灵渴望给予我们的特殊能力。敌人阻止他们得到这可以成为他们的功效从而将真理传向世界[晚雨]，正如使徒在五旬节之后所传扬的一样。要以它的荣耀照亮世界的光[大呼声]被抵消了，而且因着我们自己弟兄们的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世界。

毫无疑问，怀爱伦在1896年坚决地表达了自1888年开始的晚雨和大呼声已经被我们自己的弟兄的行为阻碍并最终失败了。同样，一场中止的雨确实导致基督复临的迟延。但是怀爱伦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撒旦成功地持续攻击最珍贵信息的悲伤结果的人。几乎三个月之后，O.A.奥尔森在给W.W.普莱斯考特的信中总结了他已经传播到伯特克里克及其社会机构的黑暗思想。正如奥尔森所看到的，1892年“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凡的一年。”在那一年，很多公开反对因信称义的反派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百姓和牧师都普遍认可了真理。你要记住我们在同年的[兰辛州]密歇根帐篷大会上的奇妙经历。接着在1893年初的总会会议是一个非凡的会议。那时它第一次主张晚雨已经开始，而且信息伴随着大呼声。

奥尔森继续描述如何“从财政的立场上”看1892年和1893年是“最有利的，”而且他们“有需要推进目标所要的丰富的物资。”然后，奥尔森回忆道在1893年初“当我回顾状况之时，对我而言似乎就是从那时起，事情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黑暗开始越来越紧地压迫到伯特克里克的教会，而且暗示和怀疑已经被不同的人表达，已经渗透到我们很多地方的很大一部分人。捐献物也在一些方面稳降。”奥尔森并没有把这种下降归于“国家的财政条件”而是归于“存在于教会中的属灵衰

退。”很遗憾，奥尔森还没有抓住他自己的行为是属灵的一部分事实。

在1896年11月，回应怀爱伦坦白地证明和解释了撒旦推迟基督复临的策略，O.A.奥尔森从她所写的文章出汇编出一系列的信件和信息，最为直接地指出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对待圣灵倾降的病态的态度。这本小册子中的所有信息提出，有些方面的结果是将圣灵的显明归为狂热的结果。

在他《给伯特克里克教会的特殊证言》的引导意见中，奥尔森陈述这本小册子包括了“对伯特克里克教会及其所设本地的社会机构最伟大的重要性”事件。尽管“非常庄严、重要的警告和命令的信息”已经在过去收到了，但奥尔森承认“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它们应得的重视，它们所呼召的革新没有实现。”现在信息再一次传来，他们有机会认真学习：“上帝为祂的百姓有储备的大祝福，祂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以明显的方式来为我们做工。在过去的不同时间，主已经为祂的百姓做工了，我们已经见证了上帝的灵在很大程度上的倾注；但是取代使用这些祝福和特权的是，与上帝有一种属灵的分，这带来了黑暗和很多邪恶的工作。”奥尔森恳求道“所有人都要最敬虔地力求上帝，承认错误，悔改罪恶，全心转向上帝。”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奥尔森保证道，“上帝会亲近我们，我们会在我们中间看到上帝拯救大能的显明。”

像但以理那样认罪

从19世纪80年代，就成为复临信徒并牧师的A.F.鲍棱格在教会宗教劳动部门工作了几年了，在1891年有一个再转变的经历，并从1897年至1900年在复兴会议上给予帮助。当鲍棱格在1897年读到新发表的《给伯特克里克教会的特殊证言》时，他

的心深深地困惑了。1897年9月25日，他在伯特克里克的临时帐篷中证道，鲍棱格使成百上千的复临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在小册子中发现的怀爱伦对悔改的圣经呼召。提到但以理书9章的祷告，鲍棱格建议它是“每一个在伯特克里克经历悲伤的人都应该做的祷告。”在但以理书9章，但以理为他的罪和他同胞的罪祷告，也知道了七十年忧伤的处罚是因为几百年的不顺从。

当他继续他的讲道时，鲍棱格使听众注意怀爱伦在《回顾》中几个月前发表的论述，劝勉教会“现在要最诚挚地祷告，在晚雨的时期，恩典的沐浴会临到我们。”鲍棱格感到没有比这个事实更确定的了，也感到“圣灵确实不会降临到那些没有诚心认罪并清除罪恶的地方”是真的。但是当鲍棱格回忆过去一些帐篷大会，他叙述最伟大的祝福在“牧师和负责人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并慢慢从祂的守望者的责备中离开罪而讨祂喜悦”时来到。他希望看到整个“教会在主面前如同一人向祂俯伏，力求圣灵的洗礼，”但是“在帐篷”中还是“有罪”。鲍棱格继续表达基于他读怀爱伦的文章，那个罪就是从那时开始对待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和圣灵显明的态度：

我们已经拒绝了因信称义的祝福；当主在1893年开始向那些已经因信接受上帝之义的人们倾注祂的圣灵时，在这里就有那个被称为狂热的灵。对赐福的劝慰者的拒绝，已经从那时开始行出毁灭和死亡。

帐篷大会的牧师和工人们已经承认他们出席了总会，并高兴地看到圣灵的显明，但是要小心在教派中人们的影响力。他们说，那‘只是兴奋和狂热，’他们因此困惑，也不知道要说或想什么。当他们返回他劳力的地方，证实了《公报》并在会议中学习主的作为的弟兄来到他们跟前要学习更多关于珍贵礼物的内容时，这个返回的工人警告他们当心圣灵的显明是狂热，可怜的弟兄和姊妹们因此从主所承认的守望者那里听到两

个使人混乱的声音。结果，号角没有被吹响，教会和世界都没有意识到。哦，伯特克里克的人们要悔改！……

已经在人们心中传播多年的因信称义的信息，是不是主的信息？谁在主的一边？主在1893年倾降了祂的灵吗？那是狂热的兴奋吗？谁在主的一边？

鲍棱格继续说，“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我们已经分发数以千计的书和期刊中，以及我们的证道中，我们已经答应世界这个信息会在晚雨的更新能力之下迅速地完成了。但是多年过去，世界还没有看到。”在这些事实的光明中，鲍棱格向那些认为教会的罪不应该被讨论的人们说：

有人会反对此时所陈述的主题，在这个范围内不应该公开上帝百姓的罪。它们已经公开了。根据上帝之灵的启示，“第七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没有吹响号角，他们随从世俗之路的定向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了。”

弟兄们，我们的罪已经走向世界了，下一个应该走向世界的报告应该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如果伯特克里克教会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虔诚地承认自己的罪，我想看到这个报道被印刷在全世界的每一份报纸上。

在这些可能性的光亮中，鲍棱格总结道：“每一个安息日复临信徒现在都应该像但以理一样承认他自己的罪和他同胞的罪。”《回顾》在证道之后报道，“有一个呼召向那些感觉自己通过认罪和悔改而献身于上帝的人们发出，个人的罪和百姓的罪的承认将在下午出现。看到几乎全体会众都出去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惊喜……还有在上帝面前得到恢复的深刻的认真。”

但鲍棱格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在接受上帝于1893年为祂的百姓所储备的祝福失败的人。其他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E.A.萨瑟兰在1898年坚持声明“如果我们的人已经开始实践所有的真理，晚

雨在1893年就已经来到。”

1899年，澳洲联合会议于埃文代尔学院举行，新一届被选举的总会会长G.A.欧文于第二个安息日做了激动人心的证道。欧文提出，如果复临信徒已经跟随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应该比今天所在的位置要走得远得多。”说到怀爱伦于1892年11月22日对大呼声的表达及紧随其后的大失望，欧文宣布那并不是上帝犯错了，而是“我们犯错了”：

“我们在证言被写出的第二年[1893年]拥有了一些晚雨的雨滴。声音已经传遍了美国全地。不要误解我要说那就是大呼声，那是大呼声的开始。而且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生活在危险的时期，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罪并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这样上帝的灵会以大能的权力倾注在我们身上。然后大呼声可以从这次会议开始传播，直到完成它的工作为止。我想要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已经知道大呼声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在大呼声里十年了，福音的最终工作要结束了。如果我们从那时开始跟随这信息，我相信我可以平安地说现在，就在此时，信息已经结束了。”

同样出席本次会议的怀爱伦有机会回答很多在欧文拜访澳大利亚期间关于美国工作的“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为她对那些在工作中心的人们有益的劝勉打开大门。这就欧文的证道与怀爱伦几年来关于主的复临迟延的表达一致的证据，主的复临迟延是上帝的百姓不信的结果。

几天之后，1899年7月17日同样出席聚会的S.N.哈斯凯尔呈现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一课。在这里，哈斯凯尔以最后一代的主题开始，经历了著名的先知时代，到了基督即将复临的末世事件。拿起欧文关于大呼声的主题，哈斯凯尔问道：“你们认为我们在末时代吗？我们确实是末时代的一代人。我们已经在第三位天使信息大呼声中十年了。”然后，哈斯凯尔回忆1893

年的总会会议，那时基督在此之前就来的观念被表达：“在《公报》里有一则证言，发表于1892年，它说：‘如果上帝的百姓已经做了他们应该于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工作的话，世界就已经在警告中两年了，主也已经来了。’”不幸的是，哈斯凯尔要么是在说话中表达了错误的时间，要么就是速记员记错了1893年《公报》的日期；引文的标注在哈斯凯尔的表达好似引用自怀爱伦的确切文章。

但是不管怎样，观点还是容易理解的；如果1888年的信息被人乐意地接受了，世界可能已经很快收到警告而且基督可能已经来了。哈斯凯尔记得A.T.琼斯在1893年总会中的第十五篇证道，那时他引用了一些怀爱伦于1890年提到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和在“过去的两年”中接受的缺乏的表达。他可能加快当时最新收到怀爱伦的陈述并于四天之后的会议上宣读，这是陈述的坦率表达：“如果基督的每个士兵都尽了自己的义务，如果每个在锡安城墙上的守望者都吹响了号角，世界可能在这之前就听到了警告的信息。但工作已经滞后多年了。”不可否认的是，怀爱伦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前后都做了很多类似的表述，指出基督可能在此之前来到，这也是哈斯凯尔在1899年澳洲联合会议上指出的。

例如，怀爱伦在1894年写道，如果“那些声称已经经历了主，已经做了他们应做的工作正如主所命令的一样，那么全世界可能被警告，而且主耶稣可能已经带着权柄和大荣耀来到我们的地上了。”同样的表述在1896年下半年的《回顾》中重复。1898年，怀爱伦做了类似的表述：“上帝的目的已经被祂的百姓在向世界传达仁慈的信息中实行了，基督就会来到这地上，圣徒们就会在这之前收到他们被欢迎进入上帝的城了。”最新出版的《历代愿望》也提出同样的想法：“倘若上帝的教会已经做了她指定的工作如同主命令的一样，全世界就会在

此之前得到警告，主耶稣就会带着权柄和大荣耀来到我们地上。”

哈斯凯尔可能熟悉所有这些关于基督复临延迟的引文，那就是为什么他会在1899年的证道中总结说，“上帝设计只有在祂的百姓感到工作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与他们握住工作热情成正比的时候才结束工作。”但可悲的是，这个工作还没有开始，基督的复临已经被延迟很久了。

怀爱伦对基督复临的理解，当她还在澳大利亚时，新世纪之前就有了新的方面。在1898年一个夜间的异象中，怀爱伦被指引理解到她不会活着见到基督的复临，但是她可以躺下休息。她随后被鼓励去做她能做的一切，为从她收到劝勉和预言之后的未来世代准备书籍。在1913年，W.C.怀特在总会会议上分享了这个故事的经历：

大约十四年前，她夜间异象之一是她从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出来进入一个明亮的光中，他的父亲与她在一起。当她在身边时他惊喜的呼喊，“什么，你也在那里吗，爱伦？”她一直理解为主的意思是让她在祂来之前在坟墓中休息一段时间。她已经以此为参考地工作了。她时常会得到信息催促她的工作——准备她的书的工作——因为她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工作了。她已经尽力把异象写作成书，这样它们可以为教会服务。

怀爱伦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一直在她左右工作的G.B.斯达尔几年之后，报告了他在1897年与怀爱伦谈话的类似经历：

当怀特姊妹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家中时，一天有五六个人的小组来与她谈心，其中有一些人询问：“怀特姊妹，你会活到主来吗？”她回答：“我很难这么想，但是主还没有清楚地向我启示这件事。”“但是假设你会死，你认为主会兴起其他人来写证言吗？”“我只能告诉你，”她回答说，“上帝已经展示给我的。”我们回答，“那只是我们

想知道的。”“好吧，”她说，“上帝的一位天使打开了圣经中的撒迦利亚书4:9,并指着一节说：‘这适用于你和你的工作。’“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但是那不是就意味着你可以活到世界的末了吗？”有人问道。

“不，”她回答，“我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他的手必完成这工，’我认为是涉及写作；它足够帮助上帝的百姓到世界的末了。”

对她的凡人生命如此解理在强调怀爱伦在澳大利亚十年之后返回美国之时理解的改变。她不仅开始更努力地出版她的属灵书籍，而且她也开始为任何被置于人前的复临先驱们做复兴呼召。因为基督复临延迟的延长和在转入新世纪之后教会面临的难以置信的挑战，上帝援助根基以在“没有活着的先驱之时”反抗这样的暴风雨。然而还是有在过去十五年间上帝已经呼召的可能发生的复兴和革新的希望。1901年的总会会带来所需要的改变吗？

第十三章 一九〇一年的全球总会

1901年的总会会议，就是怀爱伦从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十年后刚回来。尽管主已经丰富地祝福了她在那里的工作，但是在伯特克里克教会的中心有日益增长的问题。在总会开始的那一天，就是4月2日周二，在会长G.I.欧文致辞之后，会议正常召开了。欧文提问，“你的喜乐是什么，”怀爱伦立即上前说：

我对这次会议关于在多年前[1891年]就应该做的运动和决定上特别感兴趣，当我们在会议中聚集时，圣灵和上帝的权能进入我们的会议，见证如果上帝的百姓前来按序做工，上帝已经准备好为他们工作。弟兄们同意上帝已经给出亮光，但是还有那些与我们的社会机构联系的人们，尤其是与《回顾与展望》

办公室和[一般]会联系的人们，已经带来了不信的因素，所以已给予的光没有起作用。它被同意，但关于上帝的权能已经启示在祂的百姓之中的事情状况还没有带来特殊的改变。

已经给我的亮光是这百姓应该比在地上任何其他人都要站得更高，他们应该是皇室成员，每一个人都要正确地代表真理。启示在他们生活中的成圣的能力要使他们与这世界区别开。他们要代表道德的高贵，与天上的主有这样亲密的联系，以色列的上帝要给他们地上的地方为业。

年复一年地做着同样的确认，但是那能提升人的原则并没有与工作交织在一起。上帝对关于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给出清楚的亮光，但是他们从光中离开，对我来说我们能有今天所有的成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上帝的伟大仁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但是祂的名不应该在世上被羞辱。

于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给教会领袖并在多年后被广泛有说服力地宣布的因信称义的信息，如果被完全接受就应该带来个人经历和教会组织工作各方面工作的真实改变。通过一种深刻的基督徒经历不仅可以有经历视觉的成熟理解，还会在组织、财务、出版社、教育、布道、健康改良、医药传道和牧师工作及一般慈善工作中看到积极的改变。然而，通过不信的因素从天而降的光就只会被认可而不会与改变生命的原则交织在一起。教会成员的成长和增加的社会机构的成功不是接受信息或已给劝勉的迹象，而是上帝伟大仁慈的反映。

怀爱伦在说到一些在伯特克里克的社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上继续她的意见。她说“人们应该站在圣洁之地，成为向人们传说上帝的声音，正如我们曾经相信总会是这个角色一样，——那是在过去。我们现在想要的是整顿。我们想要从根基开始，并建立一种不同的原则。”但是怀爱伦所提的不仅是结构的整顿——而是可以引导人们带领教会的新运作“原

则”。然而，“把义务委托给那已经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已经有光倾注的身上，却没有注意上帝已给他们光的人们”，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通过会议提醒人们，怀爱伦希望带来结构和经验的改变。

A.T.琼斯和E.J.瓦格纳都描述了只是赞同光和真理而来的结果的相似状况，就是没有真正把心放在可以带来生命改变的方式上。在1893年的总会上，琼斯总结了直到那时对因信称义信息的回应：

当它在四年前[1888年]出现的时候，从那时起，一些人在它刚出现时就接受了，而且对上帝的公义可以通过审判的消息感到高兴……其他人根本对这个信息除了拒绝什么都没有做。其他人似乎站在中间地位……这样，自始至终是完全打开沉思顺服与接受，还是打开、深思并真正的拒绝它——自始至终——妥协者已经开始散布了。那些已经站在妥协位置的人们今夜比四年前还是没有更好地做好识别基督的义的信息的准备。

几年后，琼斯再一次总结那些只是同意信息之人的回应：

“但是当你知道怀特姊妹站出来公开并有力自始至终坚持因信称义；在[1888年]会议之后由她和瓦格纳弟兄还有我坚持完成因信称义的讲道……这样度过了冬天和春天。当帐篷大会的时间来临时，我们三个带着因信称义的信息和宗教自由拜访了帐篷大会；有时我们三个在同一个大会中。”他们组合劳力的结果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似乎没有带来持续的改变。琼斯解释道：“这转向了大众，显然有大多数的领袖。但是后者只是表面上的接受；它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在总会委员会和其他人中间一直实行着秘密的对抗。”

瓦格纳也在1901年的会议上重复了怀爱伦的意见。在1903年写给A.G.丹尼尔斯的信中，瓦格纳加快当丹尼尔斯在澳大利亚的期间美国的状况：

[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事情没有变得更好，正如你所知道的一样……这只是事实，在很多的反对之后，教派已经官方地接受了真理的发展，他们还没有带入实践。他们对待它如同“我们是相信的人”，而不是要引导、教授科学。他们没有看到上帝所给的光，是要解决每个问题，而且要对生命进行整顿，更确切地说，是组织整个工作。最糟糕的是，他们没有接受信息前进的亮光。只做了一步，他们就对应该继续的告知感到恼怒。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相信从一个凹槽出来进入另一个凹槽的伟大进取心……

没有人比奥尔森弟兄在十四年前[1889年]的春季那样更好地打开心门，或开始更好地打开心门。但他不能反对保守派。然后[欧文]弟兄在特别良好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服侍演示了失败。说这是人的过错没有用；换句话说，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都只是像任何好人一样是忠心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的无能被看作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并在艰难环境中收获的原则的话，是人的错。古老的酵母还在保持并发酵。

1901年被选举当会长的A.G.丹尼尔斯在4月14日周天的晚上证道。他说基督之义的信息要从复临信徒散布到全世界。

“哦，上帝要用祂坛上烧红的炭放在我们的嘴唇上！”丹尼尔斯宣布，“直到公义因此如同燃烧的灯一样，这公义是我们应该在过去的十或十二年期间传讲的。”但当信息已经传播时，丹尼尔斯害怕“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些持守它。我害怕它已经太理论化了！但我知道在它里面有祝福的大能。”丹尼尔斯几年都表达这样的想法。大呼声和晚雨信息的无限能力还没有被认出，尽管这信息已经被强调了十年之久。

第二天，也就是4月15日晚上，W.W.普莱斯考特也分享了他日益增长的确信和他们所生活之时代的非常时期。他说了一些可以吸取经验的历史实例。知道“历史总是在重复，”普莱

斯考特从上帝话语的亮光中找到“三次同样的环境引导了三次同样的经历。”他遮掩了时间，在上帝百姓“被掳至巴比伦”之前，就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现在”1901年。三个时期中的每一个被他遮掩的时期都伴随着因信称义的信息，拒绝信息的可怕结果，承认的呼召，紧跟着认罪和悔改补救神圣的处罚。“现在，我们再一次经历同样的环境，”普莱斯考特宣布。教会被“奸恶威胁。为什么？——与古时一样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拒绝真理，拒绝上帝的信息，已经从服事的心离开，而且接受了形式和仪式来取代上帝的生命在人灵魂中的工作。”

普莱斯考特现在提醒他的听众回到法律制定的19世纪80年代，并提醒他们“十三年前在明尼阿波利斯，上帝给百姓发来信息，用经验送达他们。”但是到了他证道的核心，普莱斯考特总结从1888年开始对待信息的历史态度和在1901年《回顾》这种态度的含义：

从那时起，人们和工作是什么样的历史？我们现在的会议站在信息的哪里？真理被送来多久了——不是简单的同意，而是确实地接受？——不长，我告诉你。这个教派的传道人受圣灵的洗多久了？——不长，我告诉你。

为在过去的十三年这个光已经被很多人拒绝并转离了，而且他们今天也正在拒绝它并从它转离；我对每一个如此行的人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

补救是什么？——与古时一样，没有别的——向上帝悔改和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当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时，他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基督出现并开始祂的工作时，祂说什么？——“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当祂派祂的门徒、使徒，在

祂升天后接续祂的工作时，他们讲道讲什么？——“所以你们当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给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悔改，悔改，悔改。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然而普莱斯考特已经观察到在会议期间到现在已经最后一周，向上帝悔改的呼召还没有发生。他们是在跟随圣经中找到的前两个例子的足迹吗？

我在会议中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看见对上帝已经发给我们的信息的真实回应，这样在祂的工作中是不会有起作用的结果。我愿意面对现实，但这就是事实。我说耶稣基督的道的牧师必须要求我们，因为这种悔改的灵是我们很多人多年来都不知道的。那必须在这次会议中作的工作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信号。我已经祷告了又祷告，上帝会做工；祂是唯一可以做这工作的。我向在部门中的弟兄们说，也对其他人说，如果我们从这次会议离开，在上帝工作中的危机，这次当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我们已经在圣经中学习过的非常经历时——如果我们离开会议而没有任何决定和与我们之前相比有最明显的改变——愿上帝同情祂的百姓和工作！

也许你认为我说得太坦率了，但我跟你说，我的弟兄，我的灵承载着这重担，我必须传我该传达的信息。我相信上帝借着祂话语中的信息，借着祂仆人[怀爱伦]的信息，已经说了的话应该让耳朵激动。如果在这里所说的道没有让耳朵激动也没有让我们向上帝悔改并谦卑，那么还能做什么呢？然而这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过了这会议的三分之二了。事情就要这样发展直到会议结束吗？我们要没有能力，没有新的亮光地回去吗？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同样的经历中吗？

当普莱斯考特快结束他的证道时，他向他的牧师弟兄们保证十三年后的现在信息还是一样的：因信称义。但并不是一种

理论，而是可以改变人心的一种经历。因此，在组织中需要一种改变，如果改变不包括向内的改变就不会带来人心所望的改变。这不是牧师要引导的路吗？

信息很简单。“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现在的信息。这也是十三年前来到百姓面前的信息；这就是那信息。那些已经向它关闭耳朵的人们，这么多年了，我害怕他们再也看不清了。那些确实已经推动识别力的人们现在不能知道这信息，也无法识别真理了；但是这工作和这人们会被这样的领导[人]和教导而引导到现代的困惑、黑暗和气馁的状况中吗？我告诉你们，不会的。上帝一定会做工。祂一定会将权能加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他们会走出去，清晰地传扬信息，并有能力引导人走出黑暗和困惑。

它不是组织的外在形式。我们的思想已经被上一周的组织公式化计划的忙碌占据了，我自己的属灵感受是我们已经迷失在组织工作的范围里了。不要认为它会是计划的改变，会是行政机构的改变，会是做事的新方式。所需要的改变是心的完全改变。当心的完全改变出现在上帝的部门中时，它里面的能力会清除一切不相干的事……不是这种外在形式和运行计划。都是对的，它必须被改变；但如果我们的思想都倾注其上，工作不会以这种方式完成……

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谁会帮助我们呢？如果祂不赐给我们真实悔改并转向祂的灵，谁会给我们呢？我在部门中的弟兄啊，我们不应该引导人们走向这个方向吗？请问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耶稣基督福音的牧师，呼召是高的或是低的，我们不应该使人们走他们该走的道路吗？这不是我们自己拿着上帝的信息，知道祂在对我们说话，在影响我们，在等待我们回应的时刻吗？

普莱斯考特担心外在组织的改变会成为没有被注意的心的

改变的结果。尽管这样的改变也是对教会几年来的状况有益，但是他们不要符合那阻止上帝应许的潜在状况。1901年会议在一周后于4月23日结束，至少从结构上来讲，有组织的巨大改变。

非常担心会议成果的怀爱伦在最后一天表述“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比此次会议所发生的转变更让我吃惊的事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上帝已经带来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上帝已经派祂的天使给他们“正确的、平静的思想。他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做了上帝的工作，阻止了黑暗的势力，上帝所设计的工作要完成而不是被阻碍。“尽管1901年总会以引人注目的胜利结束，很快就会看到怀爱伦所真正希望看到的改变——也是全天庭都希望看到的，其实——没有发生。

《回顾》1901年

1901年12月，怀爱伦给甚至已经结束的总会的改变一个提示。她写信给在早期从伯特克里克到密歇根州柏林溪一直努力恢复学院的P.T.迈根，她提醒他在他的奋斗中“上帝的手一直掌管着机构。”只有当祂的手“启动车轮”时“所有的事物才会动。”然而，怀爱伦也清楚地指出当她审视过去时，进程的车轮被阻止不是上帝的错：

祂的百姓已经滞后太远了。人类机构在神圣计划之下，要弥补因为拥有伟大光亮的人们，在完成上帝特别的计划中没有相称的虔诚、成圣和热心而失去的内容。他已经败给了如果他们执行上帝的计划和旨意就已经得到真理发展的损失。人不能延续那些没有跟随神圣领袖的工人所制造的分歧。

我们可能因为这么多年的不顺从而不得不停留在这世上，正如以色列民一样；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祂的百姓不应该以

他们自己错误做法的结果控告上帝罪上加罪了[以赛亚书30:1]。

这个错误的做法和不顺从包括更多如伯特克里克的教育工作发生的错误，这个错误正是迈根和其他人正在尝试补救的。它特别包括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其后采取的做法，这已经多年影响了上帝工作的其它地域。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有老底嘉的悔改和接受上帝真正补救的地方被解决了。在次年的夏季，怀爱伦给新的总会委员会和医药布道部门写信，她表达了在1901年总会背景下的这些想法：

如果我们的工作领袖自己承担工作，1901年伯特克里克会议的聚集应该伴随着已经完成的奇妙工作。在这次会议已经做了彻底的工作；应该如上帝所设计的那样，由那些有义务的人打破那不活跃之心的工作做成；心灵谦卑的他们认罪和奉献的工作，以给出他们接受由上帝发出纠正他们的错误和警告的证据，那就会是五旬节以来最伟大的复兴之一了。

但全天庭都在等待只有人类准备好去做的工作还没有做；因为这工作中的领袖关上或闩上了圣灵进入的门。完全顺服于上帝突然停止了。可能从错误中被净化的心灵，在错误的做法中被加强。门向那些可以消除一切邪恶的属天的流通关闭了。人们留下了他们没有承认的罪。他们使自己在错误的做法中组合起来，并向上帝的灵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主呼召现在就要做自省，不是上次总会，是现在祂正在等待我们悔改。现在是我们为永恒播种的时候。我们必须收获所种罪恶种子的果实，除非我们后悔这播种，并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请求原谅。那些有机会悔改和革新却没有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没有听从祂责备的人，将会坚定地反对主耶稣的劝勉。

怀爱伦显明，如果在1901年合适的工作被完成，那么为过去十年所犯错误的彻底悔改就会发生，圣灵会以五旬节的程度

倾降。但是，唉，那个工作没有做成。

1902年2月，恢复为《回顾》主编的乌利亚·史密斯显明了古老的斗争从未停歇，而且不信也仍然直指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史密斯浏览了W.M.布瑞克所写的一个三部分的丛书，这个丛书再一次带来了以加拉太和圣约的律法基础上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地位的置疑——是怀爱伦所支持的1888年信息的关键部分。总会会长A.G.丹尼尔斯向W.C.怀特宣布文章是“歪曲和谬误的，”而且他们“公开恶毒地攻击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出现的因信称义的信息。”他不能理解史密斯怎能同时“声称祂在预言之灵中无限的信心，又拒绝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然而丹尼尔斯不只是关心史密斯，还有“整个旧约中那些兴起怀疑和不信的人们都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光明之中。”

怀爱伦最终于1902年回应了危险的斗争。多年前，她已经向史密斯陈述了从天而来的劝勉，告知他不愿意接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主要是讲道德律法的真理，站在反对由琼斯和瓦格纳所呈现的信息的根基上。因为这样的行为，撒旦已经成功地关闭了可以使他们向世界分享大呼声信息的晚雨的能力。而且大呼声信息的确实亮光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很多弟兄抵消了，在此事上史密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不是兴起古老争斗并使之成为一个测试教会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而且一件已经阻碍了圣灵并延迟了主的复临的事。

怀爱伦热心地警告弟兄：“不应该把上帝没有给的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当作一个测验。我已经被指引看到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可怕经历是在现代真理中信徒历史上最可悲的章节之一。”

一个月后，怀爱伦仍然为了上帝百姓的状况失眠。“牧师们和没有经验的成员们都”被带到她的注意中。在写给部门中的那些人的一封很长的手稿中，怀爱伦声明“在我们地上的每一个教会中”都有“认罪、悔改和转变”的需要。除非它“迅

速地”发生，否则末世的欺骗“会压倒他们，”光明很快就会变成黑暗，而且黑暗也变成光明：

上帝呼召立时的悔改。太长时间因为有很多救助的琐事，使他们属灵的眼光暗淡不能识别光和暗。基督被祂的百姓羞辱了。起初的爱心不见了；信心软弱了，需要一种彻底的转变……

自以为义不是婚宴的礼服。紧随真理清晰之光的失败是我们可怕的危险。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启示我们的状况如同一人。要注意这个信息[引用启示录3:14-18]。

哦，那是怎样的描述啊！有多少人在这可怕的状况之中！我恳求每位牧师殷勤地研究启示录第三章，因为在这一章中描绘了存在于末时的状况。认真阅读这一章的每一节，因为通过这些话，耶稣在对你说话。

如果每一个人都被包括在老底嘉信息中，就是拥有大光的百姓，圣经启示录是第七日复临教会已经接受的。到了明显的骄傲、自恃和自负的地步；到了因着持续自豪、自夸和不转变而启示个人品格软弱的地步；自称是上帝百姓的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真理和公义之灵的需要。

继续老底嘉的信息，拒绝悔改不只是对第七日复临安息日教会的损害，也是对基督的羞辱。这样的状况只会继续延长与撒旦的斗争，和他所有对上帝管理的指控的斗争。怀爱伦所写最令人心痛的表达之一，就是她感到耶稣超过了我们持续的老底嘉状态，她明确地宣布：“基督的失望是不可描述的。”

尽管怀爱伦有强烈的愿望要看到教会“行在光中，因为基督在这光中，”并最诚恳地为弟兄们祷告到最后，她不是“未能看到那给了我的光对我们的牧师或我们的教会不是有利的。”这样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帝已经启示她，所需要的改变在1901年会议上没有发生。现在，1903年5月，她表明她对下一

次总会不再有出席的愿望：

我的弟兄们，我的心感到非常难过。我不会再一次在我们的总会上出现在你们面前了，除非我被上帝的灵感感动出席。我出席上一届总会[1901年]给你们所有的证据，你们不会在任何这样的聚集中得到。如果会议不能使你们确信上帝正在通过祂谦卑的仆人用圣灵做工的话，是因为灯台已经被移走了。我认为在上届总会之后要有心的改变，但是在会议期间，工作并没有它本该做的、上帝会进入的那样被完成，这工作从那之后也没有被完成。上帝正在敲门；但是门没有打开邀请祂进来而且心灵之殿被财产占满了。

所以自1901年总会之后几乎两年，应该完成的工作的中心仍然没有完成，主要归因于不愿意听从真实见证者通过祂的语言所给的悔改的呼召。两周后，怀爱伦再一次被带领意识到这个极恶的状况，这次通过异梦，她定下关于1901年总会整顿的失败：

一天中午，我正在写关于上一届总会的情况，如果人们信靠上帝并遵从祂的旨意和方式，那些已经拥有大光却还未行在光中的人们就应该去做当做之工。会议已经结束，改变还没有发生。人们没有在主面前像他们应有的那样谦卑自己，圣灵也没有下降。在我失去意识之时，我已经写了很多，我看到在伯特克里克被见证的情景。

我们聚集在临时帐篷的会堂中。祷告过了，正在唱赞美诗，再一次祷告。向上帝献上了最为诚恳的祈祷。会议有圣灵的显现。工作在深入，一些在场的人大声哭泣。

有一人从他鞠躬的地方起来，并说过去他没有与那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从他们感觉到爱，现在他看到他自己的样子。他十分严肃地重复了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在自我满足中这正是我

感觉到的，”他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现在看到这正是我的状况。我的眼睛开了。我们是刚硬并不义的。我认为我自己是公义的，但我的心碎了，我看到我需要从那已经彻底审查了我的一位来的宝贵劝勉。哦，这话语是多么亲切，多么慈悲，多么仁爱啊，‘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启示录3:17,18。

说话的人转向那些在祷告的人们，说：“我们有事要做。我们必须认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他做了令人心碎的认罪，然后走近一些弟兄，一个又一个，张开他的手请求原谅。那些他们在他们脚边说话的人们，也都做了认罪并请求原谅，他们开始在彼此的颈项上哭泣。认罪的灵遍布了整个会众。这是五旬节的时期。颂赞上帝的声音响起，几乎直到清晨，这工作完成了。

怀爱伦在她见证到这样的场景时毫无疑问是无法言表的喜悦，认罪的工作在继续：“没有人过于骄傲而不做衷心的认罪，那些被引导进入这工作的人是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但是以前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罪。这是在临时帐篷从未有过的欢欣。”当怀爱伦从她无意识的状况醒来时，有一小段时间她不能认出自己在哪里。她的笔还在她的手里。然后就有话说：“‘这也许已经成就了。所有主所等待要为祂百姓做的已经成就了。全天庭都在等着欢呼。’”怀爱伦“想着我们可以在上届总会[1901年]已经完成的彻底的工作，当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不是真的时，一种失望的苦恼抓住了我。”

两周之后，怀爱伦写信给经历过一些她的先知恩赐的人犹大·杰西·亚瑟。在一系列鼓励之后，他没有被拉进恩赐的质疑者中，她使他确信上帝如何在她的工作中支持她：

祂的能力通过上届总会一直与我同在，而且负责的人们已经从我的重担上取走了四分之一，一定会出现衷心的认罪与悔改。圣灵要完成一件工作，就像在伯特克里克从未有过的工作。那些在那时听我的信息，又拒绝在上帝面前谦卑已心的人们，是没有借口的。不会有更大的证明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上届总会的结果已经是我生命中最大、最可怕的悲伤了。没有任何改变。应该作为会议结果而被带入全部工作的灵没有被带入，因为人们没有上帝圣灵的证言。当他们去到他们劳力的几个地方，他们没有行在上帝闪现在他们心头的光的路线，而是用盛行于伯特克里克的他们自己的错误原则执行工作。

主已经标注了每一个由领导人在我们的社会机构和会议中的活动。拒绝上帝所给的亮光是危险的事。给哥拉汛和伯赛大也是天上免费供应的最丰盛的祝福……但他们拒绝了天上的礼物……今天向那些已经有了亮光和证据，但拒绝注意主的警告和恳求的人们，天国的鹤鹑已经显明了。

显然，怀爱伦不是在说1901年发生的组织结构的变化。她在说的是“那应该被带入全部工作中的圣灵。”

1902年2月18日，伯特克里克疗养院的主建筑——医院——被烧毁了。十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30日，《回顾与展望》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怀爱伦被指引出现几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举行的总会，推翻了她之前的感觉。在那里，她的注意力在夜间被拉入约西亚的故事中，这故事呈现给她一个教训就是她“应该恢复对会议的注意力。”她因此于1903年4月1日在总会上表达了这些想法：

约西亚王是真实面对以色列的上帝的。“他没有行他父亲在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怀爱伦被指示。他已经选择不在他祖先的错误中行走，而是尝试建立上帝的敬拜。当约西亚发见律法书（申命记）并第一次宣读祝福和诅咒的时候，他撕裂

衣服，认识到以色列几个世纪都行在背叛上帝诫命的道路上。他意识到整个民族积累的罪即将临到他们的是上帝迅速的审判。当怀爱伦在总会向那些聚集在她面前的人们继续分享这个故事时，她将其与在他们的时代的基督复临做了对比：

当[约西亚]在过去看到了他们中间存在的偶像和不虔诚时，他非常地关切。现在他读到了律法书中的处罚会真实地因这些行为而实现，他的心充满了巨大的悲痛。他以前从未如此完全明白上帝对罪的痛恨……

这位国王并没有因这一点推论让这件事过去。他给牧师和那些在圣所的人们意见，“你们去，为我、为众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约西亚并没有说“我不知道这书。这是古时的教训，时代已经改变了。”他指定人去调查此事，这些人去找了女先知，户勒大……

今天，上帝在看着祂的百姓。我们应该力求找出祂将我们的疗养院和出版社一扫而空的意义。我们不要像没错一样继续前进。约西亚王撕裂了他的衣服和心肠。他因为没有律法书，不知道它所说的处罚而哭泣哀悼。上帝希望我们理性思考，希望我们力求压倒灾难的意义，这样我们不用踏着以色列人的脚踪，并在我们根本还不是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是我们”。

怀爱伦继续引申这个劝勉于现在仍在等待去做的1901年上届总就应该完成的工作上：

我们中间的每个公共机构都需要一种革新。这就是上次总会使我烦扰的上帝话语的信息。在那次会议中，我担着非常的负担，从那以后一直背负着这重担。为什么？——因为很少人在跟随约西亚的做法。在会议中，有那些看不到需要被完成的

工作的人们。如果他们已经承认己罪，已经有了改变，已经使用他们所处的环境优势，上帝的权能就已经通过会议，我们也应该有了五旬节的季节。

主已经展示给我那已经应该完成的工作是什么了。夜间，我出现在弟兄向弟兄认罪的会议之中。那些人俯在彼此的颈项上，做着心碎的认罪。圣灵和上帝的权能显示出来。没有人似乎太骄傲而不肯在谦卑和痛悔中俯伏在上帝面前。那些引导这工作的人们，是之前没有经历过认罪的人们。这应该完成。所有这些都，就是上帝等待要为祂的百姓成就的。全天庭都期待着这次欣的时刻。

在《回顾与展望》办公室的火灾之后不久，怀爱伦的文章在《回顾》中被刊登，“这次事件很直白地表明疗养院和《回顾与展望》办公室的火灾是上帝造访的结果，因为我们固执地偏离了祂的道，因为警告和通过预言之灵多年来所给出的指令失去了作用。”怀爱伦恳求那些在伯特克里克“抵制亮光的证据，拒绝听上帝警告”的人们，他们会看到在“《回顾与展望》办公室的毁灭中从上帝给他们一个用全心转向祂的呼吁。”然而，在1903年总会会议之后不久，在“《回顾与展望》股东会议上，‘火灾不是上帝的审判’的观点再次在公开听众面前重申了。”

在上述会议召开之后不久，W.W.普莱斯考特于5月9日安息日在临时帐篷向很多聚集的人演讲。在这里，他向基督复临的听众指向耶利米书，“对待与耶路撒冷的毁灭和倾覆相关的经历，我们以希望来理解它的倾覆和百姓被囚的真正原因。”当普莱斯考特达到他信息的核心时，他令听众回忆上帝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如何对待祂的百姓：

那些熟悉我们这里的工作和公共机构环境，特别是过去十年或十五年的环境的人们，不需要提醒上帝通过祂所选的仆人

给出的许多警告和命令，直到因我们在顺从上失败而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之时，提醒是无用的，而且比无用更糟糕的是，试图将警告和命令从我们自己的眼前或从世界的眼前隐藏起来。我们应该因注意命令和警告的话而得的安全现在变成了临到我们的公开的灾难，但尽管如此，仍有声音兴起说，这不是临到我们的审判。现在就是那些害怕上帝应验祂的命令、警告和劝勉之人的时间了。[人声，“阿们。”]我相信这是上帝兴起的回应时刻，是他们作出回答说，他们相信主他们的上帝的时刻了，尽管上帝以审判造访他们。我相信这是百姓和教会公开回应这些命令和警告的话语的时刻了，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承认主已经在审判中造访我们，我们要悔改转向祂的时刻了。

那些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拒绝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的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已经成功地在教会几乎所有的能力上传播了一种衰弱的影响。最大的邪恶已经从敌对者而来，来自生活和教会各方面的义务的劝勉的忽视中结出果子来，都因为在明尼阿波利斯叛乱之后对预言之灵的不信的增长。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尽管1901年总会带来组织结构上的伟大改变，也是属于今天的我们的改变，老底嘉悔改和晚雨的经历从未发生。1903年面向教会的各种挑战。不幸的是，两位明尼阿波利斯信使，琼斯和瓦格纳，很快离开了教会，很大原因要归因于他们从1886年开始容忍的持续的反对。两人都不幸地与凯洛格的离开联系在一起。瓦格纳于1899年被纳入凯洛格的泛神论中，琼斯也在凯洛格于1905年反对组织教会的责备中加入他的阵营，两人都不再听从通过怀爱伦所出的预言之灵的劝勉了。甚至连特别在19世纪90年代强有力工作的普莱斯考特也在怀爱伦死后不久开始质疑她的恩赐的正确性。怀爱伦于1915年去世，没有看到她长久等待的复临；被祝福的晚雨也被挫败并最终撤消了。

第十四章 明尼阿波利斯 没有被忘记

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提醒人还在继续浮出水面。1912年7月，前总会会长G.A.欧文指引《回顾》的读者注意启示录中的七教会。在历史上可以看出这些教会中斗争的善恶两种力量。两边都没有在他们得到人心的策略上发生改变。罪中的救赎或通过人的好行为，已经成为“所有异教的基础和教皇权的原则，”欧文宣布说。另一方面，因信称义的信息一直以来已经成为“战胜生命的秘密了。”正是这个因信称义信息的讲道，标记了大呼声的开始，也是怀爱伦于1892年11月所写的。但这个信息在历史上成为什么了？欧文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

如果因信称义的讲道作为这个演示中一个特殊的信息成为

大呼声，和“要以荣耀充满全地”的开始，上帝明显想要这个信息直到全世界被主的荣耀充满之时才应该停止。

这个信息没有按着被设计的那样进行，来自主仆的以下表述中有证据：“教会是冷淡的……因信称义的神圣性已经被很多声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们忽略了。”在读者的思想中无疑会出现为什么对个人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大呼声的开始的一个信息，却被忽视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再同一位作者的下述表达中找到：“人类和上帝的敌人不愿意这个真理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们完全得到它，他的权势就会被打破。如果他可以控制人心，就可以让怀疑、不信及黑暗构成那些声称是上帝子民的人们的经验，他就可以用试探战胜他们了。”

当因信称义的信息（主的仆人说“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正内容”）开始在演示中传讲时，敌人被深深地激动，并强有力地阻止它的传播……

说我们滞后于我们应该和必须完成的工作进度是完全平安的……当我们读到只有“那些披戴基督之义的人才会在那日为真理和正义坚立，”和“所有那些已经信靠自己之义的人会被归在黑暗之王的旗帜之下”时，我确信因信称义要再次成为我们教会一个显著信息的时间已经完全来到了。

对欧文来说，被命定开始于1888年的因信称义信息还没有完成是一个证据。几乎二十五之后，主还在等待。

在怀爱伦死后九年的1924年，牧长协会咨询委员会选举前总会会长A.G.丹尼尔斯当选怀爱伦的有关于因信称义主题文章的编辑。当他开始“详尽研究”时，他对给他的“严肃的职责惊奇又敬畏。”怀爱伦文章中因信称义的主题引导丹尼尔斯有了“稳固又坚定的信仰”，她的指导呈现“两个方面：首先，伟大奇妙的真相是罪人借着在上帝儿子的心里信心可以得到上帝的

义；第二个是，上帝的目的和旨意是在1888年向聚集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祂的百姓传达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得到上帝之公义的特殊信息。”

从怀爱伦1892年11月22日《回顾》的文章和《早期著作》85和86页的引文中，丹尼尔斯总结道“与晚雨一起的是大呼声、基督公义的启示，和第三位天使要用光充满全地的信息。”对丹尼尔斯来说，证据是“所有这些事件的开始或开端是同时的。一个的出现是所有都出现的记号。”然而，当丹尼尔斯从明尼阿波利斯信息开始审视这三十八年的时间时，它被导向一个悲伤的总结：

基督公义的信息来到时，就遇到了所谓虔诚的、侍奉上帝的反对，这是多么令人悲伤而痛悔啊！这个信息从未被接受，也没有被宣告，更没有按着它所预定的那样，将它所包含的不可测量的祝福传达给教会。发挥这种影响力的严重性通过已给的责备中显明了。这些责备和警告的话应该在这时[1926年]以最深刻的思考来接受……

哦，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应该于1888年，在警告和恳求以似乎奇异又感人的方式临到我们时就接受它们！不确定因素可能已经消失了，徘徊、失败和损失可能已经停止了！亮光和祝福，欢欣和发展可能已经临到我們了！

在丹尼尔斯的书印刷几年之后，担当牧师、圣经教师和作家的泰勒·邦驰创作了一本名为《四十年在旷野的表记与对范》的小册子，其中表达了对晚雨和大呼声类似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里，邦驰呈现了在安息日复临教会和以色列民出埃及进迦南的对比。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泰勒·邦驰出席了1930-1931年太平洋联合学院的秋春季祷告周，在那里，他从他的小册子里表达了这个主题。几年之后的1937年，邦驰在伯特克里克市临时帐篷的安息日晚祷服事中做了一个类似的三十六篇的系列证

道。为了“那些特殊住所而听到这些证道的人们，也因为牧师们和其他渴求这些证道的福音工作者们”，这个证道出版在以《出埃及和复临运动的表记与对范》为题的书中。

在他的研究中，邦驰比丹尼尔斯得到了更多的细节。当他读到古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的经历时，他将其运用于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及其后果和教会转入旷野徘徊中。邦驰宣称，“因信称义的信息在明尼阿波利斯危机的十年间以大能被传讲于领袖面前。”引自1892年11月22日怀爱伦于《回顾》中的文章，邦驰声明，“信息带来了晚雨……晚雨为什么没有继续下降？因为信息被停止传讲了。它被很多人拒绝并很快从复临信徒的经历中消失，大呼声也消失了。只有当信息带进复兴和接受中它才会再一次出现。”就像以色列民一样，站在迦南地的边缘，因为他们抓着自己的过去。邦驰建议，复临信徒也要如此对他们过去“有一个看见”：

“就在复临信徒回顾他们过去的历史并在新光中看到它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学习并理解在古以色列民于加低斯巴尼亚的经历与我们的父辈特别经历1888年危机的错误的益处之间的对范。我们必须知道和承认我们父辈的错误并提醒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因此延迟复临运动的最后胜利。必须重温过去的历史并学习其中和基督复临延迟的结果的亮光。这样的观点会解释很多人困惑的问题，也会加强我们在复临运动中神圣领导力的信心。”

1930年秋季太平洋联合学院的祷告周后，很快新闻就传到了曾是怀特房产的埃尔玛莎文。怀特房产员工之一D.E.罗宾逊抗议邦驰对古以色列和复临运动的对比和总结。这带来一个寻找使复临信徒摆脱1888年拒绝和之后多年基督复临的延迟的控告的时代。

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要从它激励人心的故事中给我们的教

训；这些教训要运用在我们的时代。在利未记26章，摩西记录了给以色列民跟随或转离上帝和祂的劝勉的祝福和诅咒的应许。在祝福的清单里发现的是早雨和晚雨应许，但是在诅咒中，天会变得如铁，地如铜（26:4,19）。在这一章也发现如果诅咒临到以色列民，也会有激动人心的补救：“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记住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记住这地。”（26:39-42,都是圣经中提供的内容）

因此，为了恢复他们的地土，以色列不得不承认并知道他们自己的罪和他们从祖宗那里保留下来的罪，知道这些组合已经临到了他们，他们的惩罚是被留在外邦之地。这同样的观念在申命记中得到重申并在以色列横渡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重申（申命记9:1-29；11:13-21；12:3-8；28:1-68；30-32）。所罗门在他统治时期圣殿落成时重述了这些圣经事实（历代志下6:12-40；7:1-15）。

然而，在所罗门死后不超过一个世纪，我们就发现以利亚呼召百姓离开巴力崇拜，这事引起干旱，正如摩西所写的。在回应国王的指控，说以利亚是以色列问题的麻烦制造者或引发者，以利亚回答说，这麻烦是国王和他祖宗的罪的结果（列王纪下18:18）。

我们发现希西家王力求跟从利未记和申命记中发现的警告要带给犹太大国复兴和革新：“[希西家]对他们说：利未人哪，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上帝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祂，转脸背向……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

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历代志下29:5-9）。顺便说一下，怀爱伦指出希西家王时期的领袖“力求全民族的罪的宽恕。”

约西亚王在读了申命记之后，意识到犹大处在重大的危险中，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历代志下34:1-30）。他因此承认他的罪和他列祖的罪并力求免去上帝借摩西所宣布的惩罚。

预见到了耶路撒冷毁灭的耶利米，意识到奸淫或拜巴力的结果是带来诅咒：“你向净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像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耶利米书3:2,3）。祂的呼召是“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3:13,25）。

怀爱伦确定耶利米听从了申命记中的劝勉：“根据这些美妙的恳求[耶利米书3:12-14,19,22]，主给了祂犯错的百姓可以转向祂的话语。他们会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我们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耶利米比其他先知更多地再三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申命记所给的劝勉上。他强调摩西律法的教导并展示如何才能给整个民族和每个人的心灵带来最高的属灵祝福。”当毁灭最终来临时，耶利米哀歌道，“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耶利米哀歌5:7,16）。

但以理到犹大已经被巴比伦夺去是应验在申命记中所说的诅咒。因此，他为他的罪和他祖宗的罪作了祷告，并知道这临到他们的只是惩罚：“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

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但以理书9:16）。

当被掳的七十年结束时，上帝精心安排了以色列人回归他们的故乡。这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时才发生：“所罗巴伯和他的同伴熟悉这些[申命记28章，4章]，很多人喜欢圣经；在最近的囚禁中他们有一个接一个的证据表明日期满了。现在，要为那通过摩西直率传来的带来审判的，要为你们和你们祖宗的罪孽悔改；并全心转向上帝，更新他们与祂的契约，他们已经被允许回归犹大了，他们要重建那被毁的地方。”

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仍是废墟之时，他作了利未记和申命记的祷告：“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華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1:4-8）。

怀爱伦确认尼希米衷心地“承认了他的罪和他同胞的罪……参看申命记4:29-31。这个应该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就通过摩西给了以色列民，而且在几个世纪之中从未改变过。上帝的百姓现在于后悔与信心中转向祂，祂的应许没有落空。”尼希米引导了相似的悔改呼召，正如在第9章发现的。怀爱伦也再次确认了这些事件的基础：“当他们日复一日地听到律法上的话时，人们已经因他们的悖逆和全以色列民在过去世代中的罪而被定为有罪了。他们看到因为他们与上帝分离使祂的保护被撤回，从而亚伯拉罕的后代被分散至万民之中，他们坚决地

恳求祂的仁慈并保证会行在祂的诫命中……当人们俯伏在主面前，承认他们的罪并请求原谅时，他们的领袖鼓励他们要相信上帝会依据祂的应许垂听祷告。他们不仅必须悲哀哭泣，还必须相信上帝已经原谅了他们。他们必须在叙述祂的应许及因祂的良善而赞美祂，展现出他们的信心。

近500年之后，施洗约翰带着他直接从天而来的信息来了现场为主预备道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2）。

“他带着圣灵和以利亚的权能，谴责了堕落，指责了盛行的罪恶。”他也“宣布了弥赛亚的来临，并呼召人们悔改。”但尽管有很多人在他的呼召下悔改了，也预备好自己的心接受弥赛亚了，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以色列还是选择了巴拿巴。

在他们的弥赛亚受难之后，门徒花了十天的时间禁食祷告，为他们自己的罪和他们如此背叛地对待耶稣的民族的罪悔改。只有在这天定的过程之后，他们才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做好了准备。在他们呼召人们为民族的罪悔改的讲道初期，有3000人拥有了基督徒的信心（使徒行传1-2章）。

三年半之后，司提反尝试向犹太的领袖说明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并避免耶路撒冷毁灭的来临。他直接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引领他们钉基督十字架的民族性错误。尽管上帝已长久忍耐，并且司提反最终呼召他们为自己的罪和民族的罪悔改，但他们用司提反的死封印了他们的缓刑。因为他们民族性的骄傲和顽固的回应，犹太的领袖带给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是流义人的血，从亚伯到先知撒迦利亚，现在是弥赛亚自己（使徒行传7；马太福音23；35,36）。

我们怎么样呢？

末世的老底嘉教会描绘为：“困苦、可怜、贫穷、瞎

眼、赤身的，”却自称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启示录3:17）。听到老底嘉的信息已经150多年了。唯愿信息被注意到；主已经使它很清楚了。在公义中工作会缩短。基督应该在1888年之前就来了。然而那时没有发生，最珍贵的信息——神圣的补救——在1888年发送给教会。但我们很多的父辈们指责反对这信息，他们给老底嘉的状况增加了罪。这些年，跟在拒绝之后的只是带来了状况的不断恶化。把圣灵的显明看为狂热，在晚雨和大呼声开始的时候就将其赶走了。但宗派的骄傲，使我们从承认晚雨的开始到转离真的使者为止，并且那长久的延迟已经是我们的罪和我们祖宗的罪的结果了。

对泰勒·邦驰的老底嘉悔改的呼召，被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防卫起来。这种防卫在增长并延续到今天。二十年后，唐纳德·K.少特和罗伯特·J.维兰德表述了1888年需要被再调查并指向真实见证者的悔改呼召，官方回应是更为恶毒的。自从泰勒·邦驰在伯特克里克提出他的系列证道，至今已经七十年了。最近，我们庆祝了复临教会成立150周年。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庆祝怀爱伦所说大呼声的开始和圣灵显明作为晚雨开始雨滴的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举行125年。

似乎有些人想要使125周年的庆典成为我们终于放下1888年事件的时间。然而很多想知道这样的里程碑是否值得庆祝的其他人们，也在提问，晚雨在哪里？是什么引起了这么久的迟延？当然主的应许不会改变！但是，唉，如果晚雨再次像一个人一样来到我们中间，正如它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和多年之后所做的那样，我们没有认出老底嘉信息是我们的罪和我们父辈的罪的结果，也不知道长久迟延的原因，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学到教训，我们会如何回应，或者我们是否会重写我们的历史以符合我们冷漠的教派要求呢？我们要在基督亲友的家中伤害祂多久呢？

怀爱伦于1892年所写的话如今真正地响起：“我们对未来没什么可怕的，除非我们忘记主已经带领我们的道路和祂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给予我们的教导。”这是你手中的这本书的作者的祈祷，希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

